与《魔戒》《哈利·波特》齐名的奇幻经典巨著
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全球销量过千万
好莱坞同名电影全球热映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狮子、女巫和魔衣橱

纳尼亚传奇

THE CHRONICLES OF



C.S.刘易斯◎著

王甜甜◎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C.S.刘易斯是我最喜欢、也是影响我最深的作家之一。

——《哈利·波特》作者 J.K.罗琳

小女孩露西无意间躲进了衣橱里，她往里走，往里走……忽然，她发现自己竟然站在冰天雪地里——她来到了纳尼亚。这时的纳尼亚终年寒冬。白女巫拥有可怕的魔法，她将反抗者们都变成了石头。古老的预言早就言明，只有当亚当和夏娃的后代现身，登上宝座，邪恶的时代才能结束。而这时，狮王阿斯兰也在行动。这是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

打开魔衣橱，走进纳尼亚，掀开一段传奇的序幕……

风靡全世界的《纳尼亚传奇》系列由英国文学家 C.S.刘易斯于 1950 年创作，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影响深远，陆续被改编成电影，也让全世界更多的观众和读者开始认识这部不朽的作品。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的纳尼亚冒险故事中，绝对是你一生难忘的神奇旅程……纳尼亚系列七本分别是《狮子、女巫和魔衣橱》《凯斯宾王子》《黎明踏浪号》《银椅》《能言马与男孩》《魔法师的外甥》《最后一战》，每一本既相互关联，又可独立阅读。



上架建议 外国文学

ISBN 978-7-5470-2975-6

9 787547 029756 >

定价：12.00 元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狮子、女巫和魔衣橱

纳尼亚传奇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C.S.刘易斯◎著

王甜甜◎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狮子、女巫和魔衣橱 / (英) 刘易斯 (Lewis,C.S.) 著；王甜甜译.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4.1
（纳尼亚传奇；1）
ISBN 978-7-5470-2975-6

Ⅰ. ①狮… Ⅱ. ①刘… ②王… Ⅲ.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8179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字　　数：100千字
印　　张：6.125
出版时间：2014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　娟
责任编辑：周莉莉
特约编辑：田　静
封面设计：于　青
版式设计：蒿薇薇
内文插图：Galileo
ISBN　978-7-5470-2975-6
定　　价：12.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010-57262361
传　　真：010-88332248
E-mail：200514509@qq.com
官方微博：http://e.weibo.com/zhipinshuye

纳尼亚不仅是传奇

早在《哈利·波特》风靡世界之前，有一部经典已经点亮了世界，那就是C.S.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

J.R.托尔金和C.S.刘易斯是两个可爱的人，因为他们的童心，因为他们坐在牛津小酒馆里投入讨论的那个弥足珍贵的故事——关于诚实、勇敢、信任和爱。在战争、谎言、背叛，甚至死亡的对比下，这些情感熠熠生辉。

从“第二世界”理论的角度来说，刘易斯是托尔金的实践者，孩子、狮王、古希腊神话中会说话的动物、邪恶女巫……每个人物都鲜活丰满，英国的古老寓言加上基督教信仰，刘易斯的确给了我们另一个世界。《纳尼亚传奇》就是这个第二世界王国的庞大兴衰史。如果你知道刘易斯的小说《沉寂的星球》（Out of the Silent Planet）中的主角艾德温·伦森的原型就是托尔金，你就会明白，纳尼亚的故事其实早就流淌在刘易斯的血液中，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就像孩子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或返回纳尼亚王国。

我结识纳尼亚是在年少的时候，那时只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

故事，更多的是为了学习英语，故事却看的支离破碎。但是心里早就认可了这个雏形，觉得跟它是熟识的。既然“Chronicles”的本义是“编年史”，那么忘记公元纪年，这个故事的顺序应该是《魔法师的外甥》（The Magician’s Nephew）、《狮子、女巫和魔衣橱》（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能言马与男孩》（The Horse and His Boy）、《凯斯宾王子》（Prince Caspian）、《黎明踏浪号》（The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银椅》（The Silver Chair）、《最后一战》（The Last Battle）。让我们按照纳尼亚的编年体纪元，暂时忘掉它是刘易斯于1951年至1956年间创作的七本系列魔幻故事——我们和纳尼亚王国的一切开始于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好奇的探险带他们找到了舅舅的秘密实验室，戒指让他们进入了魔幻王国纳尼亚，看到那个世界的种种，历经各种冒险，他们将一颗苹果种子带回现实种在花园里，果树长大被造成衣橱，又引领另外四个孩子进入纳尼亚的不同时代。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但又从属于纳尼亚史诗的篇章，或比喻或隐喻，道出人生最基本又最深刻的道理。刘易斯除了是牛津剑桥的学者和评论家、作家，无疑还是神学的布道者，他的笔下暗含着宗教的教诲，有着深厚的哲学内涵。

在伦敦生活的岁月里，我再次遇到《纳尼亚传奇》，像回到一片久别的净土。英文的版本拿在手里很轻，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分量。会心一笑，七本书，这一次，一气呵成。

当我读到四个孩子走出危险境地，湖面如镜，荡涤着白色的花

瓣，我发觉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勇敢坚持；当我听到那只可爱的老鼠雷佩契普安慰变成龙的男孩说，“Extraordinary people have extraordinary mission”，我明白什么是使命——每一个人，不论多伟大，多渺小，多么特立独行，都有其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所以不论何时都不要妄自菲薄；当我看到露西终于能够释怀地说出“When you choose to become others, you will lose yourself”（当你选择模仿，你就失去了自我）的时候，就会明白永远都要做自己，哪怕自己是那么的不完美。读《纳尼亚传奇》，这样的瞬间太多太多，仿佛经历了一段净化灵魂的朝圣之旅。

那时，有人开玩笑地对我说，怎么还在看儿童文学啊。其实，纳尼亚不只属于儿童，它属于每个人的内心——或是某个你只想沉默不语的瞬间，或是夜幕寂静时，或者面对一个你认为可以放松的亲人朋友时……或者，或者在任何一个你真诚面对自己的时刻，你就属于这个故事。我那时就在想，如果可以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中文，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几年以后，当我真的有机会翻译它的时候，还是会心一笑，虽然我只有幸翻译其中一本，它总算没有让我等太久，况且这个故事还是整个纳尼亚与我们得以相识的开端！在不一样的时候接触纳尼亚，会触发不同的情绪，当人潮澎湃，周围喧嚣，你或踌躇满志或困顿迷惘，你或有方向需要路途，你或路途太多需要选择，你或千头万绪需要时间，你或纷乱喧嚣需要澄澈……其实你需要的只是这个故事，让你回到自己的内心，让你可以勇敢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归根到底，你终于发现，你

不是属于这个故事，就是需要这个故事。你发现，纳尼亚是你的宿命，它救赎和完满了你的人生。

所以，翻译《纳尼亚传奇》，我诚惶诚恐，像一片圣洁之地，想拥有又怕亵渎，于是我战战兢兢，甚至不太敢看之前的译本。可翻译《纳尼亚传奇》终归是幸福的，因为它是如此的贴近灵魂——就让阿斯兰的魔法在我们的心中显现，让我们永远铭记那一片最后和最初的纯净。翻译《纳尼亚传奇》，向C.S.刘易斯以及所有坚守信仰的人们致敬。

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少年派的叔叔说，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拥有纯净的灵魂，一定要带他去Piscine Molitor（法国游泳池）游泳。这句话用在这里似乎太过浅显，但是纳尼亚也是属于灵魂的。

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拥有这世界上最清澈的灵魂，不论他周围的世界如何喧嚣，如何浮华，不论他付出多少努力，他的梦想依然微茫，那依旧与他同在的干净灵魂——宛如天成，宛如与生俱来——那么，就让他读纳尼亚。对于成年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个故事更是一种鼓舞、激励和信念。用孩子可以接受的方式，道出成人世界的道理，在刘易斯的笔下，你会看到你看似得到实则失去的东西。

J.K.罗琳说，魔法永远不会枯竭。这句话用在这里又似乎太过深入。但是，真希望如此。

至少，让我们于此共勉。

张茗

2013年12月8日

献给露西·巴菲尔德

亲爱的露西：

我为你写下这个故事，不过当我开始写时才发现，女孩比书长得要快。现在你长大了，已经过了读童话的年纪。等到这本书印刷出来装订成册，你会长得更大了。但是总有一天，你会长大到又开始读童话。那时，你把它们从高高的书架上取下来，拂去上面的灰尘，给我讲你的读后感。我可能聋得听不见，也老得听不明白你说的，可我永远都会是——

深爱你的教父

C.S.刘易斯

目　录

第一章 露西偷看衣橱

从前，有四个孩子，他们分别叫做彼得、苏珊、埃德蒙和露西。为了躲避战争中的空袭，他们被家人送出了伦敦，寄宿在一位英国中部的老教授家中，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那里。老教授的家远离城镇，距离最近的火车站足足有十英里远，就连最近的邮局都在两英里之外。教授孤身一人，和他的管家麦克蕾迪夫人以及三个仆人住在一幢大房子里（这三个仆人的名字分别是艾薇、玛格丽特和贝蒂，但是她们在这个故事里很少出现）。教授已经老态龙钟了，一头白发乱蓬蓬地罩在脑袋上，遮住了他的大半边脸。孩子们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但是就在他们刚刚抵达这里，老教授出来迎接的时候，他那副怪模样还是让露西（她是四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感到有一点害怕，而埃德蒙（他排行老三）则忍不住想哈哈大笑，于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笑意，他不得不装出一副不断擤鼻涕的样子。

第一天晚上，他们和教授道过晚安，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之后，男孩们立刻就钻进了女孩的房间，四个人很快就热火朝天地聊起天来。

“我们已经安全了，而且运气相当不错，”彼得说，“这儿的一切简直棒极了。那个老头儿根本就不会管我们，我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想，他应该是个好老头儿。”苏珊说。

“噢，别瞎扯了！”埃德蒙接着说道。这时他已经很累了，却偏偏要装出一点也不累的样子，但他的脾气却因此变得暴躁起来，“别说这些了。”

“那你说我们该说些什么？”苏珊说，“而且，你上床的时间到了，你该睡觉了。”

“不要学妈妈的口气教训我，”埃德蒙立刻回答，“你以为你是谁，可以这样和我说话？让我睡觉？我看该睡觉的那个人是你。”

“那我们都上床睡觉，好不好？”露西出来打圆场，“如果大人们听到我们在这儿说话，一定会骂我们的。”

“不用担心，他们根本就听不到。”彼得说，“在这样的大房子里，根本就没有人会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他们肯定听不到我们在说话。别忘了，从这里到楼下的餐厅，要走十分钟的路，经过无

数的台阶和过道。”

“听！那是什么声音？”露西突然说道。她还从没在这么大的房子里住过，一想到长长的走廊和一排排通向空房间的大门，她就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浑身上下都起满了鸡皮疙瘩。

“那不过是只鸟，傻瓜。”埃德蒙说。

“是只猫头鹰，”彼得补充说，“这儿简直就是鸟的天堂。现在，我要回去睡觉了。我想，我们明天可以来一次探险活动。在这种地方，你可以找到任何东西。在来这儿的路上，你们看到那些山了吗？还有那片树林？那里面可能住着老鹰、鹿和鹗。”

“噢，还有獾！”露西大叫。

“狐狸！”埃德蒙不甘示弱。

“还有兔子！”苏珊说。

然而，第二天早上，当他们一觉醒来，迫不及待地透过窗户向外望去的时候，才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雨。大山和树林都消失在一片朦胧的雨雾中，就连花园里的小溪流也看不见了。

“竟然下雨了！”埃德蒙说。他们和教授一起吃完了早饭，随后就走进了教授在楼上为他们准备的房间里——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天花板很低，两侧的墙壁上分别装有两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

“别啰唆了，埃德蒙，”苏珊说，“说不定再过一两个小时，雨就停了。而且，我们现在也不是无事可干。这里有无线电，还有

很多书。”

“我可不想玩那些东西，”彼得说，“我要在这栋房子里来一次大探险。”

彼得的这一想法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一场冒险之旅就此拉开了帷幕。在这群孩子看来，眼前的这栋房子似乎永远都走不到头，里面一定隐藏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地方。他们先试着打开了走廊边的几扇门，结果，和他们预想的一样，门后面不过是一些空荡荡的卧室。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长得出奇的房间，这个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照片和图画，墙边还立着一副盔甲。参观完这个房间之后，他们又走进另一个挂满绿色饰品的房间，这个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架竖琴。接着，四个孩子沿着走道继续前进，来到一段楼梯面前，他们向下走了三个台阶，又向上走了五个台阶，进入到楼上的一间小客厅当中。客厅的一端有一扇门，通向一个阳台。从这间客厅出来以后，他们又走进了一连串彼此相通的房间，这些房间的墙边都摞满了书——大多都是些有年头的旧书，而且其中有一些书的块头比教堂里的《圣经》还要大。孩子们打量了一番，随后就将目光投向了旁边的一个房间：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硕大无比的衣橱，就是那种橱门上镶着穿衣镜的大衣橱。除了衣橱和窗台上那个已经褪色的蓝花瓶，这个房间里没别的东西了，看上去显得极其空旷。

“这里什么也没有！”彼得说。随后大家就从这个空房间里退

了出来——除了露西。她之所以会留下来，是因为她想试试看能不能把衣橱的门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尽管她几乎可以断定衣橱的门一定是锁着的。然而，令她大吃一惊的是，她刚抓住把手，轻轻那么一拉，柜门就开了，两个樟脑球随即从里面滚了出来。

露西歪着脑袋，向衣橱里望去，她看到里面挂着许多衣服——多数都是长款的皮毛外套。露西生平最喜欢闻皮毛的味道，也喜欢皮毛摸上去的那种毛绒绒、软绵绵的感觉。于是，她立刻钻进大衣橱，站在皮毛外套当中，将自己的脸贴在软软的外套上。当然，她并没有关上衣橱的大门，毕竟，她心里很清楚，只有笨蛋才会把自己一个人关在衣橱里。没过多久，她又试探性地向衣橱里面迈了一步，结果发现第一排衣服的后面还挂着另一排大衣。不过，那里面已经是黑漆漆的一片，所以，她在迈脚的同时也伸出了双手，以免自己的头撞到衣橱的后壁上。她又摸索着向前迈了一步——接着是第二步、第三步。就在她迈第三步之前，露西以为这一次自己的手指一定会碰到衣橱的后壁。可是，她什么也没碰到。

“这一定是一个超级大衣橱！”露西心想。她一边这样想，一边继续推开挡在自己面前的衣服，向里面走去。这时，她听到自己的脚下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难道这里面铺满了樟脑球？”她不禁有些纳闷，同时弯下腰，伸出手想去摸摸那到底是什么。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她摸到的并不是硬梆梆的木板，而是一些软绵绵的粉末状物体，而且这些物体冰冷彻骨。“这可真奇怪。”她

自言自语道，然后又向前迈了一两步。

紧接着，露西感到拂过自己面颊和双手的已经不再是柔软的皮毛，而是一些硬硬的，表面粗糙且多刺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像碰到了树枝上？”露西大声说。就在这时，她看到前方透出一丝亮光。她感觉自己距离亮光只有几英寸远——那里应该就是衣橱的后壁了，这个衣橱可真大，走了这么远才到头，她暗忖道。突然，她感到有一些软乎乎、凉冰冰的东西落在了她身上。下一秒钟，她无比诧异地发现，她竟然身处于一片树林之中，而此时，林中的太阳已经落山，四周的光线开始变得昏暗起来。她看了一眼脚下，结果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一片深及脚踝的雪地之中，晶莹的雪花不断地从空中飘落下来，在她身边翩翩起舞。

眼前的奇异景象让露西感到有点害怕，但也让她不由得兴奋起来，好奇心也开始蠢蠢欲动。她回头向身后望去，透过那些黑黝黝的树枝，她依然能够看到敞开的衣橱大门，她甚至能够透过那扇门看到衣橱外面空荡荡的房间——她刚才就站在那儿（衣橱的大门理所当然是敞开的，因为她知道只有大笨蛋才会把自己关在衣橱里）。大门那边的房间看上去亮堂堂的，似乎仍然是白天。“一旦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就从这里跑回去。”露西心想。想到这儿，她扭过头，开始向前方的亮光走去。每走一步，她脚下的白雪都会发出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大约走了十分钟，她来到了亮光处，这才发现原来是一盏路灯。小露西站在路灯旁，凝视着那昏黄的灯

光，暗自琢磨道：“为什么树林里会有一盏路灯呢？接下来，我又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她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听起来，对方正在向她这边走来。转眼间，一个长相奇特的人就从树林里走了出来，走进了路灯的光影之中。

借着灯光，露西看到这个人手里举着一把伞，伞上落满了白色的雪花。他看上去只比她高一点点，奇怪的是，此人腰部以上长得和人一样，下半身却长着两条羊腿（腿上还覆盖着一层黑亮的毛发），外加一对羊蹄子。他的身后还有一条尾巴，不过，一开始，露西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可能是不想让它拖在雪地里，这个人把尾巴搭在了举伞的那只手臂上。这个人长着一头卷发，就在靠近额头的地方，两只不大的羊角从浓密的卷发中伸了出来；他的下巴上留着一小撮胡子，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红色的羊毛围巾，一张小脸也是红扑扑的——虽然长相的确有些奇怪，但是这个人看上去着实惹人喜爱。他一只手撑着伞，另一只手里则抱着一些棕色的小纸包，纸包上也落满了白色的雪花，看上去他就好像是刚刚采购完圣诞节物品归来一样。他就是神话故事中的农牧之神法翁，即人们常说的半人半羊神。他一路闷着头向前走来，就在他抬头看到露西的那一瞬间，他的眼中流露出异常震惊的神情，而他手中的小纸包也随之应声落地。

“我的天啊！”羊人惊叫一声。

第二章 露西的惊人发现

“晚上好，”露西说。可是一开始，羊人弯着腰手忙脚乱地捡地上的纸包，根本无暇回应她。当他终于把散落在地上的小纸包都捡起来之后，他这才微微地向露西鞠了一躬。

“晚上好，晚上好，”他说，“对不起——我并不想表现得过于好奇——但是，我想问，你是不是就是夏娃的女儿？”

“我名叫露西，”小女孩回答说，对方的话让她感到有些不解。

“那么，你就是——对不起，请原谅——你就是他们所说的女孩？”羊人问道。

“当然，我是女孩。”露西回答说。

“你真的是人类？”

“当然啦，我是人类。”露西说，对方的反应让她愈发不解了。

“是的，没错，”羊人说，“我居然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可是，我还从没见过亚当的儿子和夏娃的女儿。我真高兴。我的意思是——”说到这儿，他突然顿了顿，就好像他原本想说些什么，可话到嘴边又突然忘记了一样。“我很高兴，很高兴。”他接着说，“请允许我向你做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汤姆纳斯。”

“很高兴见到你，汤姆纳斯先生。”露西说。

“请不要介意，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露西，夏娃的女儿，”汤姆纳斯先生问道，“你是怎么来到纳尼亚的？”

“纳尼亚？纳尼亚是什么？”露西反问道。

“这里就是纳尼亚王国，”羊人说，“我们现在就站在纳尼亚的国土之上，从这里的路灯一直到东海岸的凯尔帕拉维尔宫殿，所有土地都是纳尼亚的国土。而你——你是从西方的原始森林来到这儿的？”

“我？我是通过一个空房间里的衣橱来到这儿的。”露西回答道。

“啊！”汤姆纳斯先生郁郁寡欢地说，“谁叫我小时候学习地理知识的时候总是三心二意，不然，我现在肯定对周边那些奇怪的国家了如指掌。只可惜，现在已经太迟了。”

“可是，我并不是来自于那些奇怪的国度，”露西说，他的话

让她差一点就哈哈大笑起来。“我来的那个地方就在那儿——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我也不确定。我来的地方现在还是夏天。”

“而此时此刻，”汤姆纳斯先生说，“纳尼亚却依旧被寒冬所笼罩，这里的冬天实在是太长了，如果我们一直这样站在雪地里说话，我们一定会被冻感冒的。噢，夏娃的女儿，你来自那遥远的空屋之国，在那里，光明的衣橱之城始终沐浴在夏日的暖阳之中。我想问你，你愿意去我家，和我一起吃些茶点吗？”

“太感谢你了，汤姆纳斯先生，”露西高兴地说，“可是，我正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回去了。”

“我的家就在前方的拐角处，”羊人说，“那里有暖烘烘的炉火，还有吐司面包、沙丁鱼和蛋糕。”

“你真是个好人，”露西说，“可是，我恐怕只能待一小会儿。”

“请挽住我的胳膊，夏娃的女儿，”汤姆纳斯先生说，“这样，我们俩就能共用一把伞了。请跟我来，往这边走。”

于是，露西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挽着这个怪人的胳膊，就像挽着一个老朋友的手一样，和他一起走进了树林。

他们在林中穿行了好长一段距离，脚下的路开始变得崎岖不平起来。顺着蜿蜒的石头路，他们翻过一座小山，走进了一个很小的山谷。这时，汤姆纳斯先生突然带着露西转向一侧，径直向一块巨大的岩石走去，眼看他们就要撞上这块大石头了，直到这时，露西才发现，原来这块巨大的岩石下方有一个山洞的入口。他们刚一

走进山洞，明亮的火光顿时就刺得露西睁不开眼。汤姆纳斯先生走到炉火前，弯下腰，用一把小巧的钳子从火堆里挑出一块燃烧的木块，点亮了房间里的灯。“茶一会儿就好，”他说，在说话的同时，他把水壶放到了火堆上。

露西好奇地打量着四周，发现山洞里的环境整洁而舒适。这个看起来不大的山洞是由无数红色的小石子砌成的，洞穴中央铺着一张小地毯，地毯上摆着两把小椅子（“一把是我坐的，另一把是为朋友准备的。”汤姆纳斯先生解释道）和一张桌子；桌子旁立着一个小巧精致的橱柜，橱柜旁边就是壁炉架，架子上放着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位蓄着灰色胡子的老羊人。山洞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扇门，露西想，那扇门一定通往汤姆纳斯先生的卧室。门的旁边，一个书架倚墙而立，上面摞满了各种书籍。趁着汤姆纳斯准备茶点的空当，露西翻了翻那些书，其中有《森林之神的生活和信件》《山林水泽中的仙女》《人、僧侣和猎场看守人》《民间传说的研究》《人类神秘吗？》等等。

“一切都准备好了，夏娃的女儿！”汤姆纳斯说道。

汤姆纳斯先生为她准备的茶点相当丰富。首先是两个褐色的煮鸡蛋，一人一个，鸡蛋的火候刚刚好，蛋黄还很嫩，然后是一盘抹了沙丁鱼酱的吐司面包、一盘黄油吐司，还有一盘抹了蜂蜜的烤面包，最后是一个裹着糖衣的奶油蛋糕。露西吃饱喝足之后，他们俩便愉快地聊起天来。汤姆纳斯给露西讲了许多发生在森林里的故

事。他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夜半舞会的盛况，然后告诉她，住在井里的水泽仙女和生活在树中的森林女神如何从水井和大树里飞出来，和农牧之神一起翩翩起舞。随后，他又活灵活现地讲述了长长的打猎队伍怎样追逐一只乳白色的仙鹿。据说，只要你捉到仙鹿，他就会给你几次愿望成真的机会。此外，他还为露西描绘了森林宴会的盛大场面，以及他和机灵的红发小矮妖在森林里那些深不见底的矿井和岩洞里寻宝的经历。最后，他讲到了林中的夏天，他说，那时的树木全都披着绿色的新衣。年迈的森林之神常常骑着他那头肥硕的驴子来拜访他们这些住在森林里的生物。有时候，酒神巴克斯也会来探望他们。只要巴克斯一来，河水就全都变成了美酒，整座森林也会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沉浸在节日的欢宴之中。最后，他又神色黯淡地补充了一句，“那时哪像现在这样，冰冷的冬季总是没完没了。”随后，也许是为了让自己低迷的心情振作起来，汤姆纳斯先生从橱柜的一个盒子里拿出一支外形奇特的长笛，开始演奏起来。那支看起来像是用稻草做成的长笛在他的吹奏下，发出一连串奇妙的音符，那些音符仿佛具有某种魔力，听到它们，露西一会儿想哭，一会儿想笑，一会儿想跳舞，一会儿又昏昏欲睡。就这样，她迷迷糊糊了好一阵——确切地说，应该是好几个小时——突然，她一下子清醒过来，说道：

“噢，汤姆纳斯先生，很抱歉我打断了你的演奏，你吹得真的很好听——可是，我现在真的得回家了。我本来只想在这儿待几分

钟的。”

“不行，你不能走。”羊人放下笛子，摇了摇头，悲伤地说道。

“我不能走？”听了他的话，露西有些害怕，她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必须马上回去。其他人会担心我的，我要是再不回去，他们会以为我出事了。”过了一会儿，她看到汤姆纳斯先生那双棕色的眼睛里满含泪水，豆大的泪珠沿着他的双颊一滴滴地往下流，然后又顺着鼻尖滚落到地上。最后，这位羊人先生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号啕大哭起来。“汤姆纳斯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困惑不解的露西大声问道。

“汤姆纳斯先生，汤姆纳斯先生！”羊人的哭声让露西的心情也一下子变得沮丧起来，她大声地问道，“别哭了！别哭了！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舒服吗？亲爱的汤姆纳斯先生，请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羊人并没有回答她，依旧伤心地抹着眼泪。露西见状，慢慢走上去，伸出手抱了抱这位伤心的羊人先生，然后又把自己的手帕递给了他，可汤姆纳斯先生仍然泪流不止。他掏出手帕，不断地擦拭脸上的泪水，等到手帕上的泪水太多，已经无法吸干眼泪的时候，他就像拧抹布一样拧干手帕，然后继续用它来擦眼泪，如此往复，没过多久，他面前的地毯就已经被他的眼泪浸透了。

“汤姆纳斯先生！”露西冲着他的耳朵大叫道，同时用力地摇

了摇他的身体。“别哭了。擦干眼泪，马上！作为一只成年羊人，你真应该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感到羞愧。请告诉我，你到底为什么哭？”

“噢——噢——啊！”汤姆纳斯先生抽泣道，“我哭是因为我是个坏羊人。”

“我觉得你一点也不坏。”露西说道，“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羊人。你也是我见过的心地最善良，为人最和善的羊人。”

“如果你知道——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汤姆纳斯先生哽咽着说，“我就是一个坏羊人。我想，这个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坏的羊人了。”

“那你究竟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呢？”露西问道。

“我的爸爸，”汤姆纳斯先生说，“他的照片就挂在壁炉上。他一生都没做过这种事情。”

“什么事情？”露西继续问道。

“我做的这种事情，”羊人说道，“为白女巫效力，也就是，我是白女巫的仆人。我被她收买了。”

“白女巫？谁是白女巫？”

“现在，她就是整个纳尼亚王国的统治者。是她把郁郁葱葱的纳尼亚变成了现在的冰天雪地，是她让这里的居民从此远离圣诞节。请你想一想，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真是太可怕了！”露西说道，“可是，她是怎么收买你

的呢？”

“这也是整件事最可怕的地方，”汤姆纳斯先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是她手下的一名骗子，专门诱骗小孩。这就是我做的事情。看着我，夏娃的女儿，每当我在树林遇到无辜的孩子时——哪怕是一个从没伤害过我的孩子，我都会首先装出一副非常友好的样子，和他交朋友，然后用尽一切办法把他带到自己的家中，骗他睡着后再把他交给白女巫。你认为我是这种坏羊人吗？”

“不！”露西回答说，“我很肯定你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做了。”羊人说道。

“呃，”露西慢慢地说道（她一方面想做到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又不想伤害眼前的这位羊人先生），“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可是，你已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伤心和后悔了，我相信，你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夏娃的女儿，你难道还不明白吗？”羊人说，“我们现在说的不是我以前做过的事情，而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现在。”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露西大叫一声，她的小脸也在一瞬间变得煞白。

“你就是我说的那个小孩，”汤姆纳斯说，“白女巫对我下了命令，她要求我，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在树林里看到夏娃的女儿和亚当的儿子，我就必须抓住他们，然后交给她。你是我有生

以来遇到的第一个人类小孩。刚才，我假装对你很友善，要请你来我们家喝茶，其实，我做这一切都是想等你睡着以后，把你交给白女巫。”

“哦，可是你不会这么做的，汤姆纳斯先生，”露西说，“你不会的，对吗？事实上，你根本就不想也不会这样做。”

“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羊人说着又哭了起来，“一定会被她发现。到那时，她就会把我的尾巴和羊角砍掉，把我的胡子拔掉，然后用她的魔杖把我这对美丽小巧的羊蹄变成硕大而难看的马蹄。如果我运气不好，正好碰上她心情不好，她就会把我变成石头，到那时，我就会成为她那座可怕的宫殿里众多雕塑中的一个，除非凯尔帕拉维尔宫殿里的四座国王宝座迎来新的主人，不然，我就永远都无法恢复血肉之躯。然而，天知道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才会发生，或者说，谁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发生！”

“对于你的遭遇，我深感惋惜，汤姆纳斯先生，”露西说，“可是，求求你放了我，让我回家吧。”

“当然，我会放你走，”羊人说，“我必须这么做。在遇到你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人类是什么样的。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当然，我绝不会把你交给女巫，现在，我更不能这样做了。可是，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我会把你送回到路灯那儿。我想，你从那里应该能够找到返回空屋之国的衣橱之城的路吧？”

“嗯，我一定能找到。”露西斩钉截铁地说。

“在离开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悄悄地离开，尽可能不发出一点声音。”汤姆纳斯先生说道，“这座树林里布满了女巫的耳目，就连有些树都已经被她收买，站到了她那一边。”

说完，他们俩二话没说就准备动身，连桌上的茶具都来不及收拾。汤姆纳斯先生又举起了他的那把小伞，露西也像刚才一样，挽着他的手臂，两人肩并肩地走出了山洞。不过，和来的时候不同，在回去的路上，他们俩尽挑黑暗的小道，借着山体和岩石的掩护，快步向前走去，一路上，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直到他们终于走到那盏路灯前，露西这才松了一口气。

“夏娃的女儿，你能找到回去的路吗？”汤姆纳斯问道。

露西向身后茂密的大树看了看，透过浓密的树枝，她能够看到不远处就是敞开的柜门，柜门外一片光明。“可以，”她回答说，“我现在就能看到衣橱的大门。”

“那么，你赶紧沿原路回家吧，”羊人说，“还有——你，你能不能原谅我刚才的不良意图？”

“这还用说吗，我已经原谅你了，”露西回答说，同时向汤姆纳斯高兴地挥了挥手，“我也衷心希望你不会因为我的缘故而惹上大麻烦。”

“路上小心，夏娃的女儿，”羊人说，“你能不能把这块手帕留给我做个纪念？”

“当然可以！”露西爽快地答道，随后，她一转身，撒开脚丫

子，直奔树丛中的那抹亮光跑去。跑着跑着，她就感到划过脸颊的不再是粗糙的树枝，而是柔软的皮毛，与此同时，她脚下传来的咯吱咯吱的踏雪声也渐渐变成了噔噔噔的木板声。转眼间，她发现自己已经从衣橱里冲了出来，又回到了当初她开始冒险之旅的那个硕大的空房间里。她转过身，轻轻地关上衣橱大门，然后气喘吁吁地向四周扫了一眼。外面还在下雨，这时，她听到了从走廊上传来的其他人的呼叫声。

“我在这里，”她立刻大声地回应道，“我在这儿。我很好，我这就过来。”

第三章 埃德蒙和魔衣橱

露西从空房间里跑了出来，一口气冲进走廊，结果发现另外三人都在这儿。

“我没事，”她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回来了。”

“露西，你在说什么呢？”苏珊问道。

“啊？”露西惊讶地问道，“你们刚才不是一直在找我吗？”

“那你刚才是不是也躲起来了呢？”彼得问道，“可怜的露西，你就躲了那么一小会儿，谁也不会注意到你不见了。如果你想要别人来找你，你就得躲上更长的时间。”

“可是，我已经离开这儿好几个小时了。”露西回答说。

听了她的话，其他三个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

“疯了，”埃德蒙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这孩子真是疯了。”

“你什么意思，露西？”彼得问道。

“我的意思是说，”露西回答说，“吃完早饭以后，我就钻进了一个衣橱，从那时开始，我和你们分开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不仅喝了茶，还遇到了很多事情。”

“别说傻话了，露西，”苏珊说，“我们才刚刚从那个房间里走出来，然后你也出来了。你在那儿只待了一小会儿。”

“她并不是在说傻话，”彼得接着说，“她是在编故事逗我们，我说得对吗，露西？承认了吧，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不是这样的，彼得，我没有编故事骗你们。”露西着急地抢白道，“那里面——房间里有一个魔衣橱。穿过衣橱，你会走进一座树林，树林里正在下雪。那里住着一个羊人和一个女巫，那片树林的名字叫做纳尼亚。跟我来，你们一看就明白了。”

听了她的话，其他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可是露西却越说越兴奋，于是，他们便跟在她身后，又回到了那个空房间里。露西走在最前面，一把拉开衣橱的大门，大声说，“你们自己进去看看吧！”

“你真是个小笨蛋，”苏珊一边将头伸进衣橱，一边说道。她拨开两侧悬挂的大衣，向里面望去，“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衣橱。你看！这是衣橱的后壁。”

接着，其他人也把头伸了进去，同时拨开了旁边的大衣。他们都看到了——包括露西在内——这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衣橱。里面既没有树林，也没有雪，只有一面木板制成的衣橱后壁，木板上还钉着一排挂钩。彼得钻进衣橱，勾起手指，敲了敲那块木板，确定它到底是不是实心的。

“你可真能说谎，露西，我们全都被你骗了，”彼得从衣橱里走出来，“我必须得承认，你成功地欺骗了我们大家。我们差一点就相信了你说的话。”

“可是，我没有说谎欺骗你们，”露西辩解道，“我说的全都是实话。就在刚才，这个衣橱还不是这样的。真的，它后面真的有一座树林，我保证。”

“到我这儿来，露西，”彼得说，“你这就更不对了。你编了个谎话欺骗我们大家，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你说的一个笑话。不过，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承认自己说谎了呢？”

露西急于辩解，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眨眼间，她的一张小脸就涨得通红，最后，无言以对的她终于忍不住，呜呜大哭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露西一直闷闷不乐。她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大家和好如初，但是前提是她得承认自己之前的确撒了谎，编了一个故事来骗大家。可是，露西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小女孩，她知道自己并没有说假话，所以她不能这样说。然而，其他人却都认

为她就是在撒谎，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谎言，这令她感到很伤心。那两个大孩子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埃德蒙就不同了，他一向都是满肚子的坏主意，这一次肯定也没安好心。几天下来，他对露西一直冷嘲热讽，还不断地问她有没有在这栋房子的其他橱柜后面发现一些新的国度。更糟糕的是，这几天，他们原本可以过得很开心。一连好几天，天气都好得出奇，他们每天吃完早饭就出去玩，一直玩到天黑才回来。他们下河游泳、钓鱼，爬到高高的树上采果子，或是躺在美丽的石楠花丛中，享受温暖的阳光。可是，露西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更没有心思去享受这些快乐时光。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直到下一个阴雨天的到来。

那天早上，他们一起床就发现外面下雨了，直到中午的时候也没有出现任何天气要转好的迹象，于是，他们决定在房子里玩捉迷藏游戏。等苏珊一蒙上眼睛，其他人就立刻四散跑开，各自寻找藏身之所去了，而露西则再一次走进了那个放着衣橱的空房间。她并不打算躲进衣橱里，因为她知道那样做只会勾起其他人的回忆，让他们再度谈起那件令她伤心的往事。她进来只是想再看一眼衣橱，看看那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别有洞天，因为就连她自己也开始怀疑纳尼亚和羊人的故事的真实性——他们真的存在吗，还是这一切只是她的一个梦？这栋房子这么大，里面的结构又是如此复杂，她想，这里一定有很多不错的藏身之地，所以在躲起来之前，她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再看一眼衣橱里面的情况。可是，就在她刚刚将头伸

进衣橱里的时候，门外的走廊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这下子，她只能飞快地钻进衣橱，然后轻轻地带上衣橱的大门。当然，她并没有把门关严实，因为她知道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即便这并不是一个魔法衣橱。

原来，走廊上的脚步声是埃德蒙的，他推开门走了进来，刚好看到露西钻进大衣橱的背影。他立刻打定主意也要钻进这个大衣橱里——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藏身之地，只是想进去戏弄露西一番，嘲笑她那个凭空想象出来的世界。他打开门，看到衣橱里依旧挂满了衣服，看上去黑乎乎、静悄悄的，还弥漫着一股樟脑球的味道，然后，他并没有从衣服中瞥到露西的身影。“她一定把我当成了苏珊，以为我是来找她的，”埃德蒙自言自语道，“所以，她就偷偷地藏到了最里面。”想到这儿，他立刻跳进衣橱，随手关上了衣橱大门，完全忘记了这样做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接着，他就开始在黑暗中摸索，希望能够摸到露西。他原以为很快就能抓到露西，但是令他惊讶的是，他摸了好一阵都没有发现她，而且里面一片漆黑，此时的他也已经找不到衣橱门在哪儿了。这让他有些懊恼，于是，他开始胡乱地向四周摸去，同时大声喊道：“露西！露西！你在哪儿？我知道你就在这里。”

然而，并没有人回答他，而且埃德蒙还发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也有些奇怪——那不像是回荡在一个封闭的衣橱里的声音，反而像是一种在户外空间里荡漾的回声。此外，他还发现周围的环境突然

变冷了，很快，他就看到了一束亮光。

“谢天谢地，”埃德蒙说，“衣橱的门一定是自己反弹开了。”这时，他已经完全忘记了露西，寻着那抹亮光——他以为那是透过衣橱的大门射进来的光线，径直向前走去。可是，等他走到那束亮光跟前，他诧异地发现自己并没有回到当初的那个空房间里，而是站在一片树枝的阴影之中——他走进了一片开阔的树林！

他听到脚下传来了清脆的踏雪声，而且晶莹的雪花还在不断地往下飘，落在已经积满雪的树枝上。他抬起头，一片灰蓝色的天空映入他的眼中——在晴朗的冬日，每天早晨，人们一抬头就能看到这样的天空。在他的正前方，在一片茂密的树枝树干之间，他看到一轮红彤彤的旭日正冉冉升起。四周一片寂静，一点声音也没有，他仿佛成了这片空间里唯一一个有生命的物体。树林中静悄悄的，既看不到知更鸟的身影，也找不到平日里喜欢在树枝间穿梭的小松鼠。四面八方都是树，阴暗的树林向各个方向延伸开去，一眼望不到边。埃德蒙打了个哆嗦。

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是为了寻找露西而来，与此同时，他也突然意识到，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就是露西所说的那个“奇异的国度”，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想到这里，埃德蒙不禁有些沮丧。他想，露西一定就在附近，于是，他大声叫道：“露西！露西！我也来了——我是埃德蒙。”

然而，还是没有人回答。

“我最近几天的所作所为一定激怒了她，她肯定很生我的气。”埃德蒙想。尽管他非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犯了个错误，但是他更不愿意一个人待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于是，他又大叫道：

“露西！对不起，我错了，我没有相信你的话。现在，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出来吧，我们讲和吧。”

然而，四下里依然一片寂静。

“女孩都这样，小心眼儿，”埃德蒙自言自语，“一旦生气，就不会接受别人的道歉。”他又看了一眼四周，这一次，他很肯定自己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地方，并且打算立刻就回家。就在这时，他听到从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铃声。他竖起耳朵，仔细地聆听，铃声越来越近，最后，他看到两头驯鹿拉着一架雪橇穿过树丛，疾驰而来。

拉雪橇的两头驯鹿看上去并不高大，体型与设得兰矮种马几乎一般大小，但是他们身上的毛发却白得出奇，比身旁的白雪还要白。他们的头上长着两只分叉的鹿角，在阳光的照射下，鹿角就像着了火一样，闪烁着阵阵红光。两头驯鹿的身上都绑着深红色的皮质马鞍，马鞍上镶满了铃铛。一个胖胖的小矮人坐在雪橇上，驾驭着他们。小矮人又矮又胖，埃德蒙根据目测推算，就算他站直了，可能最多也只有三英尺高。他身上穿着一件用北极熊的皮毛缝制而成的外套，头上包着一条红色的头巾，一条长长的金色穗子从头巾的顶部垂下来。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把大胡子，浓密的胡子从下巴

上垂下来，搭在他的膝盖上，看上去就像是在腿上盖了一条小毛毯。在小矮人身后，位于雪橇正中央的位置上，有一把高一点的座椅，上面坐着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是一个女人，她身材高大，看上去比埃德蒙见过的任何一个女人都要魁梧。她也穿着一件白色皮毛质地的大衣，大衣将她脖子以下的身体都包裹在内。她的右手握着一柄长长的金色权杖，头上戴着一顶金色的皇冠。这个女人面色苍白——不仅仅是苍白，简直白得像一张白纸，在白色脸庞的映衬下，她那张鲜红的嘴唇显得更加引人注目。除此之外，这个女人长得还算不错，但是看上去十分骄横，而且冷酷异常。

这辆雪橇从林中疾驰而来，绑在马鞍上的铃铛叮铃作响，驾车的小矮人还不断地挥舞着手中的皮鞭，白色的雪花从雪橇两侧飞舞起来，那幅画面看上去倒是十分美丽。

“停！”坐在雪橇上的女人命令道，小矮人立刻拉紧手中的缰绳，驯鹿突然受到缰绳的束缚，两条前腿立刻腾空而起，几乎直立起来。不一会儿，他们就恢复了常态，立在那儿，格格地咬着嘴里的嚼子，呼呼直喘粗气。在严寒的空气中，他们鼻孔里呼出来的气体看起来就像蒸气一般。

“嘿，你是谁？”那个女人问。说话的同时，她的一双眼睛也直勾勾地盯着埃德蒙。

“我——我——我名叫埃德蒙。”埃德蒙有些紧张。他的直觉告诉自己，他不喜欢这个女人看他的方式。

那个女人稍微皱了皱眉，“难道你就这样和女王说话吗？”她问道，而她的样子看上去也更冷酷了。

“请原谅，女王陛下，我并不知道您是女王。”埃德蒙战战兢兢地答道。

“你竟然不认识纳尼亚的女王？”那个女人尖叫，“嗯？不过，从现在开始你就知道了。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你是谁？”

“请原谅，女王陛下，”埃德蒙说，“我真的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我是一名学生——至少，我以前是。现在，学校放假了。”

第四章 土耳其软糖

“可是，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是谁？”女王又重复了一遍提问，“你是不是一个畸形的剃了胡子的小矮人？”

“不，女王陛下，”埃德蒙回答说，“我从没长过胡子。我是一个男孩。”

“男孩！”那个女人大叫一声，“你是说你就是亚当的儿子？”

埃德蒙站在原地，一言不发，一动也不敢动。那个女人的话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他根本就不知道她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看得出来，不管你是什么，你都是个白痴，”女王厉声说，“回答我，这一次，清清楚楚地回答我，我已经快失去耐心了，你是人类吗？”

“是的，女王陛下。”埃德蒙赶紧回答。

“那你是如何来到我的王国的？”

“陛下，我是通过一个衣橱来到这儿的。”

“一个衣橱？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我打开了衣橱的大门，然后就发现自己来到了这里，陛下。”埃德蒙一五一十地回答道。

“噢！”女王应了一声，接着，她仿佛自言自语一般说道，“一扇门，一扇连通人类世界的门！我听说过这样的事情，这下可糟了。不过，他只有一个人，对付起来应该很容易。”她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从座椅上站了起来，用她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埃德蒙，与此同时，她也举起了手中的权杖。埃德蒙的直觉告诉他，这个女人要对他不利，可是他的身体却像被钉住了一样，一动也不能动。就在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掉的时候，那个女人似乎又改变了主意。

“我可怜的孩子，”她换了一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语气说，“你看起来简直就要冻僵了！快来，坐到我身边来，披上我这暖和的斗篷，我们聊聊天。”

埃德蒙并不喜欢她的这一安排，可是他又不敢不从。于是，他只得爬上雪橇，坐在她的脚边。那个女人立刻用她的皮毛斗篷将他裹得严严实实。

“你想不想来点喝的，暖和一下身体？”女王问，“你应该想

喝点热的，对吗？”

“是的，陛下。”埃德蒙回答说，他已经冻得牙齿直打颤。

于是，女王便从衣服里掏出一个很小的铜瓶子。然后，她伸出手，从瓶子里倒出一滴液体，滴在雪橇旁的雪地上。埃德蒙凝视着那滴液体，在尚未落地之前，它看上去晶莹剔透，宛如一颗宝石，而就在它落到雪地上的那一瞬间，液体顿时发出一阵嘶嘶的声音，同时雪地上也冒出一股蒸气，随后，一只镶满珠宝且盛满了液体的杯子就出现在蒸气中。驾车的小矮人立刻拾起杯子，将它递到埃德蒙跟前，似笑非笑地鞠了一躬。埃德蒙接过杯子，小啜了一口杯中的液体，液体刚一下肚，他立刻就感觉好多了。他从没喝过这种饮料，它的味道很甜，而且散发着一股奶油香气，喝到嘴里松松软软的，像泡沫一般。热乎乎的饮料顿时让他从头暖到脚。

“亚当的儿子，喝东西的时候怎么能够没有吃的呢？只有傻瓜才会如此，”那位女王用甜美的声音说道，“你现在最想吃什么？”

“女王陛下，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吃土耳其软糖。”埃德蒙回答。

女王又从铜瓶子里倒出一滴液体，液体滴落在雪地上，马上就变出了一个圆盒子，盒子上还缠绕着一圈绿色的丝带。盒子盖被打开了，那里面竟然装着质量最上乘的土耳其软糖。每一块软糖都又甜又软，埃德蒙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现在，他感到全身都暖

烘烘的，非常舒服。

就在他兴高采烈地吃糖的同时，女王也在不断地向他提问。一开始，埃德蒙还谨记着吃东西时不能说话的规矩，可是很快，他就把其他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满脑子只想着多吃几块香甜美味的软糖，而且他吃得越多，就越想吃，从头至尾他都没有思考过这位女王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么好，为什么会对他如此感兴趣。女王轻而易举地就从他的嘴里获悉，他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妹，而且他的妹妹已经来过一次纳尼亚，还在这儿遇到了一个羊人。她还得知，除了他的兄弟姐妹，没有任何人知道纳尼亚的事情。在提问的过程中，这位女王似乎对他有三位兄弟姐妹格外感兴趣，并且不断地就此向他提问："你确定你们只有姐妹四人？"她问，"两个是亚当的儿子，两个是夏娃的女儿，除此以外，你们再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了？"而埃德蒙的嘴里则一直塞满了土耳其软糖，他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说，"是的，我已经告诉过您这一点了。"此时的他已经忘了说"女王陛下"，但是这位女王似乎也不以为意。

终于，盒子里的土耳其软糖吃完了，埃德蒙一眼不眨地盯着那个空盒子，巴不得女王问他是不是还想再来一点。事实上，女王非常清楚他的想法，因为她知道，虽然埃德蒙并没有开口——这些土耳其软糖全都被施了魔法，任何人一旦尝过它们的味道就会越吃越想吃，直到最后被这些魔法软糖活活撑死为止。可是，她并不打算让这个小男孩继续吃下去，她对他说：

“亚当的儿子，我非常想认识你的哥哥和两位姐妹。你能带他们来见我吗？”

“我可以试一试，”埃德蒙回答说，他的眼睛依然死死地盯着那个空盒子。

“只要你再次回到这里——当然，带着你的兄弟姐妹一道——我就能为你提供更多的土耳其软糖。现在，我无法满足你的这一要求。在这里，这种魔法只能使用一次，但是，在我的家里，情况又另当别论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直接去你家呢？”埃德蒙问道。就在他刚刚爬上雪橇的时候，他的心中还充满了恐惧之情：他害怕这个女人会把他拉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如此一来，他就永远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然而现在，他已经彻底忘记了害怕。

“我的家舒适而美丽，”女王说，“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我的家。在我的家里，有许多装满了土耳其软糖的房间，而且我并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很想收养一个可爱的男孩，这个男孩将会成为纳尼亚的王子，等我死后，他就是整个纳尼亚王国的国王。我会给这名可爱的小王子戴上金色的王冠，并且让他尽情地享用我家中的土耳其软糖。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同时也是最英俊的男孩。我非常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邀请，成为这个王国的王子——只要你把其他人带来见我。”

“现在不行吗？”埃德蒙问。此时此刻，他的一张小脸已经变

得红扑扑的，嘴唇和手指上全都沾满了黏糊糊的软糖。尽管女王这么说，但是他看起来既不聪明也不英俊。

“噢，可是如果我现在就把你带回家，”她说，“我就见不到你的哥哥和姐妹们了。我非常想认识你那些可爱的兄弟姐妹。你很快就会成为王子——然后，你就会成为这里的国王。但是，作为国王，你必须拥有自己的臣民和贵族。我会封你的哥哥为公爵，你的姐姐和妹妹为女公爵。”

“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埃德蒙说，“而且，我完全可以下次再找时间带他们来见你。”

“可是，一旦你到了我家，”女王说，“你就会将他们统统都抛到九霄云外。逍遥自在的生活会让你彻底打消回去的念头，到那时，你自然也就懒得去找他们了。所以，现在不行。你必须立刻回到你的国家，然后找个机会把他们带来见我，明白吗？但是，如果你单身一人回到这里，你将什么也得不到。”

“但是，我现在根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埃德蒙哀求道。

“这很简单，”女王说，“你看到那盏路灯了吗？”说着，她伸出手中的权杖，向身旁指去，埃德蒙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一盏路灯随即映入他的眼帘——就是在这盏路灯下，露西与羊人不期而遇。“从那儿一直向前走，你就能回到人类的世界。现在，你再往这边看——”她将权杖反向一指——“告诉我，透过眼前的这些树，你是不是看到远处耸立着两座小山峰？”

“我想，我看到了。”埃德蒙回答。

“我的家就在两座山峰之间。所以，下一次，当你再回到这里时，你只要找到这盏路灯，然后找到那两座小山，向着山峰的方向一直向前走，穿过这片树林，你就能找到我的家。但是，你得记住，务必要把其他人一起带来。如果到时候我只见到你一个人，我可能会很生气。”

“我尽力吧。”埃德蒙说。

“另外，顺便说一句，”女王说，“你没必要把见到我的事情告诉他们。就让这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小秘密，怎么样？这是不是很好玩？到时候，我们再一起给他们一个巨大的惊喜。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带到我的家里——像你这么聪明的男孩，一定能想出一个不露破绽的借口——你可以跟他们说，‘让我们猜一猜到底是谁住在这里’或其他一些能够吸引他们前来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我的期望。不过，如果你妹妹曾经见过某个羊人，那她很可能已经听说了一些关于我的事情——那些胡编乱造的故事可能会让她不敢来见我。你知道的，羊人就是这样信口开河，说话也总是很不负责任。现在——”

“求求你了，”埃德蒙突然开口说，“求求你，再给我一块软糖吧，让我在回家的路上吃，好吗？”

“噢，不行，”女王笑容满面地说，“你只能等到下次见我的时候才有得吃。”就在她说话的同时，女王向前面的小矮人发出了

一个出发的信号。雪橇随即飞快地继续向前驶去，女王回过头，冲着埃德蒙挥了挥手，大声地说道："只能等下次了！下一次！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快去快回。"

白色的雪橇很快就从埃德蒙的视野里消失了，然而，他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凝视着雪橇离去的方向，直到他听到身后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回过头，看到露西正从不远处的树林里向他走来。

"啊，埃德蒙！"她大叫一声，"你也来了！这里是不是很棒？现在——"

"好吧，好吧，"埃德蒙打断她的话，"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那的确是一个魔法衣橱。如果你希望我道歉，我也可以对你说对不起。可是，你刚才到底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如果我知道你也来了的话，我一定会等你。"露西说。当她听到坏脾气的埃德蒙说的那些话，看到他脸上那副奇怪的表情时，这个小女孩简直高兴坏了。"我刚刚和亲爱的汤姆纳斯先生一起吃了个午饭——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羊人。他人很好，而且他没有因为放走了我而受到白女巫的惩罚，他觉得一切似乎都已经过去了，她应该不会发现这件事情。"

"白女巫？"埃德蒙问，"白女巫是什么人？"

"她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露西回答，"她自称为纳尼亚女王，但实际上，她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利；生活在这里的全体羊人、森林女神和水泽仙女，还有所有的小矮人和动物都很讨厌她，恨

她——至少那些善良的人是如此。她拥有可怕的魔法，会做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她还能把人变成石头。而且，她还施了一个魔法，使纳尼亚永远都是冬天，被层层冰雪覆盖。虽然是冬天，这里的居民却永远都过不上圣诞节。她常常会驾驶着由驯鹿拉着的雪橇在树林里巡逻，她的手里握着魔法权杖，头上还带着王冠。”

此时的埃德蒙已经因为吃了太多的甜食而感到有些身体不适，当他获悉刚刚和自己成为朋友的那个女人竟然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巫婆时，他不禁感到更加难受了。但是，他仍然一门心思只想着那些美味的土耳其软糖，觉得那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并且渴望能够吃到更多的软糖。

“你是从哪儿听到这些关于白女巫的事情的？”他问。

“汤姆纳斯先生告诉我的，就是那位羊人先生。”露西说。

“你不能相信羊人的话。”埃德蒙说，同时，他努力装出一副比露西更了解这里的样子。

“谁说的？”露西反问道。

“任何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埃德蒙虚张声势地说，“问一问你喜欢的那些人，他们肯定都会这样说。不过，站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说话可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我们回家吧。”

“好，回家。”露西说，“噢，埃德蒙，我真高兴你也来了。这一次，他们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相信纳尼亚的确存在。这太好了！”

然而，埃德蒙私下里却并不这样认为，他可不觉得这是一件

好事。因为首先，他不得不当着其他人的面承认，露西的确没有撒谎；其次，他感觉彼得和苏珊一定会站在羊人和动物的那一边，而他自己则因为软糖的缘故已经站到了女巫这一方。他不知道当大家一起谈论纳尼亚的时候，他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保住自己的这点小秘密。

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走了很远，突然，他们感到自己已经走出了树林，包围在他们身边的不再是粗糙的树枝，而是软乎乎的皮毛大衣。紧接着，他们就走出了衣橱，站在那个空房间里。

“埃德蒙，”露西说，“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你是不是觉得不舒服？”

“我没事，”埃德蒙说。但是他撒了谎，他的确感到很不舒服。

“来吧，”露西说，“我们一起去找彼得和苏珊，把所有的一切统统告诉他们！你想，如果我们可以四个人一起进入那个世界，那将会是一次多么美妙的冒险之旅啊！”

第五章 衣橱大门的另一侧

由于那两个大孩子还在继续玩捉迷藏的游戏，所以埃德蒙和露西稍微花了一点时间才找到他们。当他们四个人终于聚到一起的时候（就在那个存放着一副盔甲的长方形房间里），露西迫不及待地大声说：

“彼得！苏珊！我之前说的都是真的！埃德蒙也钻进了衣橱，看到了衣橱后面的那个世界。我和埃德蒙都到了那里，我们在树林里遇到了对方。埃德蒙，告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们。”

“埃德蒙，这是怎么回事？”彼得问。

这时，整个故事里最不堪，最令人不愉快的一件事发生了。在彼得提问之前，埃德蒙一直觉得很不舒服，甚至有些恶心想吐，他

也因为要被迫承认露西是对的而感到有些懊恼，直到刚才，他都没想好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可是，就在彼得发问的那一刻，他突然把心一横，决定做一件他有生以来最卑鄙，最不光彩的事情。他决心临时改口。

“跟我说说，埃德蒙。”苏珊说。

埃德蒙摆出一副老成稳重的架势，望了一眼露西（事实上，他只比她大一岁），然后扑哧一笑，说：“哦，是这样的。我和露西逗着玩呢——我假装相信她的话，说衣橱后面真的有一个充满魔法的国度。当然，这一切都是我和她闹着玩的，不是真的。”

委屈的露西看了埃德蒙一眼，然后就伤心地冲出了房间。

此时的埃德蒙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小男孩，他以为自己成功了，继续扬扬得意地说，“于是，她就又钻进了衣橱。她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小女孩就是爱胡闹，她们总是——”

“看着我，”彼得突然厉声打断他的话，“住口！自从上次闹出衣橱这件事情之后，你就对露西一直很刻薄，现在，你又用这件事戏弄和取笑她，让她伤心难过。依我看，你这样做根本就是不怀好意。”

“可是，这一切根本就是她在胡说八道。”埃德蒙想辩解，他没想到彼得竟然会这样说。

“没错，这的确是无稽之谈，”彼得说，“问题就在这儿。我们离开家的时候，露西还很正常，可是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之后，她

的脑袋似乎出了点问题，她的想法开始变得有些奇怪，而且她还开始撒一些弥天大谎。可是，不管怎样，你今天对她冷言冷语，明天又鼓励她继续撒谎，你觉得这样做对她有好处吗？”

“我以为，我以为——”埃德蒙想狡辩，可是他却想不出该怎么说。

“你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想，”彼得说，“就会想一些坏点子。你总是欺负比你小的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你就经常这样做。”

“别吵了，”苏珊打断了两个男孩之间的对话，“你们现在相互指责和埋怨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还是赶紧去找露西吧。”

他们在大房子里找了好一阵才找到露西，果不其然，可怜的小女孩正一个人在那儿伤心地抹着眼泪。不管他们怎么安慰她，她都泪流不止。她坚持自己并没有撒谎：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也不在乎你们会怎么说。你们可以把这一切都告诉教授，或是写信告诉妈妈，你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我很清楚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在那儿遇到了一个羊人，我真希望自己能留在那儿，你们全都是大坏蛋，全都欺负我。”

那天晚上，大家度过了一个极其不愉快的夜晚。露西满腹委屈，而埃德蒙也开始觉得自己的计划进展得并不像他预期的那么顺利。两个大孩子则真的认为小露西的脑袋出了毛病。当她睡着以

后，他们来到了外面的走廊上，小声地讨论着这件事情。

他们讨论的结果就是，第二天早上，他们将这一切全都告诉了教授。“如果他认为露西真的有问题，他就会给我们的爸爸写信，”彼得说，“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于是，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来到教授的书房前敲门，听到教授说“请进”之后，他们走进了房间。进屋后，教授示意他们俩坐下。随后，这两个孩子就把事情的始末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教授。教授则一直耐心地听完了整个故事，其间并没有打断他们。当他们说完之后，他也没有马上做出回应。过了好一会儿，老教授才清了清嗓子，说了一句让这两兄妹诧异不已的话：

“你们怎么能够判定，妹妹所说的那些话一定就是假的呢？”

“嗯，可是——”苏珊想回答他的这一疑问，但是刚一开口，她就打住了。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老教授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严肃，绝不是在和他们开玩笑。苏珊略微整理了一下思绪，过了一会儿，她再度开口，“可是埃德蒙说他们只是在闹着玩，并不是真的。”

“问题就出在这儿，”教授说，“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根据你们的经验——请原谅我会这么问——你们觉得谁更值得信赖，是你们的弟弟，还是妹妹？换句话说，他们两人当中谁更喜欢说假话？”

“先生，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你问我，我只能说，”

彼得说，“至今为止，露西更值得信赖，她很少说谎。”

“你呢，我亲爱的孩子，你觉得呢？”老教授将头转向苏珊，问道。

“呃，”苏珊回答道，“我的看法和彼得基本相同，但是这一次，她所说的不可能是真的——她讲的那些关于树林和羊人的故事不可能是真的。”

“关于这一点，我并不清楚，无法做出回答，”老教授回答说，“但是，轻易指责一个你们认为很诚实的孩子说谎，这倒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担心事情比这更严重，”苏珊说，“我们担心露西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指的是她的脑袋。”

“你是说，她疯了，精神错乱了？”老教授非常冷静地问道，“这个倒是很好判断。你们只需要和她谈一谈，同时仔细地观察她说话时的神态和动作，就能判断出她到底是不是真的疯了。”

“可是……”苏珊开口想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闭上了嘴巴。她做梦也没想到像老教授这种成年人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一时之间，她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该怎么说。

“逻辑！”这时，老教授开口了，只不过，这一次，他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学校为什么不开设逻辑课，让所有的孩子们都学习它呢？现在，这件事情只有三种可能性：要么就是你们的妹妹说假话，要么就是她真的精神错乱了，否则，她说的就是真的。你们都

知道她是一个诚实的孩子，而且很显然，她的精神状况也很正常，如此一来，除非有新的证据出现，不然，我们只能由此推断出，她说的都是真话。”

苏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老教授，通过对方脸上那副严肃认真的表情，她知道教授并没有和他们开玩笑。

“可是，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先生？”彼得忍不住开口问道。

“嗯？为什么不可能呢？”老教授反问道。

“至少，”彼得回答道，“如果事情果真如此，任何一个打开柜门的人都应该会发现这个衣橱的后面还有一个神奇的国家。我的意思是，当我们所有人都往衣橱里看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发现，就连露西也不得不承认，衣橱后面什么都没有。”

“那又怎样呢？”教授进一步反问道。

“先生，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话，那个神秘的国家是不是应该一直都在那里呢？”

“你怎么知道它不在呢？”教授又问道。这一次，彼得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此外，从时间上来说，整件事情也对不上啊，”苏珊接着说，“即便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国家，根据当时的时间来推算，露西根本没有时间去任何地方。我们刚刚走出那个房间，她就跟着出来了。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可是她却说自己已经离开我们几个小

时了。”

“正是这一点让我觉得她所说的更像是真话，而非谎言，”老教授说，“如果这个房子里真的有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我需要提醒你们的是，这是一栋非常奇怪的大房子，就连生活在其中的我对它的了解也少得可怜）——我是说如果，如果她真的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应该有它自己的时间运作规律和方式——对此，我们不应该有丝毫的惊讶。另一方面，我觉得，像露西这么大的小女孩是不可能自己编造出这样的故事来的。如果她真的想骗你们，为了让自己的话更加可信，她完全可以在衣橱里躲更长的时间，然后再从里面出来，和你们说同样的故事。”

“可是，先生，你真的认为，”彼得有些不甘心地问，“这里的任何一个地方——譬如说某个角落里——都有可能存在另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万事皆有可能，”老教授说。说着，他摘下眼镜，开始擦拭它们，并自言自语起来，“我真想知道，孩子们到底在学校里都学到了些什么？”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苏珊问道。她觉得他们和教授之间的谈话似乎已经开始跑题了。

“我可爱的小姐，”教授突然抬起头，用一种犀利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俩，说，“有一个方法，我们大家谁也不曾提起过，但这个方法值得一试。”

"什么方法？"苏珊问道。

"也许，我们还是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教授说，然后就不再吭声了。这次对话也随之结束。

此后发生的事情让露西好过了一些。彼得费了很大的劲，终于让埃德蒙不再取笑和欺负她。而同时，无论是她，还是其他人都刻意地不再谈论与那个衣橱有关的任何话题。那已经成为了一个令人不悦的话题。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这段冒险奇遇似乎也随之画上了句号，然而，事情却并非如此。

老教授的这栋房子——他自己也承认，他对它的了解少得可怜——十分古老，而且知名度很高，因此，不断有人从英国各地慕名而来，希望能够一睹它的芳容。许多旅游书籍上都刊登了这栋房子的图片，你甚至能从某些历史书中找到关于这栋房子的文字。关于这栋异常古老的房子，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故事，有的故事甚至比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还更加离奇。每当有游客到来，请求参观这栋房子时，这里的管家麦克蕾迪夫人通常都会答应他们的请求，并且带领他们参观整栋房子。在参观的过程中，她还会为他们介绍那些挂着的图片和盔甲的来历，并且向他们展示图书馆里珍藏的图书。麦克蕾迪夫人并不喜欢小孩，当她滔滔不绝地向客人们讲述她所知道的关于这栋房子的各种典故时，她尤其不喜欢有人从旁打扰。就在四个孩子来这儿的第一天早上，她就郑重其事地告诉苏珊和彼得（同时，她还宣布了其他的一些规矩）："请

你们务必记住，在我带人参观房子的时候，你们最好离我远一点，不要捣乱。”

“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们很想跟在一群陌生的成年人背后，在这个房子里闲逛，浪费大半个早晨的时间听她啰唆一样。”埃德蒙有些不满地说。其他三个人也深有同感。不过，他们谁也没想到这竟然会成为他们第二次冒险的起因。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彼得和埃德蒙正在那个长方形房间里专注地打量那副盔甲，心中琢磨着他们是否能够把它拆分开来时，两个女孩突然跑了进来，“快看！麦克蕾迪夫人来了，她身后还跟着一大群人。”

“这下可糟糕了，”彼得说。随后，他们四个人就赶紧打开房间另一端的门，溜了出去。紧接着，他们跑进了那间绿色的房间，然后又从那里跑到了图书馆，就在他们刚刚准备歇一小会儿的时候，外面突然又传来了大人说话的声音，他们立刻意识到麦克蕾迪夫人一定是带着那群游客走上了房子后面的楼梯，而不像他们预计的那样前往房子的前半部分参观。之后，不知是他们转昏了头，还是麦克蕾迪夫人故意跟他们过不去，千方百计地要抓住他们，抑或是这栋房子里的某种魔法开始发挥作用，刻意要将他们送进纳尼亚，总而言之，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觉得身后有人。最后，苏珊说：“这些游客可真讨厌！这样吧，我们躲进那间放有衣橱的空房间，等他们走了我们再出来。没有人会去那儿参观的。”谁

知，他们刚一走进那个房间就听到走廊上传来了大人说话的声音，紧接着，他们发现这些人似乎想进来参观——他们看到房间的门把手已经开始转动。

“快！”彼得说，“没时间了，只能如此了。”说完，他一把拉开衣橱的大门，他们四人立刻就钻了进去，衣橱里漆黑一片，他们相互簇拥着，挤在狭小的空间里，一动也不敢动。最后钻进来的彼得随手带上衣橱的大门，但是他并没有关严，因为，和所有理智的人一样，他牢记着一条古训：永远不要把自己锁在衣橱里。

第六章 走进树林

“我希望麦克蕾迪夫人尽快带着这些人离开这儿。”苏珊小声地嘟囔，“这里面实在太挤了，我的腿都快抽筋了。”

“还有，这里的樟脑丸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埃德蒙跟着抱怨道。

“我倒是希望这些衣服的口袋里都放满樟脑球，”苏珊说，“这样，这些衣服就不会长讨厌的小飞蛾了。”

“我背后好像有一团粘糊糊的东西。”彼得说。

“你们难道不觉得有点冷吗？”苏珊问。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觉得有点冷，”彼得说，“而且，这里面怎么湿乎乎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好像坐在一块湿漉

漉的地上，而且这里面好像越来越潮湿。”他一边说，一边挣扎着站了起来。

“我们出去吧，”埃德蒙说，“他们已经走了。”

“噢——啊！”苏珊突然大叫一声，其他人立刻向她那边望去，问她怎么了。

“我竟然靠在一棵树上！”苏珊说，“你们看，那里好像有光——就在那儿。”

“天啊，你说得没错，”彼得说，“看看这儿，还有这儿，这里到处都是树。那些湿乎乎的东西原来是下的雪。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我们应该进入了露西所说的那个树林里。”

彼得说得一点也没错，四个孩子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类似于郊外的地方，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之中。他们眨了眨眼睛：他们的身后是一排排大衣，而出现在他们前方的则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树林。

彼得转过身，面对露西。

“我之前不相信你说的话，对此，我向你道歉，”他说，“对不起。我们握个手，好吗？”

“好的。”露西一边说，一边伸出手。

“现在，”苏珊问，“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怎么办？”彼得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到树林里去玩了。”

“阿——嚏！”苏珊冷得跺了跺脚。“这里实在是太冷了。我们先从这里面拿几件衣服穿上，你们说好吗？”

“那不是我们的衣服。”彼得有些犹豫。

“我相信没有人会介意的，”苏珊说，“我们又不会把它们带出这栋房子，事实上，我们甚至都没有离开这个衣橱。”

“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彼得说，“照你这样说，我觉得没问题。只要我们不把这些衣服带出衣橱，我们应该就不算偷了别人的衣服。我想，这个国家应该就装在这个大衣橱里。”

大家都觉得苏珊的提议很合理，于是，他们立刻从衣橱里拿出了四件衣服。穿上这些衣服后，他们发现，衣服大得出奇，下摆一直拖到地上，看上去就像是皇袍。不过，穿上衣服后，他们马上觉得暖和多了，相互打量一番之后，他们觉得这身新打扮似乎还挺不错，而且它们与周围的环境也十分般配。

“我们可以装成是极地探险家。”露西说。

“我觉得不用装，现在这个样子就已经很好了。”彼得说。说完，他就带领着弟弟妹妹向树林里走去。他们的头上乌云密布，看上去在傍晚前将会有一场大雪。

“嘿，我说，”走着走着，埃德蒙开口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往左边走一点，我觉得，如果我们想去路灯那里的话，就应该往这边走。”他完全忘了自己应该装出一副从没来过这儿的样子，不过，话刚出口，他就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这时，其他三个人都停

下了脚步，直直地注视着他。彼得还吹了一声口哨。

“这么说来，你真的来过这儿？”彼得问，“上次，露西说她在这儿遇到了你，但是你却不承认，还说她撒谎？”

在这之后，谁也没说话，四个人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之中。“哼，真是人小鬼大啊！”过了好一阵，彼得才耸了耸肩膀，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就再也没有说话。事实上，他似乎也没什么好说的。过了一会儿，四个人默默地重新踏上了探险之旅。这时，埃德蒙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你们这几个自以为是的伪君子！”

“我们现在是在往哪儿走？”苏珊问，而她之所以发问，无非是想打破眼下尴尬的氛围，换一个话题。

“我想，我们应该让露西来带路，”彼得说，“在这里，只有她最有资格担任大家的向导。露西，你打算带我们去哪儿呢？”

“我们去探望汤姆纳斯先生，好不好？”露西征询大家的意见，“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羊人，汤姆纳斯先生是个好人。”

没有人表示异议，于是，他们就在露西的带领下向羊人家走去，一路上，他们脚下的白雪不断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露西的确是一个称职的向导。刚开始的时候，她也担心自己会找不到路，但是她很快就认出了长在路边的一棵外形古怪的大树，随后，她又认出了之前看到过的一个大树桩，很快，她就领着哥哥姐姐们走到了山谷里那条崎岖不平的小路上，并最终将他们带到了汤姆纳斯先

生的山洞前。然而，出现在孩子们眼前的可怕场景却让他们全都大吃一惊。

山洞的大门被撞脱下来，断成了好几截。又黑又冷的山洞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气息，看情形，这里似乎已经有好几天没人来过了。雪花借着风势飘进山洞，靠近门口的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雪，白皑皑的雪堆中还掺杂了一些黑糊糊的东西，经过辨认，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木棍烧尽后留下的炭灰。很显然，有人举着火把冲进了山洞，用它来照明，最后又用脚把它踩灭了。屋里的陶器大都已经散落在地上，几乎全都被摔得粉碎，壁炉上羊人父亲的照片也被匕首划破了。

“这里简直就是一片狼藉，”埃德蒙说，“这儿有什么好玩的？”

“这是什么？”彼得一边说，一边蹲了下来。他看到地毯上似乎钉着一张类似于纸的东西。

“上面写了什么东西吗？”苏珊问道。

“我想是的，”彼得说，“可是这里面光线太暗，我根本就看不清写了什么。我们到外边去看吧。”

四个人随即从山洞里走了出来，其余三人围在彼得身边，彼得一字一顿地读出了上面所写的内容：

此山洞的原主人羊人汤姆纳斯背叛纳尼亚女王，即凯尔帕拉维

尔城堡及孤独群岛的女主人，现已被捕，其罪名为通敌叛国，窝藏奸细，与人类交好。该罪犯罪行严重，即将受审。

纸的下方落款为秘密警察局局长毛戈林姆，以及“女王陛下万岁”几个字。

彼得读完后，四个孩子面面相觑。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喜欢这里。”苏珊说道。

“露西，这里面说的女王是什么人？”彼得问，“你听说过她吗？”

“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女王，”露西说，“她是一个可怕的巫婆，这里的居民把她称为白女巫。所有生活在森林里的人都对她痛恨不已。她对这个名叫纳尼亚的王国施了魔法，使这里的居民永远都只能生活在冬季之中，并且永远都没有圣诞节。”

“我——我在想，我们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待在这儿，”苏珊说，“我想说的是，这里看上去似乎并不安全，也没什么意思。而且，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我们又没有带任何食物。我想，我们不如回去吧。”

“噢，不行，我们不能走，”露西突然开口，“你们难道没看到吗？事实已经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正是因为我的缘故，可怜的羊人先生才会遭此横祸。多亏了他的庇护和帮助，我才没有落到白女巫的手里，而且，他还为我指明了回家的

路。这张告示上说他通敌叛国，窝藏奸细，与人类交好指的就是这个。我们应该设法把他救出来。”

“我们连吃的都没有，还能做些什么？”埃德蒙表示反对。

“你给我闭嘴！”彼得厉声对他说道。直到现在，他还在为埃德蒙的所作所为而生气。“你的意见呢，苏珊？”

“我觉得，露西说的恐怕是对的，”苏珊说，“我真的不想再往里走了。我真希望我们从没来过这儿，但是，既然来了，我们就应该为那位先生——就是那位羊人先生做点什么，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也是这样想的，”彼得说，“我也为我们没有带食物这件事感到有些担心。我也想过先回去拿点吃的再回到这里，但是看起来我们一旦走出这里，要想再回来似乎就有点困难了。我想，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进。”

“我同意。”两个女孩异口同声地说道。

“要是我们知道可怜的羊人先生关在哪儿就好了！”彼得说。

就在大家正在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露西突然说：“你们看！那里有一只知更鸟，他胸口的羽毛红得发亮，他是我来这儿以后看到的第一只鸟。我在想，纳尼亚的鸟是不是能说话呢？看起来这只小鸟好像有话想对我们说。”说完，她转过身，冲着树枝上的知更鸟说：“请问，你知道羊人汤姆纳斯先生被带到哪里去了吗？”说话的同时，她向前迈了一步。她刚说完，小鸟就立刻飞到

了不远处的另一根树枝上。他的一双眼睛仍然牢牢地盯着他们四个人，就好像听懂了他们说的话一样。见此情景，四个孩子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几步，来到知更鸟栖息的树枝下。结果，他们刚停下来，这只小鸟就马上又飞到了不远处的另一根树枝上，一双眼睛仍然注视着他们（这只知更鸟胸口的羽毛比他们见过的任何一只知更鸟都更红，眼睛也更明亮）。

“你们觉不觉得，”露西说，“他是想让我们跟着他走？”

“我觉得是，”苏珊说，“你觉得呢，彼得？”

“嗯，我看我们可以试一试。”彼得回答说。

看起来，那只知更鸟似乎听懂了他们说的话。他不断地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每次飞行的距离都不过几码远，让他们能够轻易地找到他，然后跟上来。他们四个人就这样跟在这只小鸟后面，顺着山坡往下走。伴随着知更鸟的起降，白色的雪花不断地从树枝上飘落下来。渐渐的，他们头上的乌云散开了，灿烂的阳光投射下来，白雪在阳光的映衬下，晶莹剔透，闪闪发光。就这样，他们走了半个多小时，两个女孩走在前面，彼得和埃德蒙跟在她们后面。这时，埃德蒙小声对彼得说：“如果你不再用那种高高在上的口气和我说话，我就告诉你一些事情，我觉得你最好听一听。”

“什么事？”彼得问。

“嘘！小点声，”埃德蒙说，“别吓着前面的女孩们。不过，你有没有仔细思考过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

“你这话什么意思？”彼得压低嗓音问道。

“现在，给我们带路的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也不认识的向导。我们怎么知道这只鸟的立场如何？你有没有想过他很有可能会把我们带进一个陷阱里？”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迄今为止，在我读过的所有故事当中，知更鸟都是一种善良的小鸟。我很肯定知更鸟一定不会支持错误的一方。”

“你凭什么判断谁对谁错呢？我们怎么知道羊人就一定是正义的一方，而女王（噢，是的，已经有人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巫婆）就一定是邪恶的代表呢？对于这里的一切，我们其实一点也不了解。”

“可是，那个羊人救了露西的命。”

“那是他说的。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他说的就是真的？而且，还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想过没有，我们当中有谁知道从这里回家的路？”

“啊呀！”彼得说，“我还真是没想过这些。”

“还有，我们还没饭吃。”埃德蒙接着嘟囔了一句。

第七章 在海狸家的一天

正当两个男孩在后面窃窃私语的时候，走在前面的女孩突然大叫起来，“啊！”随后就停下了脚步。

“知更鸟！”露西大叫，“知更鸟飞走了。”抬头望去，小鸟的确已经飞得不见踪影了。

“现在，我们怎么办？”埃德蒙看了彼得一眼，其言下之意是在说，“看到了吧，我说的没错吧？”

“嘘！你们看那儿！”苏珊突然说道。

“什么东西？”彼得问。

“树林里有东西在动，就在我们的左前方。”

其他三个孩子的目光立刻投向树林，睁大眼睛，努力地在树丛

中搜索着。

“又来了。”苏珊说。

“这次，我也看到了，”彼得说，“那东西还在那儿。他刚刚躲到了那棵大树后面。”

“那是什么？”露西问，同时，她也竭力装出一副并不怎么害怕的样子。

“不管那是什么，看情形，”彼得说，“他一直躲着我们，不想被我们发现。”

“我们回家吧。”苏珊说。就在这一刻，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即埃德蒙刚刚小声跟彼得提到的事实——他们迷路了。但是，谁也没有说话。

“那东西长什么样子？”露西问。

“好像——好像是一种动物。”苏珊回答说。话音刚落，她立刻又补充了一句，“快看！看那边！就在那儿！”

这一次，所有人都看到，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毛茸茸的脑袋从一棵大树后面探了出来，向他们这边望着。然而，他并没有像刚才那样立刻就缩回去。相反，他还把一只爪子放到了嘴巴上，看上去就好像人类将手指压在嘴唇上，示意对方噤声一样。接着，他又消失了。四个孩子站在原地，屏声敛气，一动也不敢动。

过了一会，一个外形奇怪的动物从大树后面走了出来。走出来之前，他先环顾了一下四周，那情形就好像生怕被人发现一样。他

对他们“嘘”了一声，然后又冲他们摆了摆手，示意他们走到他所处的密林之中。做完这个手势之后，他又消失了。

“我知道他是什么了，”彼得说，“那是一只海狸，我看到他的尾巴了。”

“他想让我们到他身边去，”苏珊说，“而且似乎还警告我们不要发出声音。”

“我知道，”彼得说，“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到底应不应该过去呢？你怎么看，露西？”

“我觉得那是一只好海狸。”露西回答说。

“是吗，可我们怎么知道他好不好？”埃德蒙反问。

“不然，我们就冒一次险？”苏珊说，“依我看，我们光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我觉得有点饿了，想吃饭了。”

就在这时，那只海狸又从树后面探出头来，向他们挥手，他的样子看起来倒是十分诚恳。

“来吧，”彼得说，“我们过去看看，大家不要走远了。假如他真的是敌人，我们四个人联手对付一只海狸应该还不成问题。”

于是，孩子们便围成一团，一起向那棵大树走去，当他们走到树后时，果然在那儿看到了一只海狸。不过，那只海狸不断地向后退，同时用沙哑的声音小声地对他们说：“再过来一点，往里面走。到这儿来，外面不安全。”

孩子们在海狸的带领下，一直向树林深处走去，最后走到一块

光线阴暗的空地上，空地的周围耸立着四棵参天大树，浓密的树枝和树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帐篷，挡住了大部分从天而降的白雪，使得这里的地面还保持着深褐色的泥土本色，并且还能看到落在地上的松针。这时，一直走在前面的海狸才回过头来，开口和他们说话：

“你们就是亚当的儿子和夏娃的女儿？”他问。

“是的。”彼得回答道。

“嘘！嘘！”海狸立刻示意道，“请不要这么大声说话。即便是在这儿，我们也并不安全。”

“为什么，你害怕什么？”彼得问道，“这里除了我们并没有其他人。”

“还有树，”海狸说，“他们总是在听我们说话。虽然大部分的树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也有一部分树背叛了我们，成为了她的仆人，你明白我的意思。”说完，他连着点了好几下头。

“既然你说到了立场问题，”埃德蒙说，“那我们也就直说了，我们怎么知道你是敌还是友？”

“海狸先生，请原谅我们如此冒昧，”彼得随即补充道，“但是，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初来此地，并不了解这里的情况。”

“你说的没错，一点都没错，”海狸说道，“这个东西应该能够证明我的立场。”说着，他把一个白色的小东西递到了他们跟前。孩子们满腹疑问地接过那个东西，就在他们思考这究竟是什么

意思的时候，露西突然说："噢，当然，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我的手帕，我把它送给了汤姆纳斯先生留作纪念。"

"没错，"海狸立刻回应道，"可怜的家伙，他在被捕以前听到了一些风声，于是，他就把这个交给了我。他说如果他遇到不测，我必须到这里来找你们，然后把你们带到——"说到这儿，海狸突然陷入沉默，然后神秘地点了点头。接着，他示意孩子们再靠近一些，同时弯下腰，将耳朵尽可能贴近他的嘴巴，孩子们照做了，结果由于靠得太近，他那毛茸茸的胡须刺到了他们脸上，弄得他们痒痒的。待孩子们靠近之后，海狸这才压低嗓门，用一种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说：

"据说，阿斯兰正在活动——也许已经来到这里了。"

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和你们一样，这四个孩子之前从没听说过"阿斯兰"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就在海狸说出这个名字的一刹那，他们感到自己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许，你也曾经在梦里遇到过同样的事情：睡梦中，你听到某个人对你说了一些话，也许你并不了解对方的意思，但是你的直觉告诉你那些话一定具有某种非常重大的意义——这可能会让你的这个梦变成一场梦魇，也有可能会使它成为一个美妙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终生难忘的美梦，以至于在很多年后，每当回想起它时，你都会希望自己能够再做一次相同的梦。此时此刻，孩子们的感受就是如此。就在他们听到"阿斯兰"这个名字的那一刻，四个孩子全都

觉得自己的心灵有所触动。埃德蒙体会到了一种空前的恐惧感。彼得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勇敢而无所畏惧了。苏珊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就好像她闻到了一阵莫名的芬芳，或是听到了一段清新动人的乐曲。露西则突然获得了一份愉悦舒畅的好心情，那种感觉就好比是清晨一觉醒来，你意识到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或是夏天已经到来，就在那一瞬间，你的心情突然就变得无比晴朗。

“那汤姆纳斯先生现在情况如何？”露西问道，“他现在在哪儿？”

“嘘——嘘——嘘！”海狸说，“这里并不是适合聊天的地方。我得把你们带到一个我们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并且吃点东西的地方。”

现在，除了埃德蒙以外，大家谁都不再怀疑海狸，而且当他们听到他说“吃点东西”的时候，所有人——包括埃德蒙在内——都变得兴奋起来。

于是，他们就跟在这位新朋友的身后继续向前赶路。海狸的速度快得惊人，他带着他们在树林中最茂密的丛林里穿梭了大约一小时。所有人都觉得又累又饿，就在这时，他们面前的丛林突然变得稀疏起来，脚下的地面坡度也变得越来越陡。不一会儿，他们就走出了密林，来到了一片开阔地，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天空中，太阳依旧很灿烂）。举目望去，风景如画，美不胜收。

这时他们已经来到了一座山崖边，山崖下面就是一条又窄又深

的大峡谷，峡谷中央流淌着一条大河——如果不是因为河面已经结冰，那一定会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他们的脚下就是一座横跨整条河流的大坝，就在他们看到这座大坝的那一刻，所有人才猛然想起，海狸最擅长筑坝，毫无疑问，眼前的这座大坝一定就是这位海狸先生的杰作。孩子们向他望去，发现海狸先生的脸上流露出了一种谦虚的表情——当你参观某座花园或是阅读某本书时，你经常会在这座花园的园丁或该书的作者脸上看到那种略微有些自豪，同时也很谦逊的表情。出于礼貌，苏珊说："这座大坝筑得真不错！"这一次，海狸先生并没有像之前，忙不迭地说"嘘——嘘！"而是小声回了一句："哪里哪里！这不过是些雕虫小技而已！这只是一件半成品，还没有彻底完工！"

大坝的上游处原本是一个很深的池塘，但是现在，那里已经结冰，变成了一块深绿色的冰面。大坝下游处的冰看起来更多更厚，不过，和上游平滑的冰面不同，这里的冰面凹凸不平，看起来就像是河水奔流而下的过程中突然结冰，所以依然保持着流淌时的水纹。与此同时，由于是突然结冰，所以在结冰的那一瞬间，河水因为遇到岩石或其他阻碍而溅起的水珠也被冻在了空中，形成了一根根粗细各异的冰凌和大小不一的冰花。这些冰凌和冰花点缀在大坝被水漫过的那一侧的冰墙之上，在阳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看起来就像是用冰糖雕刻的鲜花和花环。在大坝正中央的位置，有一个外形看起来像蜂窝的小房子，一缕缕轻烟透过屋顶上的一个小洞飘

了出来。当你看到那些烟雾时（尤其是当你饥肠辘辘的时候），你一定会马上联想到炊烟，与此同时，你的饥饿感也会变得更加剧烈。

这就是其他三人所看到的画面，但是埃德蒙却注意到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顺着河水的下游望去，他看到了另一条小河，小河最终流进了另一个小山谷。穿过那座山谷，埃德蒙看到了两座小山峰，他几乎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和白女巫分别时，她指给他看的两座小山。他想，她的宫殿一定就坐落在那两座小山之间，从距离上来判断，从这里到宫殿最多不过一英里的路程。这时，他想到了土耳其软糖，还有她承诺的“国王”诺言（他在心里暗自想道：“我倒是很想知道，彼得知道后会怎么想。”），这时，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我们到了，”海狸先生说，“看起来我的妻子正等着我们回去。我来带路。不过，请小心，这上面很滑，小心跌倒。”

大坝的顶部很宽，足以容纳人在上面行走，不过，这并不是一条很好走的路（对人类而言），因为那上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冰，虽然下游的池塘已经结了冰，但是从这边看下去，还存在一些高度差，所以看起来还有点吓人。在海狸先生的带领下，他们排成一排，沿着大坝中间的路向前走去，他们的两侧都是已经结了冰的河水，从他们所处的位置向两边看，除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透明冰面，他们什么也看不到。终于，他们走到了位于大坝中间的那座小房子

的门口。

“我们回来了，亲爱的，”海狸先生说，“我找到他们了。这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及女儿——他们都来了。”

一走进这所小房子，露西就听到了低沉的嗡嗡声，她循声望去，一眼就看到一只上了年纪的母海狸正坐在房间一角的缝纫机前，嘴里还含着一根线——露西进来时听到的正是缝纫机发出的声音。海狸太太看上去面容慈善，见到他们一行人走进来，她立刻停下手里的活儿，起身站了起来。

“你们总算来了！”她一边说，一边伸出两只布满皱纹的爪子。“终于找到你们了！我还以为我等不到这一天了呢！土豆已经在锅里煮上了，水壶里的水也已经开了，现在，亲爱的，你需要为我们抓几条鱼回来。”

“乐意之至，”海狸先生一边说，一边顺手提了一只水桶，向门口走去（彼得也跟在他身后）。他穿过池塘，来到冰面上的一个小洞附近。每天，他都会用斧子在冰面上敲开一个洞。海狸先生安静地坐在洞的边缘处（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冷），专注地向冰洞里面望去，突然，他的一只爪子快速地插进冰洞下方的水里，眨眼间，就从水里捞出了一条肥硕的鲑鱼。接着，他如法炮制，不一会儿的功夫，他们带来的桶里就已经装了好几条大鱼。

就在海狸先生捕鱼的同时，两个女孩也在屋子里忙碌着。她们帮助海狸太太把水壶加满，在桌子上摆好餐具，接着切面包，再将

切好的面包片放进烤箱加热，然后，她们又从位于房子另一角的一个大桶里接了满满一大杯啤酒——那是为海狸先生准备的。做完这一切之后，她们将煎锅架在炉子上，然后倒上油，把它加热。露西觉得，海狸先生的家虽然不像汤姆纳斯先生的山洞那样整洁干净，但也不失为一个小巧温馨的住所。房子里没有任何书或照片，嵌在墙上的两个架子似乎就是他们的床，看上去就像是轮船上的上下铺。小房子的屋顶上还挂着几块火腿和一串串洋葱；一侧的墙边整齐地摆放着许多东西，有几双胶靴和几套油布衣服，几把大小不一的斧子、羊毛剪，以及铲子、泥刀和其他抹灰泥的工具，还有钓鱼竿、鱼网和鱼篓。铺在桌上的台布虽然有些粗糙，却很干净。

炉子上的油锅开始发出嗞嗞的声音，就在这时，彼得和海狸先生提着一桶已经处理干净的大鱼走了进来。鱼下锅之后，鱼肉在油锅中逐渐变成金黄色，一股鱼香味也开始在屋子里弥漫开来——那是刚从河里捕上来的新鲜鱼在烹饪时所特有的香味，令人垂涎欲滴，而原本已经饥肠辘辘的孩子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尝了。所以，当海狸太太说“现在，一切都差不多了”的时候，苏珊立刻将煮好的土豆舀出来沥干水，再送进烤箱里加热，而露西则忙不迭地帮助海狸太太将烹饪好的鲑鱼盛进盘子里。如此一来，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所有人都各就各位，坐到了自己的凳子上（除了海狸先生的专座是一把位于炉火边的摇椅之外，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椅子都只有三条腿），随时准备大快朵颐。细心的海狸太太还专门

为孩子们准备了一大罐浓稠的乳脂牛奶，在吃土豆的时候，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自取。所有的孩子都认为——我对此也深信不疑——当他们吃着半小时之前还活蹦乱跳，半分钟以前刚刚从锅里盛出来的鱼的时候，他们简直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食物了。当他们吃完美味的鲑鱼之后，海狸太太竟然又从烤箱里端出了一大盘热气腾腾的果酱卷，这不禁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喜出望外。接着，她又把水壶架到了炉子上，这样，等他们吃完好吃的果酱卷的时候，茶也就准备好了。孩子们风卷残云般地一口气吃光了桌子上的所有食物，然后又喝了一杯热乎乎的奶茶，这才心满意足地放下杯子，倚靠在身后的墙壁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现在，”海狸先生将原本用来盛啤酒的空马克杯推到一旁，举起茶杯：“请你们再稍等片刻，让我点上我的烟斗，然后，我们再来谈一谈正经事。外面又开始下雪了。”他瞟了一眼窗外，补充说道，“这更好，因为只要一下雪，就不会再有人来了，而且如果真的有人跟踪你们的话，你们留在雪地上的脚印很快就会被盖住，这样，他们就找不到你们的任何踪迹了。”

第八章 晚餐后发生的事情

“现在，”露西第一个开口说话，“请你告诉我们，汤姆纳斯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噢，那可不是一件好事，”海狸先生摇着脑袋说，“那是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毫无疑问，他已经被警察抓走了。一只小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他目睹了汤姆纳斯被捕的整个过程。”

“那后来，他被警察带到哪里去了呢？”露西接着问道。

“嗯，有人看着他们带着他一路往北边去了，此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不，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苏珊说。海狸先生望着她，神情沮丧地摇了摇头。

“我恐怕只能说，他们把他带到了她那里。”他说。

“那他们会怎样处置他呢，海狸先生？”露西紧张地问。

“这个嘛，”海狸先生说，“谁也无法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大多数被带进去的人都再也没有出来。雕塑，他们说那座城堡里到处都是雕塑——庭院里、楼梯上，甚至就连大厅里都堆满了雕塑。那些被带进去的人都被女巫变成了——说到这儿，他突然顿了顿，同时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变成了石头。”

“可是，海狸先生，”露西说，“难道我们就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一定要把汤姆纳斯先生救出来。这一切简直太可怕了，而这全都是因为我。”

“亲爱的，我知道如果可以，你一定会救他，对此，我深信不疑，”海狸先生说，“可是，你根本就无法靠近那座城堡，与她为敌，一旦你进去，就根本无法活着走出来。”

“我们难道就不能想点办法吗？”彼得说，“我是说，我们难道就不能化装成——譬如说，小贩或其他人——混进去，或是，悄悄地躲起来，等到她离开后再动手营救羊人？一定有办法的。这位羊人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的妹妹，海狸先生，我们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女巫变成石头呢？”

“没用的，亚当的儿子，”海狸先生说，“不管你是谁，也无论你用什么办法，你都救不了他。不过，既然阿斯兰已经开始行动——”

“噢，说得没错！跟我们说说阿斯兰吧！”他们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与此同时，他们也不约而同地再一次体会到了那种奇妙的感觉，就像是生活在严冬中的人们终于盼来了春天的第一丝征兆，或者说，终于等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阿斯兰是谁？”苏珊问道。

“阿斯兰？”海狸先生不解地反问道，“你们难道不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们的国王，是这片森林的统治者，但是他并不是经常在这里出现，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从我父亲出生到现在，他都一直没有出现过。不过，有消息传来，他已经回来了，他现在就在纳尼亚。他会把白女巫从这里赶出去。只有他才有能力拯救汤姆纳斯先生，你们不行。”

“她不会把他也变成石头吗？”埃德蒙问道。

“我亲爱的孩子，亚当的儿子啊，你说得倒是容易！”海狸先生哈哈大笑，“把他变成石头？如果她敢站在他面前，正视他一眼，那她就已经很不错了。他将会回来重整河山，就像古老的歌谣里所唱到的那样：

当阿斯兰出现，

是非颠倒的现象就会改变；

当阿斯兰怒吼，

所有的悲痛都将被赶走；

当阿斯兰露出他的牙齿，

漫漫严冬就会自动消逝；

当阿斯兰轻抖鬃毛，

我们就会重新迎来春天的富饶。

当你们见到他之后，你们自然就会明白了。”

“我们要去见他？”苏珊问。

“当然啦，夏娃的女儿，这也是我把你们带到这儿来的原因。我要带你们去见他。”海狸先生说。

“他——他是人吗？”露西问道。

“人？”海狸先生的语气听上去格外坚决，“阿斯兰当然不是人类。让我告诉你们吧，他是这片森林的统治者，同时，他也是陆上大帝之子。你们难道不知道百兽之王吗？阿斯兰是一头雄狮——狮子，百兽之王。”

“啊！”苏珊说，“我还以为他是一个人。他——他会伤害我们吗？一想到我们要去见一头狮子，我就有点紧张。”

“亲爱的，这很正常，”海狸太太接着说，“如果有谁能够在面对阿斯兰的时候双膝直立不发抖，那他不是一名超凡的勇士，就是一个傻瓜。”

“那就是说，他很可怕？”露西问道。

“可怕？”海狸先生说，“你难道没有听到我妻子刚才说的话

吗？他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他很善良，他是这里的国王。”

“我很渴望能够与他见面，”彼得说，“尽管当那一刻到来时，我依然会感到害怕。”

“你说得没错，亚当的儿子。”海狸先生接着彼得的话说。同时，他伸出爪子，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震得桌上的茶杯叮当作响。“你们将会去见他。有消息传来说，你们需要去见他，如果可以的话，你们明天将会在石桌那儿见到他。”

“石桌？那是哪里？”露西问。

“我会给你们带路，”海狸先生说，“它就在河边，离这儿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我会带你们去那儿见他！”

“但是，可怜的汤姆纳斯先生怎么办？”露西问道。

“目前，你能够帮助他的最快的办法就是找到阿斯兰，”海狸先生说，“一旦我们与他会合，我们就能开始采取行动。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你们，因为另一个古老的歌谣很早之前就告诉我们：

当亚当的至亲骨肉
登上凯尔帕拉维尔的宝座，
邪恶的时代就将一去不复返。

所以，既然他已经回来，而你们也已经出现，这就意味着所有的

一切很快就会有个了断。之前，我们也曾听到过阿斯兰回来的消息——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具体是什么时候，谁也说不清。但是，至今为止，还从未有人类踏上过这片土地。”

“海狸先生，有一点我不明白，”彼得问，“女巫难道不是人类吗？”

“她倒是很希望我们相信她是人类，”海狸先生说，“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会自称为女王。但是，她并不是夏娃的女儿。她是你们人类的父亲亚当的——”说到这儿，海狸先生向他们鞠了一躬——“第一任妻子莉莉丝的女儿。莉莉丝既是一个妖精，又是一个巨人，这就是女巫的真正血统。她的身体里根本就没有人类的血液。”

“怪不得她会如此冷血无情，亲爱的。”海狸太太说。

“说得没错，亲爱的，”他回答道，“人类也许还有好坏之分（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冒犯在座的各位）。但是，像她这种妖精根本就没有好坏之分。”

“我认识一些善良的小矮妖。”海狸太太说。

“既然你这么说，我只能说我也认识一些这样的妖精，”她的丈夫立刻回应道，“但是，这样的妖精实在是太少了，他们是最不像人类的一种生物。请你们记住我说的话，通常来说，当你们遇到要变成人但还不是人的生物，或是过去是人但现在已经不是，抑或是本应该成为人但没有成为人的生物的时候，你们务必要打起十二

分精神，随时保持警惕。这也是为何这么多年来，女巫一直都对纳尼亚实施高压统治，生怕这里出现人类的原因。多年来，她一直严密监视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就怕你们会出现。如果她知道你们四个人在这里，你们的处境就会变得更加危险。”

“为什么？”彼得问。

“这就要说到另一个预言了，”海狸先生说，“凯尔帕拉维尔——也就是位于这条河流入海口岸边的那座城堡——原本应该是这个国家的首都，在那里有四座国王宝座。在纳尼亚，流传着一个古老的说法，当两个亚当的儿子和两个夏娃的女儿坐上那四座宝座时，白女巫就将丧失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权，随之一起消失的还有她的生命，这就是她如此警惕，生怕你们四个出现的原因。一旦她知道你们的存在，她就会像捏死四只蚂蚁一样，轻而易举地杀死你们，决不会手下留情！”

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孩子们一直聚精会神地聆听海狸先生说话，丝毫没有留意身边的事情。当海狸先生说完这一句话之后，房间里陷入了沉寂，就在这时，露西突然说：

“埃德蒙去哪儿了？”

当她问完这个问题之后，众人一度保持沉默，但是很快，大家就开始互相询问，“最后看到他的那个人是谁？他消失了多长时间了？他是不是到房子外面去了？”然后，众人又一起跑到大门外，四处张望。雪下得很大，地上的积雪就像一张厚厚的白色毛毯，不

仅遮住了墨绿色的池塘冰面，也盖住了两侧的河岸，从位于大坝中央的房子望出去，除了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到。大家冲进大雪中，柔软的积雪顿时没过了他们的脚踝。众人在屋前屋后四处寻找埃德蒙，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埃德蒙！埃德蒙！"直到所有人的嗓子都喊哑了。然而，他们的声音似乎被静寂的大雪淹没了，周围始终静悄悄的一片，只有雪花无声无息地从天上飘落下来，甚至连一丝回音也听不到。

最终，大家放弃了寻找，回到了屋子里。"简直糟糕透顶！这太可怕了！"苏珊沮丧地说，"噢，我真希望我从没来过这里。"

"海狸先生，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彼得问道。

"怎么办？"海狸先生一边回答，一边开始穿他的雪地靴，"怎么办？我们必须马上出发，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我们最好分成四个搜寻小组，"彼得说，"然后从不同的方向分头去找。任何人找到他以后必须回到这里，然后——"

"搜寻小组，亚当的儿子？"海狸先生打断他的话，问道，"搜寻什么？"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找埃德蒙！"

"依我看，根本就没有寻找他的必要。"海狸先生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苏珊立刻问道，"他一定没走多远，我们会找到他的。你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寻找他的必要，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之所以说不用找他，”海狸先生回答，“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去哪儿了！”当他说完这句话后，其他三个人全都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他。“你们难道不明白吗？”海狸先生反问，“他去找她了，去白女巫那儿了。他背叛了我们大家。”

“哦，真的吗？”苏珊立刻反驳，“不，他不可能这样做。”

“不可能？”海狸先生轻轻地反问了一句，同时目光坚定地扫视了兄妹三人一眼，让他们把刚到嘴边的话又生生地咽了下去，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海狸先生说的是事实：埃德蒙的确已经背叛了大家。

“可是，他认识去宫殿的路吗？”彼得问。

“他之前来过这里吗？”海狸先生反问一句，“他是不是一个人来过这儿？”

“是的，”露西小声说，“我想他来过。”

“他跟你们说过他在这儿做了什么，或是遇到什么人了吗？”

“嗯，没有，他从没说过。”露西回答。

“那就没错了，”海狸先生说，“他一定见过白女巫，并且成了她的手下，白女巫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之前，我有一句话一直没有跟你们说（毕竟，他是你们的兄弟），但是就在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有种预感，觉得他靠不住。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很特别的表情，只有那些见过女巫本人，并且吃过她的食物的人才会有这种表情。如果你在纳尼亚生活一段时间，你就能通过他

们的眼神识别出这种表情。”

“不管怎样，”彼得略微有些哽咽，“我们还是得找到他。说到底，即便他做了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也是我们的兄弟。而且，他还是个孩子。”

“你们想去女巫的城堡找他？”海狸太太惊呼道，“到了现在，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无论你们是想自救，还是想救他，你们都必须要远离那个巫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露西问。

“这还用问吗？你们就是她想找的人（这个巫婆对凯尔帕拉维尔的四座宝座早已觊觎已久）。一旦你们走进她的城堡，她就算大功告成了，到那时，你们还没来得及说话，就会被她变成四座雕塑，成为她雕塑群中的一部分。可是，如果她只得到了他，她暂时还不会伤害他，因为她要用他来做诱饵，吸引你们前去找他，然后再把你们一网打尽！”

“噢，难道就没有人能帮助我们了吗？”听了她的话，露西伤心得简直快要哭了。

“只有阿斯兰能够救你们，”海狸先生说，“我们必须马上动身去见他。这也是眼下唯一的办法了。”

“亲爱的孩子们，眼下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海狸太太说，“现在，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埃德蒙到底是什么时候溜走的，这很重要。因为他会把他在这儿听到的一切都告诉女巫。譬如说，当我

们开始谈论阿斯兰的时候，他还在这儿吗？如果在那以前他就已经离开了的话，一切可能还会像我们预计的那样，进展顺利，因为女巫不知道阿斯兰已经来到了纳尼亚，也不知道我们会去见他，如此一来，她暂时还不会加强警戒。”

“我真的想不起来，当我们谈论阿斯兰的时候，他到底在不在这儿——”彼得刚开口说话，露西就打断了他。

“噢，他在，他当时一定还在这里，”她面带苦色地说道，“你们还记得吗，正是他向海狸先生打听女巫能不能将阿斯兰变成石头——还记得吗？”

“天啊，没错，他的确问了这个问题，”彼得说，“这很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

“那就糟了，”海狸先生说，“那接下来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当我告诉你们我们将在石桌与阿斯兰会面的时候，他还在不在？”

这一下，大家都陷入了沉默——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因为，如果他当时还在，”海狸先生继续说，“那么，女巫就会驾着她的雪橇赶往那里，抢先一步将我们拦截在前往石桌的路上，将我们一网打尽！事实上，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和阿斯兰的联系。”

“可是，一开始，她并不会这样做，”海狸太太说，“以我

对她的了解来看，一旦她从埃德蒙那儿获悉我们都在这儿，她一定会连夜出发来抓捕我们，如果埃德蒙是在大约半小时之前离开的这里，那么，再过20分钟，她就会赶到这里。”

“你说得太对了，亲爱的，”她的丈夫说，“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一刻也不能耽搁！”

第九章 女巫的家

说到这儿，你们一定很想知道埃德蒙到底去哪里了。他吃完了自己的食物，但是吃得并不开心，因为他一直都惦记着土耳其软糖——回味起那种魔法食物，他觉得自己吃下去的那些普通食物简直食之无味。他也听到了海狸先生和大家的聊天，同样，他一点也不喜欢聊天的内容，因为他一直觉得其他人根本不关心他，完全冷落了他。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后来，他听到海狸先生提到了阿斯兰的事情，并且听到了他们将会在石桌与这位国王会面。这时，他开始慢慢地向门口的帘子靠近，因为一听到阿斯兰的名字，他的心中就会油然而生一种神秘莫测的恐惧感，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萌生出一种神秘而兴奋的感觉。

就在海狸先生提到那首古老的歌谣“亚当的至亲骨肉”的时候，埃德蒙已经轻轻地拧动了门把手；当海狸先生告诉大家女巫并不是人类，而是一种融合了妖精和巨人血统的怪物时，埃德蒙已经成功地溜出了房间，轻轻地随手关上了大门。

即便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你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埃德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小孩，很想把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变成石头。事实上，他只想吃到更多的土耳其软糖，成为这里的王子（然后，再做这里的国王），顺便报复一下彼得，让他尝尝训斥他的后果。至于女巫会如何对待其他人，他只是不希望她对他们像对他一样好——他们当然不能和他平起平坐——但是，他相信，或者说他选择相信，她并不会对他们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因为，”他自言自语道，“那些说她不好的人全都是她的敌人，所以，他们说的话里面很可能有一半都是假的。话又说回来，她对我那么好，比其他人对我好多了。我倒是希望她是一名真正的女王。不管怎么说，她都比那个可怕的阿斯兰好多了！”至少，这就是他为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所编织的借口。然而，他也知道这个借口并不高明，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其实已经意识到白女巫既冷酷又凶残。

埃德蒙刚一走到屋外就发现，外面的雪很大，而且他还把自己的外套落在了海狸家。当然，他已经不能再回去取外套了。紧接着，他又发现，此时天色已经开始变暗。当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而冬天的白昼时间又很短，所以，此时此刻，天

色已晚，光线远不如之前那么明亮。之前，他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他必须充分利用它——借助黑暗隐蔽自己。于是，他竖起衣领，穿过大坝的顶部（幸亏下了雪，那上面已经不像来的时候那么滑了），沿着河岸向远方的山谷走去。

当他走到河流的那一头时，情况就变得有些不妙了。天色越来越暗，伴随着从天而降的鹅毛大雪，能见度已经不足三英尺。而且，树林中本来就没有道路可言，所以一路上，他不是滑到深深的雪堆里，就是滚到结了冰的水坑当中，或是被倒下的树干绊倒，要不就是一不小心从陡峭的河岸上滑下去，小腿磕在岩石上擦破了皮。没走多远，他就已经弄得浑身又湿又冷，而且还伤痕累累。寂静和孤单是非常可怕的。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他时不时地对自己说，“等我当上纳尼亚的国王，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一条像样的路”，我还真的以为他也许会放弃自己的计划，回去向大家道歉，和其他人和好如初。当然，他的这个办法还是起作用了，当国王的想法以及其他一些美好的希望给了他信心和力量，不断鼓励他继续前进。他甚至还开始在脑海里勾勒他想要的宫殿的样子，汽车的数量，以及他的私人电影院里会放什么电影，他还想好了铁路主干道将会穿越什么地方，他将会制定哪些法律来限定海狸的活动和河坝的修建。最后，经过仔细考虑，他终于想好了报复和管制彼得的计划。就在这时，雪突然停了，紧接着，一阵大风卷着刺骨的寒意频频向他袭来。大风吹散了天上的云彩，月亮出来了。银盘

似的满月悬挂在半空中，皎洁的月光洒在雪地上，白雪映衬着月光，将周围照得如同白昼一般，除了那些摇曳的阴影，一切看起来都好多了。

假如不是在他抵达河岸另一头的时候，月亮刚好出来，那么，他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这时，他已经到达了白天看到的那条小河的岸边（就是他们第一次到海狸家时，他看到的那条延伸出去的小河）。借着月光，他开始沿着小河的河岸向它的上游走去。然而，这条小河谷比他刚才走过的大河谷更加崎岖，岩石也更多，而且河岸两旁还长满了枝繁叶茂的灌木，致使他前进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险。一路上，他不断地遇到高高低低的树枝和树杈，只得弯下腰或侧过身从树丛中穿过，不过，他总是会碰到那些突出的枝丫，几番晃动之下，大团大团的积雪从树枝上震落下来，几乎全都落在了他的身上。不一会儿，他的后背就湿透了。每当这样的一幕重演的时候，他对彼得的恨意就会增加一分——就好像这一切全都是彼得的错一样。

不过最终，他终于走到了山谷口，踏上了一片略微平整而开阔的土地。站在那儿，他看到河对岸距离他不远的地方，在两座山峰之间，矗立着一座城堡。他想，那一定就是白女巫的家。这时，天空中的月亮似乎也变得更加明亮了。借着月光，他看到那几乎就是一座由无数小塔楼拼凑而成的城堡，每座塔楼都有长长的尖顶，看上去就像是一根根又尖又细的针。远远望去，那些塔楼就像是巫师

戴的尖角帽。在月光的照耀下，城堡在他前面的空地上透射出一大片又长又细的影子，看上去好生奇怪。此情此景不禁让埃德蒙感到有些害怕。

但是，现在害怕已经晚了，他已经回不去了。

他穿过结冰的河面，向那栋房子走去。四周死一般的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就连他的脚踩在积雪里也没发出半点声响。他继续向前走去，最终来到了城堡跟前。他绕着城堡走，拐了几个弯，绕过了数不清的塔楼，可是，他始终没有找到城堡的入口。绕了一大圈之后，埃德蒙最终在城堡的另一边找到了大门。那是一扇巨大的拱门，不过，铁门并没有上锁，反而大敞着。

埃德蒙蹑手蹑脚地走近拱门，探着脑袋向里面张望，眼前出现的情景立刻就把他吓了一大跳。在洁白的月光下，他看到拱门旁边趴着一只巨大的狮子，好像随时准备向他扑来。埃德蒙站在拱门的阴影里，既不敢往前走，也不敢后退。他就那么呆呆地站在原地，两条腿直打哆嗦，由于站得太久，他的牙齿也因为寒冷——而不是因为害怕——开始打战。我不知道他究竟在那里站了多久，但是在埃德蒙看来，他至少站了好几个小时。

最后，他终于意识到，由始至终，那只狮子一直蹲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是为什么呢？带着这一疑问，埃德蒙战战兢兢地向前迈了一小步——当然，他并没有走出拱门的阴影。从他现在的这个角度看过去，他发现那头狮子站立的位置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他

（“可是，万一他扭过头来呢？”他暗自想到）。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那头狮子其实正盯着另外的一样东西：一个小矮妖，他正背对着狮子，站在大约四英尺外的地方。“啊哈！”埃德蒙心想，“当狮子扑向小矮妖的时候，我就有机会逃走了。”但是，等了好久，那头狮子始终一动不动，就连小矮妖也没有移动半步。直到这时，埃德蒙才终于想起了其他人说过的那些话：白女巫会把人们变成石头。也许，这只是一头石狮子。就在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突然注意到狮子的背上和头上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雪花。当然，那一定是座雕塑！活生生的动物身上绝不会有积雪！这时，埃德蒙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向那头狮子走去。即便是现在，他也不太敢伸手去摸他，不过最终，他还是慢慢地伸出手，试探性地碰了一下他，然后立刻缩了回来。那是冰冷的石头。他竟然被一座狮子雕塑吓得不敢动弹！

直到这时，埃德蒙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地了，尽管外面的温度依然很低，但是如释重负的他突然感到一股暖流从心中涌出来，一直流到他的脚趾，与此同时，他的脑海里也突然蹦出一个让他欢欣雀跃的想法：“也许，这就是他们刚才说的无所不能的狮子阿斯兰？女巫已经抓住了他，并且把他变成了石头。如此一来，他们所说的一切就全都成了泡影！啊哈！谁还会怕已经变成石头的阿斯兰？”想到这儿，他不禁欣喜异常。

埃德蒙站在石狮子面前，心中不免有些沾沾自喜，紧接着，他

又做了一件既愚蠢又幼稚的事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截铅笔头，在狮子的上嘴唇处画了两撇山羊胡子，而后又在他的眼睛上画了一副眼镜。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得意扬扬地说："哈哈！又老又笨的阿斯兰！变成石头的滋味如何？你一直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是不是？"不过，尽管狮子的脸上被他戏谑地画上了山羊胡子和眼镜，但是，在月光的映射下，他那张威严的面孔看起来虽然有些悲哀，依旧不失百兽之王的尊严，而且还有些吓人。埃德蒙发觉戏弄一尊石像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快乐，于是，他转过身，开始向庭院中间走去。

走到庭院中央时，埃德蒙发现院子里竟然挤满了各种各样的雕像——看上去，它们就像是棋盘上的棋子，到处都是。这其中有半人半兽的怪物，也有狼、熊、狐狸和山猫之类的寻常动物——当然，他们全都已经变成了石像。他还看到了一些面容姣好，看上去很像女人但其实是树精的石头雕像。他还看到了高大的人马雕塑，背上长有翅膀的马的雕塑，以及长长的，看上去像软体动物的雕塑——埃德蒙认为那应该就是人们所说的龙。在明晃晃、冷冰冰的月光的映射下，所有的石像看上去都栩栩如生，而且完全静止不动，这一场景让穿梭其间的埃德蒙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在庭院正中央的位置，矗立着一座巨大的人形雕像，那座雕像异常高大，足足有一棵树那么高，那人还留着一大把乱蓬蓬的胡子，面相凶狠，右手还握着一根大棒。明知这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头巨人，埃德蒙

仍然不愿从他的身边走过。

就在这时，他看到一丝昏暗的光线从院子另一端的大门处透射出来。于是，他循着光线向那边走去。走近了，他看到有一截台阶可以通往上面的城堡。台阶上，城堡的大门和庭院的拱门一样，也是敞开着的。埃德蒙想也没想就抬腿向那扇大门走去。爬上台阶后，他看到大门的门槛处趴着一只体型硕大的狼。

“没关系，不用怕，”他对自己说，“那不过是头石狼，他不会伤害我。”说完，他便抬起腿，想跨过狼的身体，走进门里。就在这时，那头大狼突然站了起来，背上的鬃毛也一下子全都竖了起来，只见他张开那张血盆大口，低沉地咆哮道：

“是谁？谁在那里？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然后报上名来。”

“劳驾您帮我通传一声，先生，”埃德蒙吓得结结巴巴地说，“我名叫埃德蒙，就是之前女王陛下在树林里遇到的那个亚当的儿子。我——我是来给她报信的，我的兄弟姐妹现在就在纳尼亚——离这儿很近，他们就在海狸的家里。她说过她想见见他们。”

“我自会禀报女王陛下，”狼回答说，“但是在此期间，你最好在原地待着别动，不然，小心你的小命！”

埃德蒙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等待着里面传来答复。因为寒冷，他的手指关节冻得生疼，而他的一颗心也怦怦直跳，仿佛擂鼓一般。过了一会儿，那头大灰狼回来了——他就是女巫手下的秘密警察局局长毛戈林姆。他依旧趴在门槛处，对他说：“进来吧！

快进去！女王陛下的宠儿——不然，你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于是，埃德蒙战战兢兢地走上前来，迈步时他显得格外小心，生怕踩到大灰狼的爪子。

走进大门后，埃德蒙进入到了一个长长的光线昏暗的大厅里，大厅里耸立着许多柱子，而且，和外面的庭院一样，这里面也堆满了各种雕塑。一进门，他就看到门边矗立着一尊瘦小的羊人雕像，羊人脸上流露着异常悲哀的表情。看到他，埃德蒙忍不住开始琢磨，这是不是就是露西的那位朋友呢？偌大的大厅里只有一盏灯，所以光线极其昏暗，他想见的白女巫就坐在灯柱旁的宝座上。

“我来了，女王陛下。”埃德蒙一见到她就立刻跑上前去。

“你竟敢一个人来？”女巫用一种可怕的声音质问道，“我不是吩咐你把其他人一起带来吗？”

“请原谅，女王陛下，”埃德蒙说，“我已经尽力了。我把他们带到了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地方。现在，他们就在小河边坝上的海狸家里。”

听了他的话，女巫那张冷酷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无情的笑容。

“这就是你带来的全部消息？”她问道。

“不，女王陛下，我还有其他事情禀报。”埃德蒙说。接着，他一五一十地把自己在海狸家听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女巫。

“什么？阿斯兰？”女巫闻言大叫，“阿斯兰！你说的都是真的？如果让我知道你编假话骗我——”

“噢，请相信我，我只是把听到一切都如数转告您而已。”埃德蒙结结巴巴地说道。

然而，女王早已不再搭理他，只见她拍了拍手，埃德蒙之前见过的那个小矮人立刻从后面跑了出来。

“马上把雪橇准备好，”女巫命令道，“记住，用那些没有铃铛的马具。”

第十章 魔法开始解除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海狸先生的家中，说一说海狸夫妇和那三个孩子。就在海狸先生说“我们一刻也不能耽搁了”的时候，所有人都立刻开始穿衣服，准备出发，只有海狸太太丝毫没有动身的打算，只见她不慌不忙地掏出一个大口袋，将它平摊在桌子上，一边收拾一边说，“亲爱的，帮我把那块火腿递过来。这是一包茶，这里是一点糖，还有一些火柴。还有，请你们帮我把那边坛子里腌的食物拿过来。”

“你在做什么，海狸太太？”苏珊大声问道。

“你难道没看到吗，我在收拾行李，亲爱的孩子，”海狸太太冷静地说，“你们难道想饥肠辘辘地赶路吗？肯定不是，我说得对

不对？”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苏珊说，她已经开始扣扣子，“她随时都有可能会赶到这里。”

“我就是这么说的。”海狸先生大声说道。

“别着急，”他的妻子说，“你们仔细地想一想，她至少还要十五分钟才能赶到这里。”

“可是，我们现在难道不应该抓紧时间，尽快出发，争取赶在她之前赶到石桌吗？”彼得说。

“你别忘了，海狸太太，”苏珊接着说，“一旦她赶到这儿，发现我们已经不在了，她就会立刻全速追赶我们。”

“说得没错，”海狸太太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赶在她前面到达石桌，因为她坐雪橇，而我们是走路。”

“那——这样说来，我们岂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苏珊问。

“放轻松一点，孩子，希望还是有的，”海狸太太说，“不过，你们先帮我从那边的抽屉里拿六条干净的手帕，好吗？虽然我们赶不到她前面，但是我们可以隐藏起来，然后走一条她意想不到的小路，说不定，我们最后还是能够成功。”

“说得没错，亲爱的，”她的丈夫回应道，“但是，我们真的应该出发了。”

“你也应该镇定一些，不要大惊小怪，亲爱的，”海狸太太

说，“拿着，这不就好了吗？这里有五个包袱，最小的那个是给你的，我亲爱的孩子。”她对露西说。

“噢，请加快动作，我们赶紧动身吧。”露西哀求道。

最后，海狸太太在忙了一阵之后终于说：“好了，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可以出发了。”这时，海狸先生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帮她穿雪地靴。“我想，缝纫机太重了，我们带不了吧？”

“是的，”海狸先生说，“它实在是太重了，而且，你总不会在逃跑的路上还需要用缝纫机吧？”

“只要一想到那个巫婆会乱动我的缝纫机，我就受不了。”海狸太太说，“而且，她八成会把它砸烂，或是干脆把它偷走。”

“哦，求求你了，咱们赶紧出发吧！”三个孩子齐声哀求道。终于，他们一行人走到了房子外面，海狸先生锁好了门（“这应该能够拖延她一小会儿。”他说），然后，众人将各自的行李扛在肩膀上，出发了。

当他们开始赶路时，雪已经停了，月亮也出来了。他们排成一排快步向前走去，海狸先生走在最前面，后面依次是露西、彼得和苏珊，海狸太太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在海狸先生的带领下，他们穿过大坝，来到河的右岸，开始沿着河岸向下游走去。河岸旁树林里的小路非常崎岖，一点也不好走。山谷两侧的高山在月光的映照下，投射出许多狭长的阴影。“我们最好一直沿着山谷走，”海狸先生说，“她驾着雪橇，只能在山上走，根本下不来。”

假如此刻是坐在安逸的扶手椅里面，透过窗户往外看，山谷里的风景还是相当不错的。不过，哪怕事情已经演变到了这般田地，在赶路之初，露西也没有忘记欣赏这里的美景。然而，伴随着他们不断向前赶路，她感到肩膀上的那个口袋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而她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坚持到最后。这时，她不再像开始那样好奇地盯着月光下那片亮晶晶的河面，也不去看树顶上那大团大团的积雪，以及天上那轮宛若银盘的大月亮和数不清的星星，她的一双眼睛始终定格在走在前面的海狸先生的那两条小短腿上。她眼看着那两条小腿啪哒啪哒地在雪地里一路向前迈，看架势就好像它们永远都不会停下来似的。走着走着，月亮消失了，天空中又开始飘起鹅毛大雪。最后，露西终于支持不住了，她感觉眼皮发沉，双腿乏力，前进的步伐也变得越来越小，她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睡着了，就在这时，她恍惚间看到海狸先生突然向右一转，带着他们离开了河岸，向山上那茂密的灌木丛走去。这一幕让原本已经昏昏欲睡的她突然清醒过来，她睁大眼睛，定睛一看，结果发现一直走在她前面的海狸先生不见了！经过仔细辨认，她这才看到在灌木丛下面其实藏着一个非常隐蔽的洞口。由于灌木丛的遮盖，只有走到跟前你才能看到它。事实上，当她明白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海狸先生几乎已经完全钻进了那个小洞，只留下一截又短又平的尾巴在外面。

于是，露西二话不说，立刻弯下腰，紧跟在海狸先生身后，

爬进了那个小洞。紧接着，她就听到身后传来了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以及窸窸窣窣的摩擦声。不一会儿，他们五个人就全都钻进了地洞里。

“这是什么地方？”黑暗中传来了彼得的声音，听上去有气无力，显得疲惫至极（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所说的他的声音有气无力是什么意思）。

“这是海狸们在危急时刻的一个古老的避难所，”海狸先生说，“这是我们海狸家族的一个秘密。虽然这地方条件不怎么样，但是我们必须先睡一会儿。”

“要不是你们刚才那么着急忙慌地催我，弄得我手忙脚乱，我一定不会忘记带枕头过来。”海狸太太接着说。

和汤姆纳斯先生的山洞比起来，这儿可差远了，露西想。这里就是一个地洞，只不过，这个地洞还算干燥，而且还是泥土地。地洞非常小，所以当他们全都躺下以后，就完全被身上的皮毛大衣遮住了。长途跋涉之后，就这样躺在干燥的泥巴地上倒也挺暖和的。只不过，大家都觉得，要是这洞里的地再稍微平整一点就更好了。当所有人都躺下之后，海狸太太又从黑暗中递过来一个小小的长颈瓶，他们每个人都喝了一口瓶里的液体。刚一喝完，大家就立刻咳嗽起来——瓶子里的液体味道很呛人，喝完后嗓子眼儿火辣辣的，不过，下肚以后，一股暖意顿时涌上每个人的心头，大家很快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露西觉得她似乎只睡了几分钟（但实际上她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而且刚一醒来她就感到浑身冰冷，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僵硬无比，她想，要是能洗个热水澡就太好了。紧接着，她就感到有一撮胡须在她脸颊上撩来撩去，弄得她十分痒痒。随后，她看到一束冬日的阳光透过洞口照了进来，略微有些刺眼。在阳光的照耀下，她立刻清醒过来，而这时大家也全都醒了。事实上，大家全都一下子坐了起来，瞪大了眼睛，仔细倾听着从地面上传来的声音——对他们来说，那个声音并不陌生。昨晚赶路时，他们的心里就一直想着这种声音（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以为自己听到了它——当然，那都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这种声音就是铃铛的声音。

就在听到声音的那一刻，海狸先生立刻蹿出了地洞。看到这里，你们是不是也和露西一样，认为他这样做简直就是愚蠢透顶?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他知道自己能够悄悄地爬到地面上，在这片茂密的灌木丛的掩护下，外面的人根本就看不到他；更重要的是，他想弄清楚女巫的雪橇究竟往哪个方向去了。于是，其他人只得坐在地洞里，耐心地等待。他们等了大约五分钟，海狸先生还没有出现，而这时，他们听到了一些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声音。他们听到外面好像有人在说话。“噢，糟了，”露西想，“他一定是被发现了。女巫抓住了他！”

谁知，过了一会儿，他们竟然听到海狸先生在洞口召唤他们，让他们到地洞外面去。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没事了，”他大声呼唤道，“快出来吧，亲爱的，从地洞里面出来吧，亚当的儿子和女儿们。放心吧，安全啦！我们刚才听到的不是女巫的雪橇声。”海狸先生的话听上去显得有些语无伦次，但是海狸们一旦兴奋起来，就会变成这样——我是说，纳尼亚的海狸就是如此。在我们的世界里，海狸根本就不会说话。

于是，海狸太太和三个孩子就从地洞里钻了出来，刚一出来，刺眼的阳光就照得他们睁不开眼睛，只能拼命地眨眼。所有人的身上都沾满了泥土，头发也没来得及梳理，看上去清一色的蓬头垢面，睡眼惺忪。

“快来看啊！”海狸先生见到他们出来，立刻兴奋得冲着他们手舞足蹈地大叫，“快来看！白女巫的末日就要到了！看起来，她的魔法正在逐渐消退！”

他们一行四人费力地在陡峭的山坡上攀爬着，看到他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彼得不解地问：“海狸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难道没有告诉过你们吗，”海狸先生说，“正是因为女巫对这里施了魔法，我们才会一直生活在冬季，而且还过不上圣诞节，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看！往这边看！”

终于，他们爬到了山顶，看到了海狸先生让他们看的那一幕。

一架由驯鹿驾驶的雪橇正从远处往这边驶来，行进的途中，雪橇上的铃铛叮铃直响。不过，和白女巫的雪橇相比，这架雪橇体积更大，而且雪橇的颜色不是白色，而是棕色的。雪橇上坐着一个

人——那是一张所有人都熟悉的脸庞。坐在雪橇上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他身上穿着一件鲜红色的长袍（那件长袍的颜色和鲜艳的冬青果一样绚丽夺目），头上戴着一顶嵌有皮毛的风帽，他那把白色的大胡子就像一团泡沫一样垂在胸前。

所有人都认识他，他就是圣诞老人。虽然他此刻出现在纳尼亚，但是在我们的世界里——在衣橱大门另一侧的这个世界里——你也曾经看到过他的照片，听到过人们热切地谈论他。尽管如此，当这三个孩子站在纳尼亚的山坡上，亲眼看着他向自己驶来的时候，他们发觉他和自己想象中的似乎有些不同。眼前的他是如此高大，相貌是如此的和蔼可亲，以至于当他们看到他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呆住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更不知道该做点什么。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欣喜异常，但同时，孩子们的心中也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庄严而神圣的感觉。

“我终于回来了，”最终，他走到他们跟前，“她把我赶走了，这么多年一直不让我回来，但是我最终还是回来了。阿斯兰正在行动，女巫的法力已经开始减弱。”

露西感到自己因为太过欣喜而略微地颤抖起来。只有当一个人心境平和且内心充满肃穆的感情时，他才能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感受。

“好了，”圣诞老人说，“这是你们的礼物。海狸太太，你将会有一架更好的缝纫机。当我路过你家的时候，我会把它留在

你家。”

“请原谅，先生，”海狸先生说，同时他还鞠了一躬，“我们家的门上了锁。”

“对我而言，有没有上锁或插门栓都没有区别，”圣诞老人说，“至于你，海狸先生，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坝已经完工了，而且需要修补的地方也全都修好了，大坝上再也找不到一丝裂缝，除此以外，我还会给你的大坝配上一道新的闸门。”

他的话让海狸先生高兴得几乎合不拢嘴。

“彼得，亚当的儿子。”圣诞老人接着说。

“我在这儿，先生。”彼得立刻回应。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圣诞老人说，“它们不是玩具，而是武器。也许，你很快就会用到它们，好好地将它们带在身边。”说完，他递给彼得一块盾牌和一把宝剑。盾牌是银色的，盾牌中央刻着一只跳跃而起的红色雄狮，狮子身上的红色红得耀眼，几乎能和刚摘下来的熟透的红草莓相媲美。剑柄是金色的，除了宝剑之外，还有与之配套的剑鞘和剑带，而且宝剑的大小和重量都十分适合彼得使用。在接过这些礼物时，彼得神情严肃，一句话也没说，因为他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收到的最庄严郑重的礼物。

“苏珊，夏娃的女儿，”圣诞老人接着说，“这些是给你的。”只见他拿出一把弓和一个装满了弓箭的箭袋，以及一个小巧精致的象牙号角。“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你才能使用这些弓

箭，”他说，“因为我并不想让你去打仗。这些弓箭全都百发百中。另外，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无论你身在何方，只要号角一响，你就能获得帮助。”

最后，他转过身，对年龄最小的露西说：“露西，夏娃的女儿。”听了他的话，露西立刻走上前来。他掏出一个类似于玻璃瓶（但是，人们后来说那是一个用宝石雕刻而成的瓶子）的东西和一把匕首，递到她的手上。“这个瓶子里，”他解释道，“装的是一种治疗创伤的灵药，它是用一种长在太阳山上的火花的汁液提炼而成的。当你的朋友受伤时，你只要从瓶中倒出几滴液体，滴在伤口上，他们就能立刻痊愈。这把匕首是我送给你的防身之物，你可以用它来自卫，当然我也不希望你参加战斗。”

“为什么呢，先生？”露西问道，“我想——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想我应该有作战的勇气。”

“亲爱的孩子，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够勇敢，”圣诞老人说，“但是，一旦女人参战，这场战斗就会变得极其可怕而丑陋。现在——”说到这儿，圣诞老人一改之前严肃的口吻和神情——“这是我送给你们所有人的礼物！”只见他突然端出（我想，这应该是他从身后的那个大口袋里掏出来的，但是在场的所有人都没看清楚他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一个硕大的托盘，盘子上放着五套茶杯茶碟，一小钵方糖和一罐牛奶，以及一个正滋滋冒着热气的茶壶。他将托盘交给他们，接着，他一边大喊：“圣诞快乐！真正

的国王万岁！”一边挥舞着皮鞭，驾驶着雪橇继续向前赶路。所有人都站在那儿，一直目送着他离开，就像刚才目睹他到来一样。

这时，海狸太太说道：

“好了，别像个傻瓜一样站在那儿了！茶都要凉了。先生们，行动起来吧，帮我把这个盘子端下去，我们开始吃早饭。幸亏我还带了切面包的刀！”

于是，他们一行五人走下山坡，回到了地洞里。海狸太太切好了面包，然后又切了一些火腿片夹在里面，做成了三明治；之后，她又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所有人都吃得很开心。不过，他们吃饱喝足之后，没过多久，海狸先生就说：“是时候动身了。”

第十一章 阿斯兰在靠近

与此同时，埃德蒙则度过了他有生以来最失落的几个小时。当那个小矮人接到命令前去准备雪橇之后，他原以为女巫会变得和颜悦色，就像之前他在树林里遇到她时那样。谁知，小矮人离开后，她一句话也没说，最后还是埃德蒙鼓足勇气，开口说道："女王陛下，求求你，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土耳其软糖？你——你——说过……"结果，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对方打断了："闭嘴，你这个蠢货！"过了一会儿，她好像又改变主意了，只听她自言自语地说："我也不能饿着这个臭小子，万一他在半路上饿晕了，那就不好办了。"于是，她又拍了拍手，另一个小矮人从后面跑了出来。

"给他拿点吃的和喝的来。"她吩咐道。

小矮人转身向后面走去，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两只手里分别拿着盛了一点水的铁碗和装着一块干面包的铁盘子。他将铁碗和铁盘子搁到埃德蒙旁边的地上，脸上挤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说道：

“我们小王子的土耳其软糖来了。哈哈哈！”

“把它拿走，”埃德蒙没好气地说，“我才不吃干面包呢。”这时，坐在宝座上的女巫突然扭过头来，狠狠地瞪着他，她脸上那副骇人的表情把埃德蒙吓得连忙赔礼道歉，然后赶紧抓起地上的干面包啃起来，但是那块面包硬得像石头一样，根本就啃不动。

“在你有机会吃到别的东西之前，有这个给你吃就算不错了。”女巫说道。

正当埃德蒙费力地啃着干面包的时候，第一个小矮人回来了，报告说雪橇已经准备好了。白女巫闻言随即站了起来，同时命令埃德蒙和她一起走。他们走进庭院，雪又下了起来，但是她似乎并不以为意，还让埃德蒙坐在她身边。女巫又叫来了毛戈林姆，那只大灰狼立即跑了过来，像一条温顺的大狗一样，匍匐在雪橇边。

“你带上几头奔跑速度最快的狼，立刻赶往海狸家，”女巫吩咐道，“无论看到谁，都格杀勿论。如果他们已经跑了，那么，你们就全速赶往石桌，但是注意，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到了那儿之后，先找个地方躲起来，静静地等我。我会驾着雪橇一路向西走，从那里想办法过河。你们也可以赶在那些人到达石桌前将他们抓

住。一旦抓到他们，你知道该怎么做！”

“遵命，女王。”那只大灰狼咆哮了一声，然后就像离弦的箭一般，立刻向另一边跑去，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几分钟之后，他带着另一只狼回来了，他们一起赶到了位于大坝之上的海狸的家，在大门处拼命地闻，希望能嗅出一点海狸的气味。当然，当他们赶到那里时，海狸家早已空空如也。假如那天晚上天气一直很好，海狸夫妇和孩子们很有可能会遭遇不测，因为狼会一直跟踪他们的足迹——十之八九会赶在他们进洞以前就追上他们。然而，现在又开始下雪了，寒冷掩盖了大部分的气味，连他们留下的脚印也都被积雪盖住了。

与此同时，小矮人一扬鞭子，女巫和埃德蒙乘坐的雪橇立刻就跃出了拱门，向宫殿外的那片冰天雪地驶去。对于没穿外套的埃德蒙而言，这绝对是一段糟糕透顶的旅程。不到一刻钟，埃德蒙的身上和周围就已经落满了雪花。一开始，他还不断地掸雪花，但是很快，他就懒得动弹了，因为虽然他掸雪花的速度很快，但是他刚一掸完，新的雪花就又落了下来，加上他原本就又累又饿，所以只得绝望地放弃了。没过多久，融化的雪花就浸湿了他的衣服——寒风瑟瑟，浑身湿透的他冻得直发抖。哦，可怜的埃德蒙！看起来女巫似乎并不打算封他做国王了。此时此刻，回想起之前，他为了骗自己相信她是一个善良、和蔼的女王，对自己说过的那些话，以及他最后做出的决定——站到她这一边，埃德蒙不禁觉得自己简直愚蠢

至极。现在，他情愿放弃所有的一切，只要能让他回到其他人身边就行——哪怕是让彼得再骂他一顿都行。然而眼下，他唯一能够安慰的就是不断告诉自己：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他随时有可能从梦中醒过来。就这样，他们一直往前走，走了很久很久，似乎这真的变成了一场梦。

如果我这样一直写下去，恐怕再多的书页也写不完他们的这趟旅程。所以，我不妨略去这其中的过程，直接写后面发生的故事。他们就这样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雪停了，但是女巫仍然驾驶着雪橇继续赶路。树林里静悄悄的，除了嗖嗖的风声以及雪橇前进时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一点声响也没有。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女巫终于开口说话了："快看看这是什么？停车！"话音刚落，疾驰的雪橇就停了下来。

此时的埃德蒙最希望听到的就是关于早餐的话题。然而，女巫停下来却是为了其他的原因。距离雪橇不远的一棵树下，松鼠一家正和他们的朋友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快乐地吃饭聊天。他们分别是松鼠爸爸、松鼠妈妈和他们的孩子，以及两个森林小妖，一个小矮人和一只狐狸。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埃德蒙虽然看不清楚桌子上到底都摆了些什么，但是他已经闻到了从那边飘来的令人垂涎三尺的香味，看上去，他们好像还用冬青枝给桌子做了一些装饰，另外，虽然他也不确定，但是他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了类似于葡萄干布丁之类的美食就摆在桌子上。雪橇停下来时，狐狸站

了起来，看起来，他似乎是这一群人当中最年长的一位，他的右前爪还端着一个杯子，看情形好像正准备致祝酒辞。然而，当那群人看到停下来的雪橇以及坐在雪橇里的人的时候，他们脸上的笑容顿时就消失了。松鼠爸爸慢慢放下了已经举到嘴边的叉子，而另一名森林小妖则僵在那里，甚至忘记把放进嘴里的叉子抽出来，小松鼠们见状立刻被吓得簌簌发抖。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白女巫大声发问，但是没有人回答她。

“说话啊！你们这群该死的东西！”她接着说，“难道要让我的矮人用鞭子抽你们的舌头，你们才肯开口说话吗？你们竟然胆敢在这里大肆聚餐，忘乎所以？你们是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的？”

“请息怒，女王陛下，”狐狸开口说道，“这都是别人给我们的。请恕我冒昧，让我们为女王陛下的健康干杯——”

“这些东西到底是谁给你们的？”女巫打断他的话，恶狠狠地问道。

“是——是——是——圣——圣诞老人给的。”狐狸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什么？”女巫大吼一声，从雪橇上站起来，快步向那群已经吓傻了的森林居民走去。“他没有来过这儿！他绝不可能到这儿来！你们竟敢——不，告诉我，你们刚才是在撒谎，如果你们照做，我就会网开一面，宽恕你们。”

就在这时，一只小松鼠因为经不住她的恐吓，已经吓得昏了过去。

“他——他——他——来——过！”狐狸后面的松鼠爸爸磕磕巴巴地答道，因为他的手吓得直发抖，所以他手中的叉子不断地敲打桌面。埃德蒙看到女巫死死地咬住自己的下嘴唇，一滴鲜红的血从她的嘴角流了下来，在她那张苍白的面颊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随即，她慢慢地举起了手中的权杖。“噢，不，不要，请你别这样。”埃德蒙大叫道。但是就在他呼喊的同时，女巫挥了挥权杖，刹那间，刚才还欢歌笑语的一群人就全都变成了石像（其中有一尊石像的嘴里还嵌着一支石叉子），围坐在一张石桌旁，桌子上的所有物品也全都变成了石头，包括盘子和葡萄干布丁。

“至于你，”女巫踏上雪橇，用力地扇了埃德蒙一个耳光，“这就是你为那些奸细和叛国者求情的教训。出发！”在这个故事里，埃德蒙第一次为了别人——而不是自己——感到悲伤和难过。一想到那些石像将永远立在这里，经历风吹日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身上长满青苔，最后甚至连容貌也分辨不清，他就觉得这一切实在是太残忍了。

女巫乘坐着雪橇又继续向前赶路。在前进的过程中，埃德蒙很快就注意到，虽然此刻天上依然下着雪，但是和昨天晚上的大雪相比，现在的雪花湿度似乎更大了。同时，他也发觉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冷了。他向四周望去，结果发现周围已经变得雾蒙蒙的。事实

上，周围的雾气还在不断变厚，温度也越来越高。这时，疾驰的雪橇也渐渐慢了起来。起初，他还以为这是因为驯鹿跑了一夜，已经累了，但是很快他就注意到情况并非如此。他感到道路似乎变得崎岖了，雪橇逐渐颠簸起来，而且东摇西晃，就好像不断地撞到石头一样。无论小矮人如何用力地鞭打驯鹿，雪橇前进的速度就是快不起来，相反，它似乎还变得越来越慢。他们身边似乎还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但是由于雪橇的碰撞声及矮人怒骂驯鹿的声音实在太大，埃德蒙始终无法听清楚那些究竟是什么声音，直到最后雪橇被牢牢地卡住了，无法动弹时，他这才有机会仔细地倾听。没有了杂音的干扰，一时间，环境突然变得安静起来。埃德蒙竖起耳朵，仔细地聆听从周围传来的声音。那是一种奇特而悦耳的潺潺声，或者说咕咚咕咚的声音——当然，这种声音倒也不是那么奇怪，毕竟他之前也听过类似的声音——可是，他就是想不起来曾经在哪儿听到过这种声音！突然，一道亮光从他脑中闪过，他终于想起来了：这是流水的声音。虽然看不见，但是那个声音就在他们身边，他仿佛看到小溪潺潺流淌，溪水咕咚咕咚地冒泡，水花四溅时的美妙情景，他甚至听到了滚滚河水发出的激荡咆哮声（在远处）。埃德蒙突然意识到严冬已经结束了，春天即将到来，这时，他的心头忽然一颤（但是，他自己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滴答滴答的落水声从离他们不远的树林中传来——那是树枝上的积雪融化后发出的声音。他眼睁睁地看到一大团积雪从一棵树上滑落下来，露出

了树木的本色。自从他来到纳尼亚，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绿色——那是一棵深绿色的冷杉树。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多看几眼，女巫就说话了：

“别坐在那儿傻看了，蠢货！下来帮忙！”

埃德蒙别无选择，只得听话地从雪橇上跳下来。他一脚踩进积雪中——事实上，那些现在只能称之为泥浆了——开始帮助小矮人将陷进泥坑中的雪橇往外拖。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雪橇拉了上来，接着，他们乘着雪橇继续赶路。小矮人对驯鹿异常凶狠，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前进的速度依然慢得出奇。此时此刻，森林里的雪真的已经完全融化了，到处都显现出了大片大片的绿草地。除非你也和埃德蒙一样，在一片雪白的冰雪世界里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不然，你根本就无法体会到当他看到那大片的绿色时那种分外愉悦的心情。这时，雪橇又停了下来。

“女王陛下，这恐怕行不通，”矮人说，“我们的雪橇根本无法在已经融化的雪地里前进。”

“那我们就步行前进。”女巫说道。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也追不上他们，”小矮人低声抱怨道，“他们比我们先行一步。”

“你是我的顾问，还是奴隶？”女巫严厉地说，“按照我说的去做。把这个人的手反绑在身后，你牵着绳子的另一头。带上你的鞭子，解开马具，这些驯鹿会自己回家。”

小矮人只得照做，几分钟之后，埃德蒙的一双手就被绑到了身后，不得不在小矮人的敦促下快步向前走。泥泞的路面很滑，一路上，他不断地摔倒在地，身上沾满了泥巴和草根。每当他滑倒时，走在他身后的小矮人就会恶狠狠地咒骂他，有时候还会用鞭子抽他。女巫则跟在小矮人的身后，不断地催促道："快点！走快一点！"

与此同时，绿草地的面积也在不断扩大，而雪地的范围则越来越小。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树抖掉了积压在树枝上的白雪。没过多久，放眼望去，原来那个白茫茫的世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绿色的世界，到处都能看见深绿的冷杉、山毛榉和榆树，还有光秃秃的橡树蜿蜒伸出的黑色树枝。紧接着，乳白色的薄雾也慢慢变成了金色，转眼间，雾气开始消散，一束束灿烂的阳光透过枝叶射向森林的地面。透过交织在一起的树梢，可以看到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

没过多久，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他们拐过一个弯，来到一片白桦林中的空地时，埃德蒙惊喜地发现这里开满了一种黄色的小花——他认出那是白屈菜。此时，流水的声音也更响了。不一会儿，他们果然走到了一条小河边。河边生长着许多含苞怒放的鲜花。

"别多管闲事！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小矮人说道。当他看到埃德蒙回过头恋恋不舍地注视着那些花的时候，立刻恶狠狠地用力

拉了一把绳子。

可是，这当然不会阻止埃德蒙继续欣赏美景。仅仅五分钟之后，他就在一棵古老的参天大树下发现了十几朵娇艳动人的番红花——花朵的颜色五彩缤纷，金色的、紫色的，还有白色的。紧接着，他的耳边又传来了一阵比流水声更加悦耳的声音。原来，那是一只栖息在路旁树枝上的小鸟发出的清脆的啼叫声。很快，小鸟的叫声就得到了栖息在不远处的另一只鸟儿的回应。刹那间，所有的小鸟仿佛接到了信号一般，欢快地鸣叫起来。一时间，四面八方都传来了唧唧喳喳的鸟叫声。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欢乐的小鸟乐曲就响彻了整个树林。埃德蒙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是色彩斑斓的小鸟，他们或停落在树枝上，或在空中自由飞翔，或用鸟嘴梳理自己的羽毛。

“快点！走快一点！”女巫说道。

这时，森林里的雾气已经完全散开了。天空变得越来越蓝，一缕缕纱雾一般的白云不时从空中飘过。宽阔的林间空地上开满了淡黄色的樱草花。一阵微风吹过，摇曳的树枝洒下一片晶莹的露珠，落在埃德蒙一行三人的脸上。微风也送来一阵清凉、香甜的味道。眨眼间，所有的树木全都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落叶松和白桦树又重新披上了绿装，映衬得长在树下的金链花一片金光灿灿。一瞬间，山毛榉树也长出了娇嫩、透明的新叶。当他们从树下走过时，埃德蒙觉得就连阳光都变成了绿色。一只小蜜蜂在他们行走的小径上徘

徊着，不断地发出嗡鸣声。

“这不是雪融了，”小矮人突然停下脚步，“这是春天来了。我们该怎么办？你苦心营造的冬天已经被人毁了。这一定是阿斯兰干的。”

“如果你们中有谁胆敢再提这个名字，”白女巫说，“我就立刻杀了他！”

第十二章 彼得的第一战

就在白女巫和矮人交谈时，在几英里以外，海狸一家和那三个孩子也正在拼命地赶路。在几个小时之中，他们感到自己就好像做了一个美丽的梦。孩子们身上的厚外套不知何时已脱了下来，此刻，他们甚至已经对眼前的一切变化习以为常，不再像刚开始那样，像发现新大陆一般不断地大呼小叫：“看，那里有一只翠鸟！”“哦，你们看，多么美的风信子啊！”“这股香甜的味道是从哪里来的？”或是“听啊，那只画眉叫得真好听！”他们一言不发地向前走去，深深陶醉在这一系列神奇而美妙的变化之中。他们一行五人从阳光直射的平地走进阴凉、翠绿的灌木丛中，又从灌木丛中走到了宽敞且长满苔藓的林间空地上。在那里，高大的榆树蔓

延出无数茂密的枝叶，为他们编织出一片宜人的绿荫。紧接着，他们又走出林地，走进一大片已经开花了的醋栗丛中。没过多久，他们又来到了繁盛的山楂树林中，刚一走进这片树林，一股沁人的香味就扑鼻而来，令人陶醉。

和埃德蒙一样，他们无比惊讶地目睹了整个森林从一月到五月的转变过程——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虽然他们不能（像白女巫那样）确定这一切都是因为阿斯兰又回到了纳尼亚，但是他们很清楚，是女巫的魔咒让这座森林陷入了白色的隆冬，因此，当他们看到春天来临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这标志着女巫的法力正在减弱，她的末日就要到了！而且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没有积雪，女巫根本就无法驾驶她的雪橇。想到这一点之后，他们的步伐就渐渐慢了下来，同时也在行进过程中适量增加了休息的次数。走了这么久，他们全都累坏了，不过他们还能继续前进——只不过，前进的速度有所减慢。所有人的心里都很平静，他们此刻的心境，就好比那些在户外行走了一整天的人们，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到家了所萌生出的平和而期待的心情。因为走得太久，苏珊的脚后跟上磨出了一个小水泡。

他们早就离开了大河的河道，转而向右前行（从方向上来说，他们已经转到了偏南方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到达石桌。当然，即便石桌不是在这个方向，他们也同样不能再沿着河流继续前进了，因为融化的雪水汇入河中，很有可能会形成一股洪水——那将

会是一股来势汹汹、伴随着咆哮轰鸣的黄色洪水——到那时，他们行走的小路就会完全被洪水所吞噬。

这时，太阳西下，红色的霞光为森林里的万物都穿上了一件橘红色的外套，树木的影子也伴随着太阳的降落而被拉得更长了，而花朵的花瓣也开始慢慢收拢。

“已经不远了，”海狸先生说。他带着大家向山上走去。走过了一段长满了松软的青苔（对于已经跋涉了一整天的人来说，踩在那上面的感觉真的很舒服）的小路之后，他们来到了一片开阔地，放眼望去，这里除了高大的林木之外，地上几乎没有其他植物。在爬山之前，大家都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他们沿着山坡向上攀爬，所有人都累得气喘吁吁。正当露西在心里琢磨他们是不是该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登山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山顶之上了。

他们五个人站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空地上，从那里，他们可以俯瞰整座森林——除了正前方，他们目光所及之处全都是绵延不绝的森林。在远处的东方，似乎有什么闪闪发光的东西正在流动。“天哪！”彼得悄声对苏珊说，“那是大海！”山顶这块空地的正中央就是石桌的所在地。那是一块硕大的灰色石板，由四块竖直的石头支撑着，看起来就像一张大石桌。石桌看上去十分古朴，想必修建的年代已经久远。仔细观察之后，他们发现石桌上还刻满了各种奇怪的线条和符号——也许，那是一种不为人所知的语言和文

字。奇怪的是，当他们凝视着那些符号的时候，一种奇特的感觉油然而生。除了石桌，他们在这片空地上看到的第二件东西是位于空地另一侧的一顶大帐篷。那是一顶简单却不失精致的帐篷——尤其是当落日的余晖映照在亭子上的时候——杏黄缎子搭成的篷面，上面还系着深红色的绳索，还有象牙色的帐篷桩；帐篷顶上竖着一根旗杆，杆子上挂着一面旗帜，旗帜上绣着一只一跃而起的红色雄狮。从远处海面上吹来的海风轻轻地拂过他们的脸庞，同时也让帐篷上的旗帜迎风飘扬起来。正当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这顶帐篷的时候，他们的右边突然传来一阵乐声，在乐曲的吸引下，大家不由地向乐曲传来的方向转身，这才看见了他们赶来此地最想看到的一幕。

只见阿斯兰就站在不远处，被一群动物包围，他身边的动物全都自发地围成一个半圆形队列，站在他身边。那其中有怀中捧着弦乐器的树精和水精（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通常会把她们称为森林女神和水泽仙女），正是她们演奏的乐曲吸引了他们的注意。队伍中还有四匹身材魁梧的人马。他们身体中马的那一部分与英国农场中饲养的骏马完全一样，而他们肩膀以上的部位看上去则是一位面容坚毅而俊美的巨人。除了人马，队伍中还有一头独角兽、一个人头牛身的怪物、一只鹈鹕、一只老鹰以及一条大狗。阿斯兰的两侧各站着一只美洲豹，一只豹子捧着阿斯兰的皇冠，另一只则举着军旗。

见到阿斯兰之后，海狸一家和那三个孩子突然变得有些不知所措，完全不知该说些什么。那些从没到过纳尼亚的人很可能会想，如果阿斯兰是一个好人，他怎么可能会让人觉得害怕呢？在来这儿之前，那三个孩子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当他们亲眼见到阿斯兰，他们立刻就打消了这一念头。因为当他们试图想看清楚阿斯兰的容貌时，只要一看到从他那双金色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庄严而忠诚的眼神，一种畏惧之情就会油然而生，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根本就不敢正视这位森林之王。

“走吧。”海狸先生小声说道。

“哦，不。”虽然和对方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彼得已经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小声说道，“你走前面。”

“那可不行，亚当的儿子应该走在动物前面。”海狸先生随即答道。

“苏珊，”彼得只得转头，试探性地对妹妹说，“要不你走第一个？女士优先嘛。”

“哦，不，你是老大，你应该走在最前面。”苏珊立刻回应道。就这样，他们几个人推来推去，谁也不想走在第一个，结果，现场的环境也随之变得尴尬起来。最后，彼得意识到自己必须挑起大梁，于是，他抽出宝剑，高高举起，转过头飞快地对众人说道：“来吧，振作起来，我们走！”说完，他就大踏步地走到狮子面前，说道：

“我们来了，阿斯兰。”

“欢迎你，彼得，亚当的儿子，”阿斯兰说，“欢迎你，苏珊和露西，夏娃的女儿。欢迎你们，海狸先生和海狸夫人。”

他的声音低沉而浑厚，刚一开口，他那沉稳的嗓音和话语立刻就打消了众人心中的恐慌和不安。一瞬间，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到快乐和平静开始在心中荡漾开来。受到这一情绪的感染，大家都觉得，即便站在这里一言不发，也没有什么好尴尬的。

“可是，你们好像少了一个人，还有一个男孩去哪儿了？”阿斯兰问道。

“他已经背叛了他们，投靠了白女巫，尊敬的阿斯兰。”海狸先生回答说。听了他的话，彼得觉得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我想，这其中也有我的原因，阿斯兰。我对他发了火——我想，正是因为我骂了他，所以他才会站错队伍。”

听了他的话，阿斯兰既没有安慰彼得，也没有责备他，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静静地站在那里，用他那双金色的大眼睛打量着他们三人。如此一来，他们三个也觉得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了。

“求求你，阿斯兰，”最后，露西开口说，“我们难道就不能做点什么，把埃德蒙救出来吗？”

“我们会把他救出来，”阿斯兰说，“但是，那可能会比你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说完，他又陷入了沉默之中。露西一直注视着阿斯兰的脸，从他的脸上，她似乎看到了一种忠诚、坚毅而宁静

的表情，可是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那一瞬间，露西突然觉得阿斯兰似乎流露出了悲伤的表情，但是很快，这种表情就消失了。只见他摇了摇金色的鬃毛，拍了拍前爪（露西见状，立刻心想，要不是我知道他是一个善良和蔼的人，我一定会觉得那双大爪子真是太可怕了），然后说道：

“好了，大家开始准备晚宴吧。女士们，请把这两位夏娃的女儿带到帐篷里去，好好照顾她们。”

两个女孩离开后，阿斯兰将他的一只爪子——他的这一动作虽然轻柔，但十分有力——搭在彼得的肩膀上，说：“跟我来，亚当的儿子，我带你去看你将来成为国王后生活的那座城堡。”

此时的彼得依然手握宝剑，他跟在狮子身后，一直走到山顶最东边的岩石边。放眼望去，前方的景色简直美不胜收。夕阳在他们身后徐徐落下，他们前方的国土也笼罩在一片绚烂的暮霭中——茂密的树林、挺拔的山峰、狭长的山谷，还有像银蛇一样蜿蜒流淌的河流，以及河流下游被河水冲刷出来的低地。当他们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大约几英里之外——浩瀚的大海顿时映入他们的眼帘，海的尽头处则是一线灰蓝色的天空，以及天空中被霞光染成玫瑰色的浮云。不过，就在纳尼亚王国靠近大海的地方——也就是那条大河的入海口——山坡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原来，那是一座城堡，城堡正对着彼得这一面的窗户玻璃反射阳光，使整座城堡看上去金光闪闪。不过，在彼得看来，远

方的那座城堡就像是海滩上的一颗硕大的星星。

“那个，我的小男子汉，”阿斯兰说道，“就是拥有四座宝座的凯尔帕拉维尔，最终，你将会以国王的身份坐上其中的一个宝座。因为你是四个人中的老大，而且注定会成为身份和地位都高于其他人的至尊国王，所以我才带你到这儿来见它。”

听了他的话，彼得什么也没说，他们俩就那么默默地站在那儿。就在这时，一个奇怪的声音突然打破了沉默。那声音听起来很像军号，但又比军号声更加圆润浑厚。

“那是你妹妹的号角声。”阿斯兰告诉彼得，这一次，他的声音是如此低沉，以至于彼得甚至觉得自己只听到了一阵呜噜声。当然，对于一头狮子而言，这样的想法应该还不至于会冒犯到他。

一开始，彼得并没有明白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看到所有的动物突然围了上来，阿斯兰抬起爪子，示意他们安静：“退后！给王子一个立功的机会吧！”直到这时，彼得才恍然大悟。他转过身，飞快地向亭子那边跑去。在那儿，他看到了一幕极其可怕的场景。

受了惊的树精和水精纷纷四散开来。露西拼尽全身力气，撒开腿，以最快的速度向他这边跑来，一张小脸吓得煞白。随后，他就看到苏珊飞快地向一棵大树冲去，然后纵身一跃，伸手抓住了一根大树枝，奋力向树上爬，而一头身形硕大的灰色野兽则跟在她后面穷追不舍。刚开始，彼得还以为那是一头熊，随后，当他定睛细看

时，才发现那头野兽外形很像阿尔萨斯狗，但是，他的体型要比狗大得多。最后，他意识到那是一只狼！此时，那只狼已经用后腿支撑起身体，将两只前爪扑在了树干上，张着血盆大口，恶狠狠地撕咬树皮，同时不断地发出一阵阵阴森森的嚎叫声。他背上的鬃毛已经全都竖了起来。苏珊费力地抓住最靠近地面的一根大树枝，将身体向上缩，她已经无法再向上攀爬，而她的一条腿还吊在树枝下，距离那只乱咬乱叫的大灰狼只有一两英寸远。目睹这一幕的彼得不禁暗自着急，心想妹妹为什么不再爬得高一点，至少也应该找一根更粗的树枝，抓得更牢一些呀！很快，他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苏珊已经吓得魂飞魄散，马上就要晕了，而一旦她晕过去，毫无疑问，她就会从树上摔下来。

此时此刻的彼得其实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勇敢，事实上，他甚至因为害怕而感到有些恶心。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他冲上前去解救妹妹。只见他一个健步冲向那只硕大的野兽，举起宝剑，瞅准他身体的一侧，用力地刺过去。可惜，他的这一剑并没有刺中对方。那只大灰狼见状，立刻如闪电一般飞快地转过身来，死死地盯着彼得，目露凶光。彼得的突然袭击令他刚才的追捕功败垂成，愤恨不已的他张开大嘴，发疯似的狂嚎不已。假如不是想借此来宣泄心中的怒气，他一定会立刻扑向彼得，咬断他的喉咙，而这恰好为彼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进攻机会——这一切都来得太快，彼得根本就来不及细想——他弓着背，弯下腰，瞄准那只野兽两条前腿之间

的位置，然后用尽全身力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手中的宝剑飞快地向他刺去，一剑刺穿了他的心脏。接下来的场景开始变得混乱不堪，简直就像噩梦中的情景。他紧握剑柄，用力地向上一扬，结果那只不知是死是活的大灰狼就借着这股力量被抛到了空中，最终，他的一口利牙重重地磕在了他的额头上。刹那间，彼得的全身都沾满了狼血，红彤彤的一片。过了一会儿，他发现那只大灰狼已经死了。于是，他从狼的尸体里拔出宝剑，挺直腰杆，抬起胳膊，擦了擦脸上的汗珠。这时，一股倦意随之袭来，他觉得自己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苏珊才慢慢从树上爬下来。她走到彼得身边，两人看上去都摇摇欲坠。这对兄妹立刻相拥在了一起，哭泣着亲吻对方。在纳尼亚，这样的行为并不会招来任何非议。

“快！快跟上他！”这时，他们的耳边突然传来阿斯兰的声音，“人马！雄鹰！我看见灌木丛中还有一只狼。就在那儿，在你们的后面！他想逃跑！跟上他，他一定会去向他的女主人报信。跟着他，你们就能找到女巫，救出另一个亚当的儿子的机会到了。”话音刚落，他们身边就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马蹄声和振翅高飞的声音，几十只动物随即消失在暮色中。

刚刚经过激战的彼得此时仍然气喘吁吁，他一转身就看见了站在他身后的阿斯兰。

“你忘了把剑擦干净。”阿斯兰说。

的确，当彼得看到宝剑上所沾染的狼毛和血污时，他登时涨红了脸。他弯下腰，用青草将剑身上的血污擦干净，然后又在自己的衣服上把剑擦干。

“把剑递给我，然后请跪下，亚当的儿子。”阿斯兰说。彼得顺从地跪在地上，阿斯兰举起宝剑，用剑的平面在他的身上拍了一下，接着说道，“起来吧，屠狼勇士彼得阁下。请你记住，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永远都不要忘记擦干净你的剑。”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埃德蒙那边的情形究竟如何。当他被迫走下雪橇，反绑着手步行前进之后，他又走了很长一段路，他到底走了多远，谁也不知道。最后，在一个长满了冷杉和紫杉的峡谷里，女巫终于停下了脚步。埃德蒙立刻扑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此时他已经累得不成人形了，他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愿想，丝毫不去理会女巫一伙接下来想干什么。筋疲力尽的他甚至都已经忘了饥饿和口渴。在离他不远处，女巫和小矮人正在低声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不行，”小矮人说，“女王陛下，现在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现在一定已经赶到了石桌。”

“也许，那两只狼能够跟着我们的气味找到我们，给我们带来一些消息。”女巫说道。

“即便有消息也不会是好消息。”小矮人回答说。

“凯尔帕拉维尔有四座宝座，”白女巫说，“他们只有三个

人，怎么可能成功呢？预言里说了，必须得四个人。”

“既然这小子在我们手上，料他也不敢怎样。”小矮人说。哪怕是到了现在，他也仍然不敢在女主人面前提到“阿斯兰”这三个字。“也许，他并不会在这里待太长时间。等他一离开，我们就能抓住那剩下的三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最好还是留着这个臭小子，”小矮人接着说（说着，他踢了一脚躺在地上的埃德蒙），“用他作为我们谈判的筹码。”

第十三章 古老时代的魔法法则

“那好，就留着他的小命。”白女巫不屑一顾地说。

“还有，”小矮人说，“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采取行动。”

“我更愿意去石桌，在那儿动手，”女巫说，“那里最合适。过去，这种事情都是在那里解决的。”

“要让石桌派上原来的用场，可能还需要等上一段时间。”小矮人说。

“没错，”白女巫得意地说，“到那时，我可绝不会心慈手软。”

就在这时，一只大灰狼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我看到他们了。他们都已经赶到石桌那儿了，和他在一起。

他们还杀死了我们的长官毛戈林姆。我躲在旁边的树丛里，亲眼看到一名亚当的儿子杀死了他。快逃吧！我们赶紧逃命吧！”

“不！”女巫说，“没必要逃跑。快，把我们的人全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尽快赶到这儿来。叫上巨人、狼人和站在我们这边的树精，还有，别忘了食尸鬼、食人魔、牛头怪、冷面怪、母夜叉、幽灵，以及伞菌族人。我们会和他们决一死战。想让我投降？不可能！我不是还有魔杖吗？即使他们真的杀来了，我也可以把他们统统都变成石头！快走吧，趁着这段时间，我还要处理一点小事。”

那只大灰狼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飞也似的跑掉了。

“现在，”女巫接着说，“我们这里没有桌子，就把他绑在大树上好了。”

这时，埃德蒙发现自己突然被人用力地从地上拽了起来。紧接着，那个小矮人就把他结结实实地捆在了一棵大树的树干上。他看到女巫脱掉了外面的斗篷，露出了两只白得吓人的胳膊。在黑暗的山谷里，埃德蒙几乎什么也看不到，除了这两只白得可怕的胳膊，而这也让那两只白胳膊显得更加可怕。

“把我们的祭品准备好。”女巫说。听了她的话，矮人立刻揭开埃德蒙的衣领，将领子塞进衣服里，然后，他又揪住埃德蒙的头发，把他的头向后拉，让他的下巴翘起来，露出脖子。当他做完这一切之后，埃德蒙忽然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嚯！嚯！嚯！他觉得这声音既熟悉又陌生，但是一时间，他怎么也想不出这到底是

什么声音。终于，他意识到这正是磨刀的声音。

想到这儿，他不禁吓得浑身哆嗦。就在这时，四面八方突然传来一阵惊雷般的喧嚣声——这里面有动物发出的嘶叫声，有踢踏踢踏的蹄声，还有扇动翅膀发出的风声。很快，他看到眼前一片尘土飞扬，而他也渐渐失去了意识。迷糊中，他感到有人给他松了绑，把他从树上扶了下来，接着，有一只强壮的臂膀把他抱了起来，紧接着，他就听到有人在他的耳边轻轻说道：

“慢慢地躺下来，平躺着——给他拿点酒来——喝下去——好了——你很快就没事了。”

随后，他的耳边响起了一阵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听起来，他们并不是在和他说话，而是在互相交谈。有人问：“逮到女巫了吗？”这时，一个声音回答道：“我以为你抓到她了。”“我把刀从她手上夺下来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当时正在追矮人——你是说她逃跑了？”另一个声音立刻回应道。“我怎么可能面面俱到呢？什么？噢，是的，我也很难过，那只是一截有年头的老树桩！”就在这时，埃德蒙终于彻底晕了过去，不省人事。

于是，人马、独角兽和小鹿，还有鸟儿们（当然，他们就是上一章中阿斯兰派出的救兵）就带着昏迷的埃德蒙离开山谷，回到了石桌。如果他们没有走，那么，山谷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一定会让众人惊讶万分。

当大队人马离开后，山谷里又恢复了宁静，月亮悬挂在半空

中，静静地照耀着这片山谷。如果你在那儿，借着白色的月光，你就会看到，在一片月光之下，山谷中的一片空地上有一截老树桩和一块中等大小的岩石。细心观察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这截树桩和这块岩石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对劲。如果你观察得再细致一些，你就会发现那个树桩看上去很像是一个蹲在地上的又矮又胖的男人。不一会儿，那个树桩居然活了！只见矮树桩慢慢地走向旁边的岩石，而那块岩石竟然开口说话了！事实上，树桩和岩石就是小矮人和女巫。这也是女巫的法术之一，借助这个法术，她可以把任何事物都变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在阿斯兰的军队冲上来，从她手中夺下匕首的那一刻，她想到了这个金蝉脱壳之计。当然，她的手里依然还握着那根可怕的魔杖。

当晚，其他三个孩子在帐篷里，枕着软绵绵的枕头，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他们一醒来就立刻听说——海狸太太告诉他们的——前一天的夜里，动物们已经把埃德蒙从女巫的手里救了回来，现在他正和阿斯兰在一起。于是，他们立刻飞快地吃完早饭，冲出了帐篷。刚一出来，他们就看到阿斯兰带着埃德蒙避开了其他人，正在挂满露珠的草地上散步。在这里，你根本就无须知道阿斯兰到底对埃德蒙说了些什么（也没有人听到他们俩的这次谈话），但是这次谈话成为了埃德蒙一生中最重要也最难忘的一次对话。当他们三人走上前去的时候，阿斯兰转过身，将埃德蒙带到了他们身边。

“这是你们的兄弟，”阿斯兰说，“至于过去发生的一切，大家就不要再提了。”

埃德蒙和他们三人一一握手，并且诚恳地依次对他们说：“对不起。”然后，他们逐一地轻声回答：“没关系。”接着，所有人都想说点什么来表明他们大家想跟他和好如初的意愿，比如说，一些寻常而自然的话语。但是，一时间，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就在这时，美洲豹走了过来，对阿斯兰说：

“陛下，敌人派来了一名信使，要求见你。”

“把他带上来。”阿斯兰说道。

于是，豹子转身离开了，当他再次出现时，他的身后多了一个人——女巫身边的小矮人。

“大地的儿子，你带来了什么信息？”阿斯兰问道。

“纳尼亚女王兼孤独群岛岛主要求与您进行会谈，商议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但是她要求您确保谈判期间她的人身安全。”

“纳尼亚女王？呸！”海狸先生立刻说道，“她的脸皮可真厚——”

“安静，海狸，”阿斯兰说，“善恶之名，最终都会有个分晓。现在，我们大可以不去和他们争论究竟孰善孰恶。所有的一切最后都将水落石出。告诉你的主人，大地的儿子，我答应会谈，并且能够保证她在会谈期间绝对安全，条件是她必须把魔杖留在大橡树那儿。”

小矮人表示同意，随后，两只美洲豹跟在矮人身后一起离开了石桌，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对方信守承诺。“可是，如果她把两只豹子全都变成石头，怎么办？”露西小声对彼得说。我想，那两只花豹一定也想到了这一点，因为当他们离开时，他们背上的汗毛全都立了起来，就连尾巴都变得硬梆梆的，竖在身后——就像猫咪遇到了陌生的狗一样，神态十分紧张。

“没事，”彼得小声说，“如果她会那样做，他就不会派他们去执行这项任务。”

几分钟之后，女巫出现在了山顶之上，她径直走到阿斯兰面前。一看到她那张惨白的面庞，其他三个从未见过她的孩子立刻感到后背发凉。这时，在场的所有动物不约而同地发出了阵阵低沉的咆哮声。尽管此时艳阳高照，但是伴随着女巫的出现，所有人都感到了一丝刺骨的寒意。现场的气氛也突然变得有些紧张起来，除了阿斯兰和女巫看起来镇定自若，其他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当大家看到他们的那两张脸——金色的面庞和白得像死人一样的脸——同时出现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很奇怪。相比之下，女巫胆敢直视阿斯兰的双眼，这反倒显得不那么奇怪了——海狸太太细心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阿斯兰，你的军队中有一名叛徒。”女巫说。当然，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她说的是埃德蒙。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并且和阿斯兰认真地谈过之后，埃德蒙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一心只想着

自己的自私的孩子了。他注视着阿斯兰，丝毫不在乎女巫说了些什么。

“这个嘛，”阿斯兰回答说，“他背叛的那个人并不是你。”

“你难道忘记了古老的魔法法则？”女巫问道。

“你大可以当作我们已经忘了它，”阿斯兰庄严地回答说，“说一说这个古老的法则吧。”

“说一说这个古老的法则？”女巫立刻说道，她的音调也突然抬高了八度。“让我告诉你们旁边那个石桌上刻着的古老法则？你难道不知道在那座用神秘之山上的燧石制成的石桌上镌刻的那些字母代表着什么吗？你不会不知道陆上大帝手中的宝杖上刻着什么吧？不管怎样，你至少应该知道这位皇帝在纳尼亚诞生之初为这里制定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魔法法则吧？你知道，根据这一法则，每个叛徒都归我所有，是我的合法祭品。我有权杀死任何一个叛徒。”

“噢，”听到这里，海狸先生忍不住说道，“你就是凭这个自称为女王的吗？就因为你是皇帝手下的一名刽子手？我总算是明白了。”

“安静，海狸。”阿斯兰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既然如此，”女巫继续说道，“那个人就应该归我，他的生命属于我，他的血液是我的合法财产。”

“你有本事就过来拿呀！”一只长着人头的公牛毫不示弱地怒吼道。

“傻瓜，”女巫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屑的冷笑，轻轻说，“你真的以为你们的主人能够剥夺我的这项权利吗？他比我更清楚这一魔法法则。除非我得到叛徒的鲜血，不然，整个纳尼亚就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于这一点，他相当清楚。”

“你说得不错，”阿斯兰说，“我并没有否认这一点。”

“噢，阿斯兰！”苏珊凑到他耳边，小声说，“我们难道就——我的意思是，你不会把埃德蒙交给她的，对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做点什么来对抗这个什么古老法则吗？你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违背皇帝陛下制定的魔法法则？”阿斯兰侧过头，同时做了一个类似于皱眉的表情。在此之前，还从没有人对他提过这样的建议。

埃德蒙此时就站在阿斯兰的另一侧，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阿斯兰的脸。听了女巫的那些话，他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他问自己：我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呢？但是，过了一会儿，他觉得大家应该并不想让他做任何事情，除了等待。现在，他需要做的就是执行阿斯兰的决定。

“你们都退后，所有的人都退后，”阿斯兰说，“我要和女巫单独谈一谈。”

所有人都遵从了他的指令。大家都觉得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狮子和女王单独谈判时——极其难熬，大家一边等待，一边思考阿斯兰究竟会如何解决此事。露西刚刚开口说了一句“噢，埃德蒙”

就立刻呜呜大哭起来。彼得什么也没说，只是背对着大家，凝视着远方的大海。海狸太太和海狸先生则将双臂抱在胸前，低着头冥思苦想。人马则有些不耐烦地在旁边蹬蹄。但是最后，大家全都陷入了沉默。于是，周围的环境安静得有些吓人，就连黄蜂飞过时发出的嗡鸣声和山下林子里小鸟扑腾翅膀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甚至就连微风吹过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听起来都显得那么清晰。阿斯兰和白女巫的会谈仍然在继续。

最后，他们终于再次听到了阿斯兰的声音："你们可以回来了，"他说，"我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她已经同意放弃杀死你们兄弟的权利了。"话音刚落，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顿时传遍了整个山头。在阿斯兰宣布这一消息前，所有人都屏声敛气，不敢发出半点声音，当他们听到这一天大的好消息之后，所有人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女巫转过身，准备离去，在离开之前，她回过头，脸上带着一丝冷酷的笑容问道：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信守承诺？"

"啊——呜！"阿斯兰立刻从宝座上站了起来，同时发出一声巨大的怒吼。只见他的嘴巴越张越大，咆哮声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响亮。女巫目瞪口呆地注视了他一阵，然后就拉起裙子，悻悻地离开了。

第十四章 女巫的胜利

女巫刚一离开，阿斯兰就说道：“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这里将会有别的用途。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贝鲁纳浅滩那儿安营扎寨。”

在场的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究竟如何与女巫达成了协议，但是，此时此刻，阿斯兰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异常严肃，而且所有人的耳边依然回荡着他刚才那声骇人的怒吼，所以，没有人敢上前提问，大家全都选择保持沉默。

大家在山顶吃了一顿露天的午饭（因为此刻的阳光已经变得很强，青草上的露珠也全都已经蒸发掉了），随后，所有人就开始忙着拆帐篷和整理行李。不到下午两点，大家就已经启程前往位于此

处东北方向的贝鲁纳浅滩。这是一段相对轻松的路途，因为那里距离山顶并不远。

他们刚一启程，阿斯兰就开始向彼得讲解各种战略战术。“当她解决完这里的事情之后，”他说，“女巫和她的人马立刻就会撤回到她的城堡，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也许，你可以赶在他们退回城堡之前阻击他们，但也许你根本就来不及这样做。”接着，他又为彼得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作战建议：其一是在树林里迎战女巫和她的部队，其二则是率领众人围攻她的城堡。在为他讲解这些战略战术的过程中，阿斯兰不断地叮嘱彼得在哪个阶段应该怎样做，譬如说，他会不厌其烦地告诉彼得，“你必须把人马安排在进攻队伍中的这个位置，”或是，“你必须事先派侦察兵到前线弄清楚女巫到底有没有做这样和那样的部署。”最后，彼得忍不住问道：

“可是，到时候你不也在吗，阿斯兰？”

“我不能保证到时候我一定会在。”阿斯兰回答说。接着，他就继续向彼得讲解作战的要领。

当这段旅途即将抵达终点的时候，苏珊和露西一直注视着阿斯兰。这时，阿斯兰的话已经变得很少，在她们看来，他的脸上似乎还流露出了一丝悲哀的表情。

当大部队抵达贝鲁纳浅滩的时候，太阳还没有下山。贝鲁纳浅滩位于一处河谷之中，大河蜿蜒流到这里之后，随着河床加宽，河水开始变浅，流淌的速度也随之慢了下来，形成了一块便于栖息

的平坦地带。阿斯兰命令众人在河岸的这一边扎营。这时，彼得开口了：

“为何不在浅滩的那一边扎营呢？万一女巫晚上来偷袭我们的话，在那边扎营岂不是更安全一些？”

阿斯兰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当他意识到彼得正在发问时，他随即抬起头，晃了晃他那头金色的鬃毛，说：“啊？你说什么？”于是，彼得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不，”听了他的话，阿斯兰缓缓地说，“不会的。她今晚不会来偷袭我们。”说到这儿，他忽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过很快，他就又补充道：“但是，你能够想到这一点，很好。作为一名士兵，你应该如此。只不过，现在真的没有那个必要。”于是，大家就开始齐心协力地扎营支帐篷。

那天晚上，阿斯兰神态中流露出来的那丝隐隐的哀伤和忧郁影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一想到自己有可能需要独自作战，彼得就觉得内心惶惶，且有些焦虑。对他而言，阿斯兰也许会离开的消息简直就好比一个晴天霹雳。当天夜里，大家默默无闻地吃完了晚餐。所有人都察觉出气氛有些不对，昨天夜里，还有今天早晨就餐时的那种欢乐气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肃穆的氛围，这不免让人觉得，才刚刚开始的好日子似乎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苏珊也受到了这种消极情绪的影响，心中充满不安和担忧，因而她在上床之后辗转难眠。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就连数绵羊也无法

帮助她入睡，就在这时，她听到露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在她身边翻了个身。

“你也睡不着？”苏珊小声地问妹妹。

“是啊，”露西说，“我还以为你已经睡着了呢。苏珊！”

“嗯？怎么了？”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有事要发生。”

“是吗？说实话，我也有同感。”

“我总觉得，这件事和阿斯兰有关，”露西说，“要么就是某件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要么就是他打算做一件可怕的事情。”

“整整一个下午，他看上去都有些不对劲，”苏珊说，“露西，他说他很有可能不会和我们一起战斗，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他一定不会无故扔下我们，自己偷偷地溜走，你觉得呢？”

“他现在哪里？”露西问，“他在不在帐篷里？”

“我想他不在。”

“苏珊，要不我们出去看看？也许，我们会遇到他。”

“好，我们出去看看。”苏珊立刻说，“反正我们躺在这儿也睡不着。”

于是，这两个女孩就蹑手蹑脚地钻出了众人睡觉的帐篷。当天晚上的月亮很亮，河谷里静悄悄的，除了流淌的河水不时拍打河床上的岩石发出的沙沙声，万籁俱寂。苏珊突然一把抓住露西的胳

膊，对她说：“快看！”在大河的另一边，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此时，阿斯兰正独自蹚过河水，向对岸的树林走去。她们俩立刻就跟了上去。

只见阿斯兰沿着河岸一直向河谷的上游走去，走了一会儿，他又微微向左一转——很显然，他正在往石桌那边走。今天下午，他们正是沿着这条路从石桌来到了这里。他带着她们一路向前，在树影斑驳的树林里缓缓地向前走去。林地里厚重的露水早已浸湿了苏珊和露西的鞋子，但是她们并没有在意。姐妹俩发现，此时的阿斯兰和她们最初见到他时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他低垂着尾巴和脑袋，慢慢地向前走去，看起来似乎非常非常疲惫。就这样，她们跟在他身后，来到了一大片开阔的空地上，在那里，她们再也找不到任何树影来隐藏自己，而恰好在这时，阿斯兰停了下来，徐徐地环顾了一眼四周。苏珊和露西意识到她们已经无法再躲藏了，于是，她们径直走到阿斯兰面前。当她们走近之后，阿斯兰轻轻地说：

“哦，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要跟踪我呢？”

“我们睡不着。”露西说，然后就闭上了嘴巴——她很肯定，即便她什么也不说，阿斯兰也一定知道她们的想法。

“请不要把我们赶走，就让我们和你一起走吧，你要去哪里？”苏珊问。

“既然这样，”阿斯兰缓缓地说，随后就不再说话，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一样。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我非常高兴今天晚上

能有人陪在我身边。好吧，你们和我一起走，但是你们要答应我，当我让你们离开时，你们必须离开。我想自己走完最后一段路。”

“好的，谢谢你，我们向你保证一定按你的要求做。”两个女孩立刻回答说。

于是，他们一行三人就继续向前走去，苏珊和露西自动地站到了阿斯兰的两侧。可是，他真的走得很慢很慢！而且他那颗硕大的长满金色鬃毛的脑袋也完全耷拉了下来，以至于行走时，他的鼻子几乎都快碰到地上的青草。走着走着，他的身体突然晃了一下，随即他又发出一声低沉的哀嚎。

“阿斯兰！亲爱的阿斯兰！”露西说，“你怎么了？你可以告诉我们吗？”

“你是不是生病了，阿斯兰？”苏珊关切地问道。

“没有，”阿斯兰回答说，“我只是觉得很悲哀，很孤独。请把你们的手放到我的鬃毛上，让我感觉到你们的存在，就让我们保持这个姿势走下去吧。”

两个女孩立刻将手伸进了他的鬃毛里——如果没有他的允许，她们一定不敢这样做，但是，自从第一次见到他之后，她们其实一直都渴望能获得这样的机会，让她们把手伸进他那柔软而温暖的鬃毛里。他们肩并肩地继续向前走，最后来到一座山脚下——石桌就在这座小山的山顶上。他们沿着山坡一直向上走，直到走到树林的边缘处，这时，阿斯兰停下脚步，对她们说道：

“好了，孩子们，就送到这里吧。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让别人看到你们。再见。”

苏珊和露西听了他的话，立刻抱住他，大声地哭了起来（就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们不断地亲吻他的鬃毛和鼻子，还有他的那双大爪子和金色的眼睛。随后，阿斯兰就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向山顶走去。露西和苏珊不忍离去，于是，她们就藏在树林旁的灌木丛中，一直目送他离开，结果，她们看到了让她们惊恐万分的一幕：

只见石桌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虽然当晚的月亮很亮，但是一些人仍然举着火把——他们手中的火把冒着黑烟，还蹿腾着邪恶的红火苗。然而，和那些举火把的人比起来，这些邪恶的火把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那里面不仅有口露獠牙的食人魔、豺狼、牛头怪，还有恶树精和有毒的植物，他们全都聚集在石桌周围，至于围在他们身边的其他动物，我在这里就不逐一描写了，因为如果我再这样写下去，你们的爸爸妈妈很可能就不会让你们看这本书了——当然，我可以告诉你们，这其中有冷面怪、母夜叉、梦魇魔鬼、幽灵、恐怖鬼，以及一些森林小妖、大头鬼和小头怪等等。事实上，在接到大灰狼通传的女巫的命令之后，她的那群妖魔属下已经全都赶到这里，而站在他们中间，位于石桌旁边的那个人正是白女巫本人。

当这些妖魔鬼怪看到威严的狮王向他们徐徐走来的时候，他们

立刻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同时也发出了一阵恐惧的嚎叫声，就连女巫自己似乎也显得有些惊恐。但是很快，她就恢复镇定，随即得意扬扬地哈哈大笑起来。

“大傻瓜！”她大声叫道，“那个大傻瓜来了。来人，先把他绑起来，绑紧一点！”

苏珊和露西躲在灌木丛中，大气都不敢出。见到这一幕，她们原以为阿斯兰会怒吼一声，然后冲向那些敌人，谁知她们的预想竟然落空了。只见四个母夜叉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小心翼翼地向阿斯兰走去，她们脸上全都带着一丝不怀好意的坏笑，但是摄于阿斯兰的威严，她们并不敢贸然接近他。“把他绑起来！快点动手！”白女巫又重复了一遍她的命令。于是，那四个女妖怪壮着胆子跃到了阿斯兰身边，开始用绳索捆绑他。当她们发现狮王竟然束手就擒，丝毫没有反抗的意图时，这四个妖怪顿时发出一阵得意的尖叫声。紧接着，小矮妖和几只大猩猩也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把阿斯兰捆了起来，然后又把他的四只硕大的爪子也捆在了一起。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立刻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同时发出一阵阵兴奋的欢呼声，就好像自己刚刚完成了一项极其勇敢的壮举一样。然而实际上，若不是阿斯兰束手就擒，他只需轻轻一挥爪子就能将他们这伙人全都置于死地！然而，此时此刻，这位曾经威风凛凛的狮王却一声不吭，甚至当这群小妖勒紧绳索将他拖向石桌，紧绷的绳索几乎嵌进他的皮肉中去，他也没发出半点声音。在众小妖的推推搡搡之

下，阿斯兰被推到了石桌附近。

“停下！”女巫说，“我们先把他的鬃毛给剃了！”

话音刚落，女巫的爪牙们又爆发出一阵恶毒的狂笑声。这一次，一只食人魔大摇大摆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手里举着一把大剪刀。只听得咔嚓咔嚓几声，阿斯兰那头漂亮的金色鬃毛就应声飘落到了地上。完成任务后，食人魔退回到了人群中。从两个女孩隐藏的地方望过去，被剃掉了鬃毛的阿斯兰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看上去小了好多。围在他身边的敌人当然也注意到了他的这一变化。

“看哪，这哪里是只狮子，根本就是一只大猫！”只听其中一人说道。

“这就是过去那个令我们闻风丧胆的阿斯兰？”另一个人说。

接着，众人一起围了上去，冲着他指指点点，不断地用各种难听的话嘲笑和挖苦他，“喵，喵！可怜的小猫咪！”“你今天抓了几只老鼠呀，小猫？”“小猫咪，你想来根香肠，还是喝点牛奶呢？”一时间，这群得意忘形的妖怪笑成了一团。

“噢，他们怎么能这样做？”露西说，豆大的泪珠不停地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这些残忍的家伙！这简直太残忍了！”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之后，此刻露西发觉，被剃掉鬃毛的阿斯兰看上去反而显得更勇猛，更美丽，更坚忍了。

“把他的嘴巴也捆起来！”女巫大叫一声。即便是在四肢被缚的情况下，只要他愿意，阿斯兰一口就可以咬掉三四个小妖的双

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依旧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任由他们将自己的嘴巴捆了起来，而他的屈从也让这群乌合之众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挤了上来，就连那些在他被绑之后因为恐惧不敢上前的小妖也纷纷鼓起勇气，挤到他身边。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他就被他们团团围住，隐藏在灌木丛中的两个女孩甚至已经完全看不到狮王的身影——他被他们围在中间，所有人都想尽一切办法去踢他，打他，向他吐口水，竭尽所能地讽刺和嘲笑他。

最后，当妖怪们骂够了也打够了之后，他们开始把他向石桌上推，只见有的妖怪在前面拼命拉绳子，有的则在他身后用力向上推。阿斯兰的身躯是如此的庞大，以至于众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将他推上了石桌。紧接着，他们又用更多的绳子把他捆得更紧。

“这些懦夫！该死的懦夫！”苏珊抽泣道，“即便是到了现在，他们仍然惧怕他！”

阿斯兰被他们用无数的绳索牢牢地捆在那块平坦的石头上（此时的阿斯兰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堆绳套），这时，人群突然安静下来。四个女妖怪举着火把，站到了石桌的四个角上。白女巫也脱去了外套，露出了两只白得吓人的胳膊，就像前一天晚上埃德蒙看到的那样，只不过这一次，摆在她面前的是阿斯兰。紧接着，她开始磨刀。借助火炬发出的并不明亮的火光，姐妹俩看到那似乎是一把石头制成的匕首，而不是常见的金属匕首，它的形状也很奇怪，似乎还透露着一丝邪恶的气息。

最后，她慢慢地走向阿斯兰，并在他的脑袋处停了下来。她的脸部肌肉因为过于兴奋而显得有些扭曲，而阿斯兰则一直凝视着夜空，和之前一样平静，看上去，他既不愤怒也不害怕，只有一点点悲哀。女巫举起手中的匕首，就在她刺下去之前，她弯下腰，颤抖着大声说道：

“现在，到底是谁赢了？傻瓜，你以为你用自己的性命交换，就能拯救那个人类叛徒吗？现在，我如你所愿，放了他，杀死你，兑现那古老的魔法法则。可是一旦你死了，试问还有谁能够阻止我杀他呢？到那时，根本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他！从这一点来说，你已经把纳尼亚永远地交给了我！你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你并没有拯救他。当你听到我的这番话的时候，是不是备感绝望呢？去死吧！”

姐妹俩并没有目睹阿斯兰被杀的那一幕。她们不忍心看到善良威武的狮王被杀害，于是，她们不约而同地捂上了眼睛。

第十五章 太古时代更加高深的魔法

正当苏珊和露西仍然捂着眼睛，躲在灌木中的时候，她们听到了从山顶传来的女巫一伙人发出的胜利的欢呼声。

“现在，所有人都跟在我后面，我们马上回去做好战斗准备！既然这个大笨蛋已死，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彻底击溃由软弱的人类和叛徒所率领的军队！”

对于隐藏在树丛中的姐妹俩而言，有一阵，情势曾一度变得极其危险。因为伴随着一阵吼叫声和欢呼声，那些刚才还聚集在山顶兴风作浪的妖怪和动物们突然就从山顶一哄而下，而他们下山的时候正好经过她们的藏身之所。当幽灵们经过时，她们只觉得一阵阴风从身边掠过，但是当她们定睛细看时，却什么也看不到。紧接

着，在牛头怪奔跑的蹄声中，大地开始颤抖，与此同时，她们的头顶上也吹来一阵夹带着腥味的大风，她们抬头一看，只见无数的秃鹰和大蝙蝠从上面飞过，黑压压的一片。假如换成是其他时候，苏珊和露西一定会吓得全身发抖，但是眼下，阿斯兰刚死，她们满脑子都是悲哀、愤恨和震惊的情绪，竟然没有感到丝毫害怕。

当树林再度恢复平静之后，苏珊和露西立刻冲出灌木丛，向山顶的石桌跑去。此时的月亮已经不像刚才那样高高地悬挂在半空中，而是低低地垂在地平线附近，由于薄云的遮盖，月光也不如之前那么明亮了，但是她们仍然清楚地看到被五花大绑的阿斯兰躺在石桌上，一动不动——他已经死了。她们俩扑通一声跪在他身边的草地上，亲吻着他冰冷的面颊，同时用手轻抚他那美丽的毛发——那种感觉简直令人心碎——她们趴在他身上，呜呜地哭了起来，直到没有力气再哭下去。她们抬起头，注视着对方，突然她们感到一阵强烈的孤独感包围了她们，于是，她们紧紧握住彼此的双手，眼泪随即再一次掉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们不再哭，但也没有说话，四周一片寂静。终于，露西说道：

"我实在受不了他戴着那副可怕的嘴套的样子。我们能不能把它摘下来？"

于是，她们开始想办法。她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她们的手指已经冻得有些僵硬，而此时又是夜晚中最黑暗的时刻）才终于解开了那可怕的嘴套。凝视着阿斯兰的那张脸，姐妹俩忍不住又哭

了起来。她们俯下身，不断地亲吻他，抚摸他，同时小心翼翼地为他擦净身上的血沫。我只能说，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凄凉的场景，任何一个目睹此情此景的人都会忍不住落泪。我想，任何语言都无法描绘出苏珊和露西心中的绝望与无助。

“我想帮他把这些绳子也解下来，你说呢？”苏珊轻轻地问。但是，出于对阿斯兰的百般怨恨，敌人捆得实在是太紧了，两个小女孩根本就无法解开阿斯兰身上的绳索。

我衷心地希望本书的任何一位读者都不要经历苏珊和露西那天晚上所遭遇的悲惨事件。不过，只要你曾经有过相似的经历——如果你也曾痛哭一整夜，一直哭到没有力气再哭下去——你就会明白，到了最后，你的内心将会进入到一种极其平静的状态。你会觉得再也不会有其他事情发生了，而这就是苏珊和露西当时的感受。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几个小时之后，两个女孩依然安静地坐在阿斯兰身边，她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周围的温度正在不断下降。不过，露西最后还是注意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山顶东边的天空似乎已经开始微微泛白，比一小时之前亮了许多；第二件事情就是，她发现脚边的草地中似乎有些动静。一开始，她并没有理会它。这有什么关系呢？对她而言，现在，什么都变得不重要了。但是，她后来发现那些不知名的东西开始往石桌上爬，渐渐地，他们爬到了阿斯兰身上。她凑近一看，那竟是一些灰不溜秋的小老鼠。

“啊！”坐在石桌另一侧的苏珊叫道，“太可恶了！这些讨厌的老鼠正一个劲地往阿斯兰的身上爬！走开，你们这些小畜生！”她一边说，一边举起手，想把他们吓跑。

“等等！”露西说，她一直都在仔细地观察这些小老鼠，“你能看出他们正在干什么吗？”

两个女孩子随即弯下腰，瞪大眼睛，认真地观察那些小老鼠。

“我相信，”苏珊说，“这简直太奇怪了！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在咬绳子！”

“我也这样认为，”露西说，“依我看，他们都是一些友好而善良的老鼠。可怜的小东西，他们还不知道阿斯兰已经死了。他们还以为把绳子咬断，他就会舒服一些。”

这时，天更亮了。苏珊和露西这才注意到对方的脸是多么苍白。借助光亮，她们也终于看见了那些小老鼠——成百上千只小老鼠——只见他们张开小嘴，一口一口地啃噬那些绳子，终于，所有的绳子都被咬断了。

此时，东方已经泛出了鱼肚白，天上的星星也开始渐渐消失，只有地平线附近的那颗大星星依然在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苏珊和露西觉得更冷了。那些小老鼠在咬断绳子之后也全都慢慢地散开了。

过了一会儿，当她们把阿斯兰身上那些被咬断的绳子清除干净后，苏珊和露西发现，阿斯兰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随着天色越来

越亮，她们看得越来越清楚，而阿斯兰的样子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恰好在这时，她们身后的树林中突然传来一阵鸟叫。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当中，山顶上一直保持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所以，姐妹俩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鸟叫声吓了一跳。很快，这只小鸟的叫声就得到了同伴的回应。不一会儿，四面八方都传来了小鸟轻快的鸣叫声。

夜晚已经过去，清晨正在向她们走来。

“我觉得好冷。”露西说。

“我也是，”苏珊说，“我们在这附近走一走吧。”

于是，她们一起走到了山顶东侧的岩石边，向山下望去。地平线附近的那颗大星星几乎已经看不到了。整个纳尼亚都笼罩在一片深灰色的霞光之中，但是在遥远的远方，在世界的尽头处，大海已经开始泛白。紧接着，天空也开始变红。为了取暖，她们不断地围着阿斯兰，从山顶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不知走了多久。最后，她们累了，就站在山顶上眺望远处的大海和凯尔帕拉维尔（直到这时，她们才终于能够看清它的轮廓），这时，海天交际处的天空渐渐由红色变成了金色，接着，一轮红日慢慢地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就在这时，她们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就好像巨人的铠甲被撕裂时发出的声音。

“那是什么声音？”露西一把拉住苏珊的胳膊，问道。

“我——我不敢回头看，”苏珊回答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可怕的事情。”

“那些人对阿斯兰做的事情更可怕，”露西说，“你快看！”她转过身，然后将苏珊也拉了过来。

冉冉升起的旭日让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样子——在那一刻，山顶上的颜色和阴影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孩们被这一变化所吸引，以至于一开始她们并没有看到最重要的一幕。但是很快，她们就注意到了。石桌的中间出现了一道裂纹，平整的石桌裂成了两半，最令她们感到惊讶的是：阿斯兰不见了！

“哦，天啊！”苏珊和露西大叫一声，快步向石桌跑去。

“这太糟糕了，”露西哽咽着说，“他们竟然连他的尸体也不放过。”

“这是谁干的？”苏珊大叫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这也是魔法吗？”

“是的！”一个洪亮的声音从她们背后传来，“这是更加高深莫测的魔法。”姐妹俩同时回过头来，结果，她们惊喜地发现，阿斯兰正站在一片灿烂的阳光中，他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更加高大了，而且他还冲着她们扬了扬鬃毛（很显然，被女巫剃掉的鬃毛又长出来了）。

“哦，阿斯兰！”两个小女孩同时大叫一声，她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阳光中的阿斯兰，心里既高兴又害怕。

“可是，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亲爱的阿斯兰？”露西小心翼翼

地问道。

“你看呢？”阿斯兰回答说。

“你是不是——是不是？”苏珊用颤抖的声音问道，她实在不忍心说出“鬼”这个字。阿斯兰低下他那金色的大脑袋，舔了舔她的额头。苏珊顿时感到一阵暖烘烘的气流扑面而来，同时还闻到了一阵从他毛发中散发出来的香气。

“我像吗？”阿斯兰问道。

“哦，你不是！你是活着的！噢，阿斯兰！”露西大叫一声，随后，两个女孩就扑了上去，抱着阿斯兰，把他全身上下都亲了个遍。

“可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他们最终平静下来之后，苏珊问道。

“事情是这样的，”阿斯兰说，“尽管女巫知道古老的魔法法则，但是她不知道还有一条更加高深莫测的法则，这是因为她对纳尼亚的了解仅止于远古时代。但是，假如她能够看得更远一点，追溯到寂静而黑暗的太古时代，她就会了解到还有一条与之完全不同的咒语：一个自愿送死的牺牲者，如果其本身并没有犯下任何背叛行为，最终却被当作叛徒而杀害，那么石桌就会断裂，死者终将复苏。而现在——”

“噢，是啊，现在怎样？”露西跳了起来，拍着手问道。

“孩子们，”狮子说，“我感到我的力量又回来了。孩子们，

你们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抓到我！来啊！”说完，他就仰起头，只见他那双金色的大眼睛闪闪发光，随后他晃了晃身体，一条铁棒似的大尾巴左右摇摆，来回拍打着他的身躯。紧接着，他弓起背，微缩前腿，向前轻轻一跃，就从她们的头顶上飞了过去，落在石桌的另一侧。露西见状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会如此兴奋——同时伸出手，向阿斯兰跑去。阿斯兰随即又是一跃，躲开了她的拥抱。于是，一场快乐的追逐拉开了序幕。只见身材庞大的阿斯兰极其灵活地左闪右避，带着两个小女孩在山顶四处乱窜。跟在他身后的露西和苏珊想尽一切办法想抓住他，却总是功亏一篑。有时候他的尾巴明明近在咫尺，眼看就要抓到了，可最后还是让他跑了。有时候阿斯兰会像一阵风一样从她们中间穿过去，她们刚要伸手抓他，谁知他一晃就又不见了。当女孩们追累了，阿斯兰就抱起她们，用他宽厚而柔软的大爪子把她们抛向半空然后稳稳地接住。玩了一阵之后他又冷不防地停下来，紧接着，他们三人就嘻嘻哈哈地滚成一团，大声地打闹嬉笑。谁也想不到这种嬉闹的场面竟然会出现在纳尼亚，而露西在玩耍的过程中一直有一种错觉，那就是陪她嬉戏的不是雷霆万钧的狮王，而是一只娇小可爱的猫咪。当他们彻底玩累了，一起躺在太阳下喘气的时候，苏珊和露西发现自己一点也不累，而且也不觉得饥饿和口渴。

“好了，”阿斯兰说，“我们现在该做正经事了。我想先大吼一声，你们最好捂上耳朵。”

女孩们听话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阿斯兰一跃而起，高高地仰着头，就在他张嘴的那一刹那，他的样子突然变得严肃而骇人，以至于两个女孩甚至不敢多看他一眼。当阿斯兰仰天长啸的时候，苏珊和露西注意到，那些立在他面前的树纷纷弯下了腰，就像被狂风吹倒的小草一样。长啸之后，他说：

“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你们都骑到我的背上来。”说完，他就蜷曲着腿，趴在了地上，苏珊和露西随即趴到了他那温暖的背上，苏珊坐在前面，牢牢地抓住他的鬃毛，露西则坐在苏珊后面，紧紧地搂着姐姐的腰。当她们坐稳之后，阿斯兰站了起来，挺直身躯，风驰电掣般地向山下跑去。他的速度快极了，哪怕是世界上最快的马恐怕也只能望尘莫及，眨眼间，他们就下了山，进入到了茂密的树林之中。

对于露西和苏珊而言，骑在阿斯兰的身上穿越丛林恐怕是她们来到纳尼亚之后所遇到的最美妙的事情。你是否曾经骑过马，体验过那种策马奔驰的感受呢？如果有，你可以想象一下，在纵情奔驰的同时，假如你的耳边既没有马蹄和鞍具发出的噪音干扰，你也无须忍受马匹奔跑时所产生的强烈的震动感，那将会是一次多么惬意的旅程啊！此外，你再试想一下，当你身下那些灰色或黑色的马背被金色柔软的毛发所取代，你手中的缰绳也换成了金色蓬松的雄狮鬃毛，而你奔跑的速度完全是马匹的两倍时，你又会是何等的威武和自豪呢？最重要的是，旅途中，你无需他人的指引也不会迷路，

而且永远都不会感到疲劳，你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手中的鬃毛。阿斯兰一路飞奔向前，由于丛林中的生物高矮大小各不相同，在他前进的路途中，你根本找不出一条能够称之为道路的路径，但是这并没有减缓他的速度。他越过低矮的灌木丛，蹚过蜿蜒的小溪，并且顺利地渡过了湍急的河流。请记住，此刻的苏珊和露西并不是在道路上行走，也不是在公园里穿行，她们正在繁盛富饶的纳尼亚国土上奔驰。一路上，她们经过了长满山毛榉的幽暗小径，穿过了橡树林间那一块块沐浴在阳光下的向阳空地，看到了一大片种有雪白樱树的野生果园，还路过了水声轰鸣的山间瀑布、完全被青苔覆盖的岩石，以及回声绵延不绝的山洞，随后，她们又爬上了栽满金雀花且多风的山坡，越过了斑驳多彩的山峰，然后沿着令人眩晕的山脊直冲而下，来到了一片长有蓝色花朵的开阔的山谷。

正午时分，他们来到了一座陡峭的山坡上，姐妹俩向下一看，只见一座城堡就矗立在山脚下。俯瞰下去，整座城堡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小小的玩具城堡，从她们的位置看下去，只能看到无数尖尖的塔楼。不过，伴随着狮王全速冲向它，她们眼前的这座“玩具”城堡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大。姐妹俩还没来得及问这是哪儿，她们就已经站在了城堡的大门前。高耸庞大的城堡阴森森地耸立在她们面前，已经完全找不到玩具城堡的影子。举目望去，只见大门紧闭，城垛上也看不见半个人影。然而，阿斯兰似乎并没有放慢脚步的意思，他就像一颗离膛的子弹一样，笔直地朝城堡冲去。

“女巫的老窝到了！”他叫道，“孩子们，抓紧了！”

眨眼间，苏珊和露西感到一阵天翻地覆，只觉得自己五脏六腑也似乎翻了个底朝天——只见狮王抖擞了一下精神，随即向前跃了一大步。这一次，他跳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高更远——与其说是跳，倒不如说是飞，阿斯兰飞过了城堡的大门。骑在他背上的两个女孩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瞬间，她们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滚下了狮背，毫发未伤，等她们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坐在一个宽阔的石头院子里，院子里堆满了石像。

第十六章 石像的离奇遭遇

“这个地方真奇怪！”露西大声说，“所有这些动物石像，还有人像，都像真的一样！这里简直就像一个博物馆！”

“嘘！”苏珊打断她，“阿斯兰好像在做什么。”

苏珊说得没错。此时的阿斯兰正站在门口的那头石狮旁边，轻轻地对他吹了一口气。接着，他又转过身去——就像一只追赶自己尾巴的小猫——向石狮旁边的小矮人呼了一口气，（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小矮人就站在距离狮子几英尺远的地方，背对着石狮。随后，他又快步奔向位于矮人前方的一个高大的树精石像，紧接着，他又跳到了右边的一只石兔跟前，然后是两匹人马。就在这时，露西突然惊呼：

“噢，苏珊，快看！看那头狮子！”

我想，大家一定都见过用点燃的报纸来引燃壁炉的情景。一开始，壁炉里什么也没发生，但是一转眼，细小的火焰就开始沿着报纸的边缘向四周的木柴迅速扩张开来。出现在苏珊和露西眼前的一幕恰恰也是如此。阿斯兰对他呼气之后，那尊石狮似乎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是片刻之后，他的背上就出现了一小团金色的光芒，很快，这团金色光芒迅速地向四周蔓延开来——就像小火苗逐渐侵噬报纸一样——这团金色逐渐覆盖了他的全身。紧接着，她们看到这只狮子扬起头，摇了摇金色的鬃毛，接着，张开了那张红色的大嘴，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而这时，他的后臀和后腿仍然还是黑色的石头。不一会儿，他的后腿也由黑色变成了金色，只见他抬起其中的一条腿，搔了搔痒痒。这时，他看到了阿斯兰，他立刻高兴地向狮王奔去，欢快地跟在他身后，并不停地跳起来，舔舐他的脸。

当然，由始至终，苏珊和露西的眼睛都没有离开过阿斯兰，然而，当各种奇异的场景纷纷出现之后，她们的目光渐渐地离开了他，转移到了那些不断复活的石像上。此时的院子已经彻底改头换面，俨然从之前那个死气沉沉的博物馆变成了一座欢闹的动物园。那些复活的动物紧紧跟在阿斯兰身后，在他身边翩翩起舞。最终，随着复活的动物越来越多，阿斯兰逐渐消失在了动物群当中。原本一片煞白的庭院此时已经被动物的各色皮毛点缀得五颜六色：人马的身体是栗色的，独角兽的角是深蓝色的，鸟儿们的羽毛五彩

斑斓，狐狸的皮毛是红棕色的，还有棕色的狗和树精，脚穿黄袜子头戴红风帽的小矮人以及一身银装的白桦姑娘，晶莹碧绿的山毛榉姑娘和身披苍翠外套的落叶松姑娘。几分钟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萧索，万籁俱寂，如今，整个院子里都回荡着欢乐的喧闹声：狮吼、虎啸、驴叫、狗吠、鸽咕、马嘶，还有各种各样的尖叫声、跺脚声、呐喊声、欢呼声、歌声和笑声。

"哦，"因为惊讶过度，苏珊的声音都变了调，"快看啊！我想知道——我是想说，他安全吗？"

露西顺着她指的方向望过去，正好看到阿斯兰冲着庭院中央那尊巨人石像的双脚吹了一口气。

"没关系的，"阿斯兰高兴地说，"只要他的双脚恢复了，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就会慢慢复原。"

"我的意思不是指这个。"苏珊小声地对露西说。可是，即便阿斯兰凑过去听她的解释也已经来不及了。巨人的双腿已经复活，此刻，他的双脚也已经开始移动。不一会儿，他的全身就恢复了正常。巨人缓缓地将扛在肩膀上的大棒放了下来，揉了揉眼睛，说：

"天啊！我一定是睡着了。现在，谁能告诉我，那个喜欢在地上跑来跑去的可恶的小女巫去哪儿了？想必她就藏在我脚边的某个地方。"这时，站在他脚下的动物和精灵们开始一起高声呐喊，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巨人见状立刻弯下腰来，将耳朵凑到他们跟前，众人于是又重新向他解释了一遍。这一次，巨人终于弄明

白了。他深深地弯下腰，把脑袋低到和干草堆一样高的位置，同时不断举起帽子向阿斯兰致敬。他那张丑陋但诚恳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如今在英国，无论是哪种巨人都难得一见，更别提这种好脾气的巨人了，我猜你们大都从未见过满面笑容的巨人，说实话，这样的情景倒是真的很值得一看）。

“现在，我们到屋子里去找一找！”阿斯兰说，“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同胞。大家一定要仔细地找，楼上楼下看清楚了！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你们根本想象不到那些可怜的囚犯会被关在哪里。”

于是，众人一起冲进城堡，几分钟之后，城堡里的每一扇窗户都被打开了，大家的声音接二连三地从窗户里飘了出来：“伙计们，别忘了地牢——请帮我们一把，让我们一起撞开这扇大门！看，这里还有一截台阶——噢，看啊！这里有一只可怜的袋鼠。快叫阿斯兰——啧啧啧，这里的气味可真难闻！——当心那些活动门——上面！平台上还有很多人！”但是，这里面最快乐的还要数露西，只见她一溜烟跑上楼梯，大叫道：

“阿斯兰！阿斯兰！我找到汤姆纳斯先生了！你快来啊！”

不一会儿，露西就和羊人手牵手，高兴地跳起舞来。虽然被女巫变成了石像，但是羊人并没有受伤，此刻，他正一边跳舞，一边饶有兴致地听露西讲述之前发生的一切。

最后，对女巫堡垒的彻底搜查终于宣告结束。整个城堡已经空

空如也，所有的门窗全都敞开了，阳光和春天的芬芳气息如洪水般涌入这座阴暗而邪恶的城堡，一扫之前的阴晦——这样的地方多么需要阳光和新鲜空气的滋润啊！一大群重获生命的石像涌回到院子里，直到这时才有人（我想，那个人应该是汤姆纳斯吧）首先开口说道：

“可是，我们怎样才能从这里出去呢？”因为阿斯兰之前是跃过大门跳进来的，所以此时此刻，院子的大门仍然上着锁。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阿斯兰说。他抬起前腿，搭在巨人身上，用两只后腿支撑着身体，大声问道：“嘿！上面的那个大个子！你叫什么名字？”

“尊敬的阁下，我叫伦波布芬。”巨人向阿斯兰挥了挥帽子说。

“那好，伦波布芬巨人，”阿斯兰说，“你能为我们开辟一条离开这里的道路吗？”

“当然可以，阁下，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巨人伦波布芬说，“你们这些小家伙注意了，最好站得离门远一点。”说完，他便大踏步地走向大门，然后抡起他手中的大棒向大门及旁边的墙壁砸去——砰！砰！砰！只听到三下巨响：第一下，大门开始吱嘎作响；第二下，大门裂开了；第三下，大门轰然倒地，摔成了无数碎片。紧接着，他又向大门两边的塔楼发起了攻击，几番捶捣之后，大门两侧的塔楼及其周边的大部分高墙轰然倒地，只留下一大堆碎

砖烂瓦。等到尘土散去后，大家站在这个灰秃秃、冷冰冰的石头院子里，透过巨人砸出的豁口，举目远眺，一片翠绿的草地和摇曳多姿的树林顿时映入眼帘。透过茂密的枝叶，可以看到森林中波光粼粼的溪流若隐若现，而溪流外的青山碧空更是美不胜收。

“啊呀，我全身都湿透了——干了这么多力气活，不出汗才怪呢。”巨人开口说道，他的声音听上去轰隆隆的，就像是火车引擎发出的巨响。“鉴于眼下这糟糕的环境，我想你们应该没有谁会随身带着像手帕之类的小东西吧？”

“哦，我带了。”露西一边说，一边费力地踮起脚尖，尽可能地把手帕向上举。

“太感谢你了，小姐。”巨人说道，同时弯下腰伸手去接她手中的手帕。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把露西吓了一大跳：她被巨人的手指夹住，跟随手帕一起被提到了半空中。直到快被举到巨人眼前时，这个大家伙才突然发现她的存在，于是，他赶紧小心翼翼地把露西放回到地面，同时小声地嘀咕道：“天啊！我竟然把这个小女孩给抓了起来。请原谅，小姐。我还以为你就是那块手帕呢。”

“没关系，没关系，”露西哈哈大笑，“手帕在这儿呢！”这一次，巨人准确无误地接过了手帕，但是相对于他那张庞大的面孔而言，露西的这块手帕实在是显得极不相称，看上去就像是一块从糖果上剥下来的糖纸。因此，当她看到巨人认真地用那块小不点手

帕在脸上擦来擦去的时候，露西忍不住说：“巨人先生，恐怕这块小手帕帮不了你太大的忙。”

“不，不，”巨人彬彬有礼地回答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最精致的手帕。它摸起来是那么的柔软，用起来也很顺手。哦，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它了。”

“他真是一个善良的好巨人！”露西对汤姆纳斯先生说道。

“哦，是的，”羊人回答道，“布芬家族的人都是如此。他们也是整个纳尼亚最受尊敬的巨人家族之一。也许，他们并不聪明（我从没说过巨人很聪明），但是他们是一个古老的家族。你知道的，他们有自己的传统，老实本分。坦白说，如果他是另一种巨人，女巫根本就无法把他变成石头。”

就在这时，阿斯兰拍了拍他那双有力的前爪，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我们今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说，“假如我们想在天黑之前彻底打败女巫，我们就必须立刻投入战斗。”

“我希望，您能算我一个！”体型最高大的一匹人马说道。

“那当然！”阿斯兰接着说，“现在，大家立刻行动起来！跑得慢的——我指的是那些孩子、矮人和小动物——骑在那些跑得快的，能够跟上大家步伐的同伴身上，譬如说，狮子、人马、独角兽、马、巨人，还有老鹰。那些嗅觉灵敏的最好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和我们狮子一起找出战场的位置。现在，大家赶紧分类，找到

自己的位置！”

紧接着，大家就四散开来，一边欢呼，一边寻找各自的位置。其中最兴奋的莫过于首先复活的那头狮子，只见他在各处转来转去，装出一副很忙碌的样子，但其实他是想告诉每一个人：“你们听到阿斯兰刚才说的话了吗？我们狮子！这也是我喜欢阿斯兰的原因，一点架子也没有，从来都不盛气凌人。我们狮子！他说的就是他和我！”他四处溜达，不断地重复这番话，直到阿斯兰将三个矮人、一个树精、两只兔子和一只刺猬安置到他的背上之后，他这才安定下来。

当大家都准备就绪之后（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对阿斯兰帮助最大的是一只体型硕大的牧羊犬，在他的帮助下，阿斯兰这才快速地将众人归类排列好），这支大部队就浩浩荡荡地穿过大门处的豁口，向战场出发了。刚出发的时候，狮子和狗纷纷四散开来，不过很快，一只大猎犬就闻到了战场的气息，立刻大叫起来。眨眼间，所有的狗，狮子和狼，还有其他参加追捕的动物都立刻把鼻子贴近地面，循着气味全速前进，而其他动物则跟在他们身后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大家都在全速奔跑。乍一听，这还挺像英国人猎狐狸时发出的动静，猎犬的吠声不绝于耳，其中还夹杂了另一只狮子的吼声，偶尔，大家还会听到阿斯兰发出的更加深沉、可怕的吼声。伴随着前方的气味越来越浓重，大家奔跑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就在他们抵达峡谷的最后一个转弯处的时候，露西听到在所有这些

声音之外，似乎又有新的声音传来——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一种会令她的心跳莫名加快的声音。那里面有呐喊声、尖叫声，还有金属撞击发出的刺耳的声音。

很快，大部队就冲出了狭长的峡谷，而就在冲出峡谷的那一刻，露西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刚才听到的是战斗的声音。她看到，在彼得和埃德蒙的率领下，阿斯兰剩余的军队正拼尽全力与她昨天晚上看到的那群怪物作战。只不过，在阳光的照耀下，那些怪物看起来显得更加面目狰狞，更加邪恶。对方来势汹汹，而彼得的军队——此时，正背对着他们——看起来显然有寡不敌众之势。而且，在战场上，各种雕像随处可见，很显然，女巫刚才一定使用过她的魔杖。可是现在，她已经无暇施展魔法了。她正在用手中的石头匕首与人搏斗，那个与她展开肉搏的人正是彼得——两人打得难分难解，露西已经完全分不出敌我，只能看到石头匕首和彼得的宝剑不时地从眼前划过，看上去就好像有三把匕首和宝剑同时作战一样。彼得和女巫站在战场中央，在他们的两侧，战线一字排开。露西发现，自己的目光所及之处，看到的全都是异常惨烈的战况。

“孩子们，从我的背上跳下来吧。”阿斯兰大叫道。苏珊和露西立刻顺从地跳了下来。她们俩双脚刚一落地，伴随着一声足以撼动整个纳尼亚王国的怒吼声，这头威风凛凛的狮王顿时像离弦的箭一样，向白女巫猛扑而去。露西看到，当女巫抬起头看到阿斯兰的那一刹那，她的脸上立刻显现出一种惊恐万分的神情。很快，狮子

和女巫就纠缠在了一起，但是女巫始终被阿斯兰摁在下面，根本无力反击。与此同时，那群被阿斯兰从女巫城堡里带来的动物也带着热火一般的激情投入到了战斗之中。小矮人们掏出了他们的战斧，猎狗纷纷龇出了尖利的犬牙，巨人则高高举起了他手中的大棒（而他在前进的同时也踩死了不少妖怪），独角兽将头上的尖角对准了前方的敌人，而人马们的武器则是百发百中的弓箭和强劲有力的马蹄。彼得率领的军队此时已面露疲意，见到援军的到来，顿时士气大振，在高声欢呼的同时和援军一起再度杀向敌阵。一时间，杀声震天，就连不远处的树林都被这前所未有的呐喊声震得颤抖起来。

第十七章 追猎白鹿

这场战斗在阿斯兰率领的大部队赶到后没多久就宣告结束。大部分敌人在阿斯兰和他的伙伴发动第一次猛攻时就已经送了命，那些还活着的看见女巫已死，不是赶紧投降就是仓皇逃窜。紧接着，露西看到，彼得正在和阿斯兰握手。在她看来，此刻的彼得似乎显得有些不同了——他的脸是那么的苍白，而且一脸严肃，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这全是埃德蒙的功劳，阿斯兰，”彼得说，“要是没有他，我们早就已经战败了。女巫将我们左右两侧的军队都变成了石头，但是这并没有吓退他。他冲上去，杀死了三只食人魔，而就在不久之前，女巫刚刚在那个地方把我们的一头花豹变成了石像。接着，

他继续向前拼杀，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来到女巫身边。不过，他并没有像其他战友一样，直接进攻女巫，而是用手中的宝剑击碎了她的权杖，若非如此，他一定会和其他人一样，被她变成石头。一开始，我们正是因为犯了这个错误才损失了许多精兵良将——假如不是因为一开始损失惨重的话，当她的权杖断了之后，我们应该可以扭转战机。埃德蒙也因此而受了重伤。我们去看看他吧。”

他们看到埃德蒙正在远离战场的后方，海狸太太正在悉心地照顾他。他的全身都沾满了鲜血，张着嘴巴，脸色看起来白得吓人。

“快，露西！”阿斯兰说道。

这时，露西第一次想起了圣诞老人送给她的那瓶宝贵的灵药。在打开瓶盖的时候，她的手颤抖得厉害，根本无法拔出瓶塞，但是最后她还是让自己平静了下来，打开瓶子，从里面倒出了几滴药水，滴入哥哥的嘴里。

“还有其他人也受了伤。”阿斯兰说道，而这时，露西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埃德蒙那张煞白的面孔，忐忑地思忖道：这药水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好的，我知道了，”露西有些心不在焉地回答说，“等一下。”

“夏娃的女儿，”阿斯兰用一种严肃的口吻说道，“其他人也都处于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难道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因为埃德蒙而死吗？”

“对不起，阿斯兰。”露西说。随后她就立刻站起来和阿斯兰前去探望其他伤病员。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露西和阿斯兰都忙得不可开交——露西忙着照顾伤员，而他则忙于将变成石像的战士恢复原样。当她终于完成所有的事情之后，露西赶紧去探望埃德蒙。她看到埃德蒙精神抖擞地站在那里，不仅伤口已经完全愈合，而且看上去比过去还精神。事实上，自从他去那所糟糕的学校就读之后，他整个人就像变了一个人。现在，他又恢复了最初的样子，能够自信地直视你的双眼。阿斯兰在战场上就地封他为骑士。

“他知道吗？”露西小声地对苏珊说，“你说，他知不知道阿斯兰曾经为他做出了怎样的牺牲？他知道阿斯兰和女巫最终达成的协议内容？”

“嘘！不，他当然不知道。”苏珊回答说。

“那我们应不应该告诉他呢？”

“哦，当然不能说啦，”苏珊说，“那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想一想，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会怎样？”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知道这一切。”露西说，而就在这时，她们的谈话被打断了。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在战场原地休息。至于阿斯兰究竟是如何为大家提供食物的，这一点，我并不清楚，但是，不管怎样，大约在八点左右的时候，大家坐在草地上，一起美美地享用了一份不错的茶点。第二天一早，众人便开始沿着那条大河一直往东走。一直

到第三天下午，他们才终于走到了大河的入海口。凯尔帕拉维尔城堡就矗立在河流入海口处的一座小山坡上。除了小山峰和城堡，出现在他们眼前的还有细软的沙滩、奇形怪状的岩石、数不清的小咸水湖以及绿油油的海草。站在海边，轻风吹拂，一股清新的大海气息扑面而来，伴随着海风传来的还有海浪不停拍打海滩所发出的浪潮声，当然，还有海鸥的叫声！你们听过那种声音吗？你们还记得它吗？

那天晚上，四个孩子吃过晚饭，喝完茶之后，终于得偿所愿地来到了海滩上。他们脱掉鞋子，漫步在沙滩上，体会着泥沙在脚趾缝中穿梭的那种独特滋味。不过，到了第二天，一切就言归正传。因为在这一天，在凯尔帕拉维尔那座雄伟大厅里——那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殿，殿顶由无数的象牙雕刻而成，西面的墙壁上挂满了五彩缤纷的孔雀羽毛，而东面的大门外就是波浪滔天的大海。伴随着阵阵嘹亮的喇叭声，在他们所有朋友都在场的情况下，阿斯兰郑重地册封他们四人为纳尼亚的国王和女王，随后，他们在振聋发聩的欢呼声中登上了位于宫殿里的那四座宝座。一时间，众人齐声呐喊：“彼得国王万岁！苏珊女王万岁！埃德蒙国王万岁！露西女王万岁！”

“一旦成为纳尼亚的国王或女王，就将终身为王。请你们牢牢地记住这一点，亚当的儿子！请你们也牢记这一点，夏娃的女儿！”阿斯兰说道。

这时，从敞开的东门外传来了美人鱼及其伴侣的欢歌声。他们从海里游到宫殿前的台阶上，为新近册封的国王和女王放声歌唱。

这四个孩子坐在庄严肃穆的宝座上，接受了各自的王权宝杖，然后就开始犒赏在座的各位好友，以此表示他们的敬意。受奖赏的人包括汤姆纳斯先生、海狸夫妇、巨人伦波布芬、花豹、人马，以及小矮人和那头狮子。当天晚上，凯尔帕拉维尔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重获自由的动物和精灵们纵情歌舞，欢笑嬉闹，觥筹交错间，只见金光闪闪，美酒汩汩地流淌，所有人都陶醉了，跟着音乐节拍尽情释放内心的欢乐。与此同时，海上也传来了更加奇妙、更加甜美且扣人心弦的海中乐曲，仿佛是想为狂欢的人们助兴一般。

正当所有人都寄情歌舞，欢庆胜利的时候，阿斯兰却悄悄地离开了。当四位国王和女王发现他不见了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说。因为海狸先生早就对他们有言在先："他来去自由，今天，你们看见他，但是也许第二天他就不见了。他不喜欢被束缚，当然，他也还有别的国家需要治理和操心。没关系，他会常常来顺道拜访各位老朋友的，只是你们不能强迫他留在这里。毕竟，他生性狂野奔放，不能和被驯化的狮子同日而语。"

说到这里，你们大概也已经明白，这个故事已经接近尾声（不过，这个故事并没有讲完）。这四位国王和女王精心管理着自己的王国，纳尼亚的国民们在他们的管辖下安居乐业，过得好不自在。刚开始的时候，这四位管理者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于搜寻并剿灭白

女巫军队的残余势力。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树林里的确会时不时地传来隐藏的邪恶势力兴风作浪的消息——他们四处捣乱，残害善良的百姓。上个月刚刚有人报告说看见了一个狼人，下个月，林子里又传出了母夜叉重返森林的传闻。不过最终，在四位国王和女王的率领下，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彻底消灭了残存于纳尼亚的最后一点邪恶势力。之后，他们又制定了完善的法律，努力维持社会治安；同时保护了长势良好的树木，使之免于被滥砍滥伐的厄运；此外，他们还解放了年轻的树精和小矮人，明文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强迫他们去上学；他们还遏止了民间有人多嘴多舌、爱管闲事的不良社会风气，并且鼓励愿意安居乐业的普通百姓安定下来。当然，这四位国王和女王为纳尼亚的臣民所做的贡献并不仅限于此，他们不仅率领自己的人民赶走了来自纳尼亚北部边境的入侵者——凶猛的巨人（这些巨人跟伦波布芬家族完全不同）；还与位于大海另一边的许多国家结成了友好同盟，并对那些国家进行了国事访问，随后又接待了对方的回访。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四个孩子也渐渐长大成人，他们的性格和外貌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彼得逐渐成长为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同时，他也成了一位伟大的武士，大家都称他为至尊国王彼得。苏珊出落成一位身材颀长，举止文雅的姑娘，一头乌黑的秀发几乎一直拖到脚后跟，许多海外国王纷纷慕名而来，向她求婚，大家都把她称为温柔女王苏珊。长大后的埃德蒙看上去显得比彼得更加严肃，同时也更沉默，最善于主持议会和

审判，所以大家都把他称为公正国王埃德蒙。至于露西，她还和小时候一样无忧无虑，善良可爱，加上她那头美丽的金发，附近一带的王子都想娶她为妻，而她的国民们则把她称为英勇女王露西。

就这样，他们一直生活在纳尼亚，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即便是偶尔回忆起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生活，他们也觉得那只是以前做过的一场梦。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年，汤姆纳斯先生（如今，这位羊人先生已经步入中年，而且身体也开始发福）沿着河流，顺流而下，来到他们的宫殿里，为他们带来了一个消息：白鹿又出现了。据说，只要抓到这只白鹿，他就能让你梦想成真。于是，这四位国王和女王便和文武官员一道，带着号角、猎犬，骑着马前去西部森林追踪白鹿。他们到了那里没多久就发现了白鹿的身影。那只白鹿飞快地翻山越岭，而他们一行人则跟在后面穷追不舍。一路上，他们跋山涉水，不知走了多远，所有大臣的马都累倒了，只有四位国王和女王仍然紧追不舍。最后，他们眼看着那只白鹿钻进了一大片茂密的灌木丛中，这时，他们意识到要想继续狩猎就只能放弃坐骑，因为骑着马根本就进不去。于是，彼得国王说（由于他们兄妹四人已经在位执政多年，所以他们说话的语气也大不一样了）：“各位王弟王妹，我们不如下马，走进灌木丛中继续追踪那只白鹿。要知道，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猎物，我生平还从未打到过比他更高贵的猎物。”

“王兄，”其他人答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下马吧！”

于是，四个人纷纷从马上跳了下来，然后将马拴在旁边的树上。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立刻冲进灌木丛中，追寻猎物。他们没走多远，就听到苏珊女王说道：

“各位，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里好像有一棵铁树。”

“王姐，”埃德蒙国王立刻说，“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那不过是一根铁杆，上面还吊着一盏路灯。”

“这就更奇怪了。”彼得国王接着说道，“把路灯装在如此茂密的树林里，而且还挂得那么高，即便它亮着也照不到路呀。”

“王兄，”苏珊女王说，“很有可能当初安装这盏路灯的时候，这里的树尚未长高，又或者这里原本树木稀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树。你看，这片树林明显是一片新树林，而这盏路灯看上去已经有一段年头了。”听了她的话，其余三人立刻围了上来。这时，埃德蒙国王说：

“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看到这盏路灯，我就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哪儿见过它。也许，我在梦里见过它，或是梦中梦？”

“是吗？”其他人一起说，“我们也有同感。”

“而且，”露西女王说，“我还有种预感，如果我们一直向前走，过了这盏路灯，我们就会有某种奇遇，或许我们的命运就会发生重大改变。”

“王妹，”埃德蒙国王说，“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我也有这种感觉。”彼得国王立刻说道。

“我也是，”苏珊女王接着说，“因此，依我看，我们最好还是回到拴马的地方，放弃追踪这只白鹿。”

“王妹，”彼得国王随即说道，“请原谅，我无法认同你的观点。自从我们四人统治和管理纳尼亚以来，无论遇到任何问题和事情——战争、审讯、比武和执法等等——我们向来都是勇往直前，从未半途而废过。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总是会坚持到底。”

“王姐，”露西女王接着说，“王兄说得对。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因为害怕或某种不祥的预感就打退堂鼓，不再追踪这头高贵而难得的猎物，那么，这无疑将会成为我们人生中的耻辱。”

“我也这样认为，”埃德蒙国王说，“我现在只想弄清楚这盏灯和这件事情的真实含义。哪怕用整个纳尼亚最珍贵的珠宝和所有岛屿作为交换的筹码，我也绝不会回头。”

“那么，既然大家全都一心向前，”苏珊女王说，“就让我们以阿斯兰的名义发誓，无论遇到何等离奇的事情，我们也绝不回头。”

于是，这四位国王和女王就走进了茂密的树林。结果，他们刚走了没几步就立刻回忆起自己刚才看到的那根铁柱子就是灯柱，随后，他们又向前走了不到20步，就立刻惊讶地发现自己并不是在丛林里行走，而是在一堆衣服里穿行。紧接着，他们发现，在推开

一扇衣橱的大门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空房间之中，与此同时，他们也在一瞬间从追捕猎物的国王和女王变成了四个普通的小孩：彼得、苏珊、埃德蒙和露西，而且身上穿的还是之前躲进衣橱时的那套衣服，而此时的时间也还是他们躲进大衣橱的那一天，那个时刻。他们清楚地听到，麦克蕾迪夫人和她带领的参观者正在房间外面的过道里谈话。不过，幸好他们没有进来，所以这四个孩子最终并没有被逮个正着。

假如不是因为这四个孩子觉得非常有必要向教授解释清楚为何大衣橱里会无故少了四件大衣，那么，这个故事说到这里本应该结束了。老教授果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在听完他们讲述这段离奇的经历之后，他不仅没有教训他们，责备他们纯粹是在撒谎，而且还诚恳地相信了他们所说的话。

“不，”他说，“我认为你们根本就没必要再通过衣橱回到那个世界去找回那些大衣。况且，你们很可能也无法再通过那条路径返回纳尼亚。即使你们真的找回了那些大衣，依我看，这样做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嗯，你们刚才是怎么说的？是的，总有一天，你们当然还会回到纳尼亚。毕竟，你们刚才也提到了，一旦成为纳尼亚的国王或女王，就将终身为王。不过，你们不要期望同样的路径能够使用两次。事实上，你们根本就无须思考该如何才能回到纳尼亚。当有需要的时候，重返纳尼亚的道路自然会出现在你们面前。你们也不要在平时聊天时过多地谈论此事，当然，更不要对其他人

提及你们的这段离奇遭遇，除非你们发现对方也曾有过类似的奇遇。嗯？你们怎么会知道对方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放心吧，孩子们，你们到时候肯定会知道的。人们不是常常这样说吗，奇怪的事情总是会露出马脚，就连表情都会出卖他们。你们只要稍加留意就行了。天哪，那些学校究竟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说到这里，这段由魔法衣橱所引出的奇遇故事就讲完了。不过，如果教授所言非虚的话，那么，纳尼亚奇遇其实才刚刚开始。

与本书相关的地理位置介绍

纳尼亚

狮王阿斯兰是纳尼亚的缔造者。狭义所说的“纳尼亚”，是指纳尼亚王国，也是纳尼亚世界第一个奇幻国度，首都为出海口处的凯尔帕拉维尔；广义的“纳尼亚”，则指整个纳尼亚所在的世界，除了纳尼亚王国之外，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国家。

纳尼亚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很不一样，在这个奇幻国度中，魔法以及传说中的神灵、奇兽不再只是想象。纳尼亚的时间体系也跟我们的世界不同，如果你由现实世界进入纳尼亚，哪怕你在纳尼亚已经过了几十年，回来后会发现时间根本没有过去一秒。

纳尼亚种族介绍

人　类　人类是亚当与夏娃的后代，都是来自其他世界的人，通过各种机缘进入纳尼亚，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冒险，后来成为纳尼亚世界的最高领导者。

能言兽　在纳尼亚，能言兽与人类地位平等。他们的祖先和一般动物一样，不会说人类的语言，是阿斯兰赋予他们思考和说话的能力。他们的体型比一般动物稍大一些。能言兽大致分为禽类、有蹄类、哺乳类、啮齿类。

小矮人　小矮人被称为大地之子，擅长采矿、木工、铸铁，战争时也擅于射箭。根据外形和毛发颜色的不同，可以分为红矮人与黑矮人，一般情况下，红矮人较为仁慈、正直；黑矮人则自私、凶暴。

神　怪　纳尼亚世界中有许多在我们这个世界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怪，包括人马、树精、羊人、独角兽等。

神　纳尼亚世界中经常会出现传说中的神，如酒神巴克斯、森林之神西雷诺斯、太息神、圣诞老人等。

纳尼亚编年史

这是纳尼亚王国重大事件的年代纪，记录这个王国两千多年来的一些重要事件，此年表的编列是从C.S.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系列著作以及他当年创作留下的手札中整理而出。

纳尼亚纪元	重要大事
元年	纳尼亚王国在阿斯兰的歌声中诞生，他创造了纳尼亚的星辰山川、芸芸众生，并选定一些动物成为能言兽。 另一个世界的男孩迪格雷和女孩波莉通过魔法戒指来到恰恩，意外地将毁灭恰恩的邪恶女王简蒂丝带到纳尼亚，迪格雷为弥补过错，种下护卫纳尼亚疆界的苹果树，简蒂丝远逃北方荒原。 阿斯兰选定亚当后代弗兰克一世成为纳尼亚的首位国王，他的妻子海伦则成为纳尼亚的首位皇后。
180 年	纳尼亚国王弗兰克的次子带领他的追随者前往南方辟荒，在纳尼亚王国的南方建立了阿钦兰王国。
204 年	一些阿钦兰的反叛者穿越南边沙漠，建立卡乐门王国。
300 年	卡乐门王国日渐强大，殖民范围由海边一直延伸到纳尼亚西部。

302 年	由于台尔马一带的卡乐门人行事十分邪恶，阿斯兰将他们变成不会说话的野兽，该地也逐渐荒芜。 纳尼亚的盖尔国王除掉了孤独群岛上作乱的妖龙，该地从此并入纳尼亚的版图，以后的纳尼亚国王也就成为孤独群岛之主。
407 年	阿钦兰的奥尔文国王击败双头巨人皮尔，把他变成了大石头，这块石头被人们命名为皮尔山。
460 年	另一个世界的一群海盗通过一个充满魔法的密道，来到了台尔马一带，建立了台尔马王国。
570 年	月森林野兔大约生存于此年代。
898 年	偏远北方的简蒂丝以白女巫的身份重返纳尼亚，自称纳尼亚女王，开始了白女巫统治纳尼亚的时代。
900 年	白女巫拥有可怕的魔法，她将纳尼亚变成一片冰天雪地，还将反抗者都变成了石头。
1000 年	另一世界的四个孩子——彼得、苏珊、埃德蒙、露西通过魔衣橱来到纳尼亚，在阿斯兰的带领下，对抗白女巫，终于结束了纳尼亚的冬天。最终白女巫被击败，亚当与夏娃的后代重新执掌纳尼亚，开启了纳尼亚的全盛时期。
1014 年	至尊国王彼得英勇作战，击败纳尼亚北方边界的邪恶巨人。 苏珊女王与埃德蒙国王访问卡乐门。 阿钦兰的伦恩国王和纳尼亚联手击败了入侵者卡乐门拉巴达什王子，并找回失散多年的科尔王子。
1015 年	彼得兄妹追踪白鹿，进入灯柱荒林，通过魔衣橱，回到老教授的家，离开了纳尼亚。
1050 年	科尔国王和阿拉维斯皇后的儿子——兰姆大帝继承王位。他是阿钦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

1502 年	纳尼亚由白天鹅女王统治，她的美貌空前绝后。
1998 年	台尔马人的首领“征服者”凯斯宾一世带兵入侵纳尼亚，小矮人、树精、能言兽等逐渐绝迹。
2290 年	凯斯宾十世诞生，他的父亲凯斯宾九世被其亲兄弟米拉兹杀害，米拉兹篡夺王位。
2303 年	凯斯宾王子逃离皇宫，历经磨难，终于集结成一股反抗势力，要推翻暴政，谁知行踪败露，米拉兹大军步步逼近，身陷险地的凯斯宾只好吹响号角，召唤至尊国王彼得及弟妹，阿斯兰随即出现，米拉兹失利，凯斯宾十世登基为王。
2304 年	凯斯宾十世击败北方的巨人。
2306 年	凯斯宾十世搭乘“黎明踏浪号”向东方未知的海域起航，寻找先王的七位忠心耿耿的爵士的下落。在即将抵达世界尽头时，凯斯宾忍痛放弃探险之旅，原路返回。
2310 年	凯斯宾十世迎娶休眠星宿拉曼度的女儿为皇后。
2315 年	瑞廉王子诞生。
2345 年	皇后被毒蛇咬了一口，气绝身亡。瑞廉王子失踪。
2356 年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小孩尤斯塔斯与吉尔解救了被地下世界的女王绿女巫控制的瑞廉王子。 凯斯宾十世过世，瑞廉王子即位为王。
2534 年	灯柱荒林发生暴动，纳尼亚王国建立了三座塔楼防御该地。
2555 年	无尾猿速移假借阿斯兰的名义与卡乐门人勾结，企图占领纳尼亚，纳尼亚的国王缇瑞安被囚禁。尤斯塔斯与吉尔解救出缇瑞安国王，与卡乐门人爆发纳尼亚的最后之战。 战争虽然胜利，但是世界末日来临，纳尼亚灭亡。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狮子、女巫和魔衣橱　纳尼亚传奇
作者=（英）刘易斯著；王甜甜译
页数=181
SS号=13458200
DX号=
出版日期=2014.01
出版社=万卷出版社